



文藝理論叢書

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偉大的成果，都是從理論和實踐之科學的統一中長成的。在藝術文學上，理論和創作、批評家與作家的關係之密切重要，已是萬人皆知的事實了。魯倍林斯基對於改革前的我國文壇的影響，像嚴厲的鞭子對於日本新興文學的影響，即其好例。『偉大的作品是批評家和作家協力完成的』，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並非沒有根據。作家應該把擔任科學的理論，以認識和表現社會的現實，理論也應該以現實和作品去豐富它的內容。

但在我國，這還正是在開始的事業。數年前也有忠實的學者在努力這事業的介紹與啓蒙的工作，使普列哈諾夫、盧那卡爾斯基、弗理契、維林格爾人的科學種子，在我們的土地上成長起來。可是和現實的發展一樣，理論的發展是飛快的。現階段的理論，揭發了普列哈諾夫、布哈林、德波林的不正確的影響，清算了盧那卡爾斯基、弗理契、湯察、阿雷巴黑浦人的錯誤，展開了更廣泛更豐富的領域，把握了更切合着現實的發展和反映現實的方法。但在我國，這還正是在開始的事業。

我們刊出這部叢書，就是這個開始的開始。不消說，這種工作是還需要更充實的力量的，我們相信這個開始將收到應有的收穫，將得到普遍的共鳴協助，正和我們堅信現實之必然的發展一樣。

目前在排印中的，有下列十種，已出版五種，九月底出齊，售價每冊大洋二角。
 預定全部(十種)只收一元四角外埠郵費一角六分

第一輯書目

- | | |
|-------------|-------|
| 1. 藝術作品之真實性 | 郭沫若 |
| 2. 現實與典型 | 羅森山 |
| 3. 現實主義論 | 吉爾波 |
| 4. 世界觀與創作方法 | 孟森 |
| 5. 文學論 | 高爾基 |
| 6. 作家論 | 恩格斯 |
| 7. 批評論 | 普列哈諾夫 |
| 8. 科學的世界文學觀 | 西爾列 |
| 9. 藝術史的問題 | 高爾基 |
| 10. 文化擁護 | 郭沫若 |

北京文質出版社 · 上海光明書局總經售

210.5
677.61

天馬叢書

每册一律實價二角

- | | | | |
|-----------|------|--------|------|
| 門外文談 | 魯迅著 | 夢一樣的自由 | 歐陽山著 |
| 手頭字概論 | 郭挹清著 | 愛 | 沙汀著 |
| 概論 | 葉穎士著 | 沈鬱的梅冷城 | 東平著 |
| 課本 | 葉穎士著 | 葉伯 | 吳奚如著 |
| 檢字 | 應人編 | 制服 | 魏金枝著 |
| 寫些什麼怎樣的寫？ | 尹庚著 | 山中牧歌 | 艾蕪著 |
| 新詩歌的創作方法 | 石靈著 | 懷舊集 | 何家槐著 |
| 蘇聯作家的創作經驗 | Y K編 | 速寫集 | 方之中著 |
| 女人的故事 | 草明女士 | 江之歌 | 麗尼著 |
| 邂逅 | 森紺弩著 | 戀庸小品文選 | 曹聚仁選 |
| 劉麻木 | 荒煤著 | 情形小說 | 巴夫著 |

創作漫話

每册三角

這本小書，是十七篇短文編集而成的，大都是關於文藝創作方法和創作上的各種基本問題的文章，並有附錄四種，是對於最近出版界的感想和批評。學習文藝創作的人，有一讀的必要。

潮州七賢故事集

本書搜括了流傳在潮汕一帶的民間故事，共數十篇，都與前七賢後七賢有關，頗饒奇趣，周作人趙景深諸先生序言中均確信本書對於民間文學及民俗學研究者有鉅大的貢獻。

上海天馬書局發行 河南永路五十五號

630212

文學界



i
3

目錄

特稿 幾個創作家對於國防

國防文學是不是創作口號	荒煤 (一)
我對於國防文學的一點淺見	征農 (三)
關於國防文學	艾蕪 (六)
國防文學的任務等等	魏金枝 (六)
我對於國防文學的意見	羅烽 (七)
國防與國防文學	林娜 (二)

國防文學的意見

我的意見……………舒羣 (一三)

對於國防文學的我見……………戴平萬 (一四)

國防文學的隨感二則……………葉紫 (一五)

一點意見……………沙汀 (一七)

新的形勢和文學界的聯合戰線……………黃俞 (一九)

看了兩個特輯以後……………楊騷 (五五)

評兩個口號……………梅雨 (〇九)

論兩個口號……………張庚 (二八)

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茅盾 (二三)

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周揚 (二七)

國防文學與現實主義……………凡海 (二六)

小說

依瓦魯河畔……………白朗 (三〇)

變動……………葉紫 (六七)

九拉媽……………田濤 (八一)

特殊貿易……………黑丁 (九一)

反對戰神的襲來
站在一條戰線上 (朝鮮金斗鎔)

黃峯…………… (二五八)

任鈞…………… (二七〇)

詩

滿洲進行曲……………亞丁 (四七)

一九三六年的歌謠……………陳雲從 (三三)

青紗帳……………溫一流 (三五)

大地·搖籃……………臧雲遠 (五四)

鐵橋……………臧雲遠 (五五)

在民衆歌咏會上……………白浪 (五七)

散文

苦悶的時候……………唐弢 (三七)

海燕……………張春橋 (四一)

島木健作訪問記……………張香山 (四九)

【報告文學】死刑 (H. E. Kisch)……………立波 (七四)

插圖

聯合戰線的呼號(封面木刻)…………… (金若)

日暮…………… (於中和)

力…………… (陳葆真)

奔波…………… (張影)

歸帆…………… (金若)



查爾斯·韋爾斯自傳

H. G. Wells: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

方土人
林淡秋合譯

最近歐美乃至全世界的著作界裏能夠轟動一般人並且壓倒一切名著的唯一驚人著作便是這部「查爾斯自傳」。全書約七十萬字可是它的成功並不是在數量上的鉅大而是在質素上的宏偉。

本書不僅表現了他自己更主要地表現了他自身周圍的世界的變革。他說明了他怎樣地做學徒做布販以及後來又怎樣地變成教師小說家生物學家史學家預言家而且名重一時。同時他又暴露了舊的世界怎樣地沒落下去而新的世界怎樣地發展起來以及怎樣產生他理想上的「世界國」。無論如何這是一部二十世紀曙光期的數一數二的傑著。即使像敵人一般說韋氏是「誤用才學的人」也不敢不直認他的才學是輝煌的他的文章是壯麗的。自己吹噓是卑劣別人吹噓是高尚。若要叫敵人吹噓那是曠世未見的無上的光榮而這裏有韋爾斯的這部「自傳」纔算是真個獲得了。無論你是韋氏的友人或敵人你總不能不讀一讀這部書。立場不同的名作家如蕭伯納也讀得被感動了而且這一次真是難得他替韋氏做了個有力的義務介紹人了呵！

本書譯稿曾經校訂三次極其審慎可當得起精確二字。

特價
售價

全書七十萬言一千二百頁
附有照片漫畫手迹百餘幅
兩大厚冊·定價三元
特價二元一角
外埠另加寄費一角六分

光明書局發行

總店上海福州路太和坊內
門市部上海福州路二六七號

△好評噴噴▽

中外文化諸界名人均公認本書為唯一傑著。即韋氏的「死對頭」蕭伯納亦公認之拍案叫絕。可知其價值之高內容之精現採錄一部分言論聊示一斑。

每日捷報評：

「這部自傳並不是一部嚴肅的新的自傳。他是一種記錄著對於我們現在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宗教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都有十分重大關係的事實文件。在這部自傳中韋爾斯已對他自己極盡了嘲笑和挖苦之能事。所以有人若要在他的死後遺囑來誹謗他就非有比韋爾斯更強硬的本領不可！」

泰晤士報評：

「這部自傳有一個不容易忽視的特點。著者對自己的興味比對他的事實的社會的歷史的以及對於全人類的悲觀的興味濃厚得多。他把自己看做環境的一部分而並不像一般人一樣把環境看做自己的一部分。」

上海申報評：

「歷史小冊第一必須有正確的世界觀。第二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但這樣的人材却很難得。在近世我只知道一個韋爾斯。」

世界文學評：

「為了認識他（韋爾斯）所代表的那一型意識。這當然是值得注意並且介紹給國人的一本書。我相信不久國內會有精確的譯本告訴我們這位名人一生想過些什麼幹了些什麼。」

文學雜誌評：

「噴傳已久的韋爾斯的自傳。現已在英美兩國先後出版。對於這位名作家的遺囑。筆者英美的批評家都推崇備至。」

學校教科及參考用書

初中應用文

薛建吾著 實價一元二角
這是本模範應用文典。凡應用於社會日常生活者無不具備。說理簡要舉例詳盡各省中學均經採作教本。四版新增材料。

中學生作文訂誤

黃潔如編 平裝八角
這部書分使用詞語的錯誤。造句的錯誤。標點符號的錯誤。修辭方面的錯誤。意思方面的錯誤。文章的錯誤。混合的錯誤。七篇。假使能每天抽一點餘暇來研習此書。進會「士三日不見便賞刮目相看」預料不通的會通。不懂的會懂。不好的會好。

修辭學講話

章衣萍著 實價八角
本書係章先生得意之作。取材精實。思想新鮮。無支離乾燥之弊。有得心應手之功。有志文學者均宜人手一編。俾有所借鏡。

詩學發凡

聖且著 實價一元二角
這是一本研究舊詩的工具書。把舊詩從老古董的墳墓裏發掘出來。擺在新的解剖台上。用新的方法述說出來。極便教授初學之用。

中學生作文法

郭抱清著 平裝五角
內容分總說。一般的作法。分類的作法。三大部。前篇於用詞。造句。分段。完篇各章。後篇於議論。記敘。說明。抒情。描寫各章。無不剖解明晰。舉例正確。實為作文法中最完善之書。

學生課外讀物

- 苦雨齋序跋文 周作人著 .80
- 茅盾散文集 茅盾著 .90
- 隨筆二十篇 豐子愷著 .60
- 筆端 曹聚仁著 .90
- 秋花集 朱渭深著 .45
- 中國文人日記抄 朱愛蓮編 .80
- 域外文人日記抄 施雲存譯 .70
- 戀愛日記三種 吳曉天著 .60
- 波羅蜜(寄書) 翁漫樓著 .45
- 竹葉集 王春翠著 .70
- 推背集 唐 賈著 .60
- 魯迅自選集 魯迅著 1.20
- 達夫自選集 郁達夫著 1.20
- 茅盾自選集 茅盾著 .70
- 知堂文集 周作人著 1.00
- 丁玲選集 丁玲著 1.20
- 當代名作選(十種) 1.00

上海馬路南
天馬書局發行
號五十五里寧永路南河



暮 日

於中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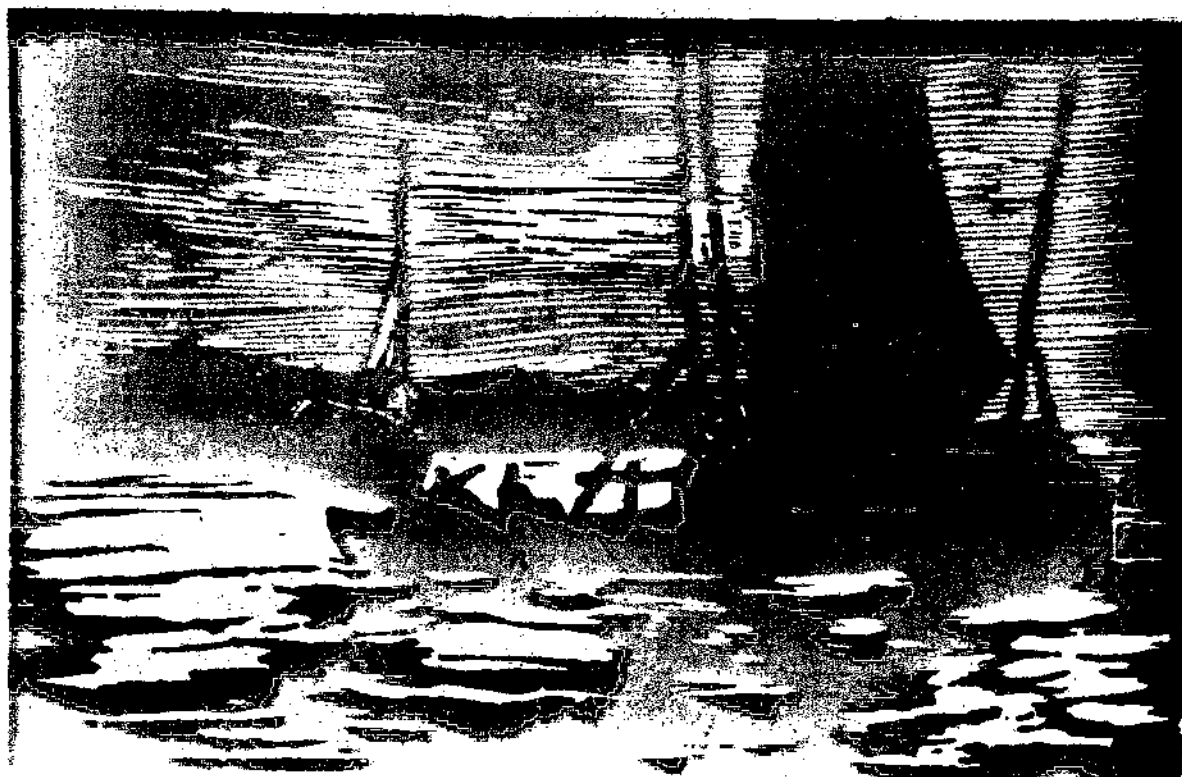
力

作 吳 葆 陳



波 奔

作 影 攝



帆 歸

作 若 金

文 學 界

第 一 卷 第 三 號



二 十 五 年 八 月 十 日

批判的綜合半月刊

時代論壇

是大衆實踐的指標，
 是民族抗爭的前哨，
 正確地反映現實動態，
 勇武地推動時代主潮。
 對諸般問題作縱橫的解剖，
 對流俗謬論作無情的戰鬥，
 它要幫助你認識世界和中國的全貌！
 它要嚮導你走向光明和勝利的大道！
 願你親近這真理的火炬！
 願你傾聽這時代的警號！

第十本
第十六日出版

第一卷第九號要目

本月一日出版

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沈鈞儒 鄒韜奮	西班牙法西斯叛亂的檢討……韓立生	威魯和平的德奧協定……金則人	征服中國與進攻蘇聯……凌青	中國問題……	論國防會議……蔡問羣	所得稅的開徵及其前途……	研究與批判……	再論中國封建制的停滯……何幹之	途徑……杜衍	蘇聯學生的出版活動……Boris Demians	蘇聯學生的出版活動……	科學知識……伊林	怎樣改造沙漠……	一個受軍訓者的紀實……	通訊……
---------------------------	------------------	----------------	---------------	--------	------------	--------------	---------	-----------------	--------	--------------------------	-------------	----------	----------	-------------	------

售價
 另售 每冊一角
 預定全年二元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上海光明書局總經理

特 輯

幾個創作家對於國防文學的意見

國防文學是不是創作口號

荒 煤

在民族危機已經到了最後的生死關頭的道一個新形勢下，提出一個新的文學口號——國防文學，自然也有它底特殊的意義，這絕不是偶然的！

無論國防文學底提出，曾經遭受過反對和曲解，甚至在目前還有一小部份人疑感着，然而在另一方面：在華北層層壓抑下的卅餘種小型的文藝刊物上都喚着國防文學是事實，在華南和南洋，甚至是一廣偏僻的內地，甚至是在一張極

小的報紙副刊上都喚着國防文學也是事實；這事實是證明國防文學這一口號已經獲得了全國廣泛的反響和擁戴！這一些反響和擁戴當然包括着廣大的文藝青年和羣衆，而廣大的羣衆却正是一個理論及口號最有力的識者和最勇敢的實踐者，那麼，還有什麼可以比這更能說明國防文學底明確性呢？

我以為，在現在，無論有人污蔑國防文學是單純的空洞

的愛國觀念也好，擔心國防文學被漢奸利用也好，都讓羣衆去答覆他罷！現在底問題已經不是爭論這一口號「對」或是「錯」了，問題是在這一口號既已被廣大的羣衆所擁護，在國防文學條線下站在聯合戰綫上的人——理論家是應該怎樣進一步去建立和鞏固國防文學的理論，創作者是應該怎樣進一步去把國防文學這一口號反映到自己底作品上來，探討國防文學在創作方面的各種問題。這是每一個響應國防文學的人應該擔負起來的責任和義務！

有人以爲國防文學這一口號祇是對於作家們的一個號召，那意思就是懷疑國防文學並不能算是創作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僅僅把創作者號召到國防文學底旗幟之下就能說是國防文學底任務麼？把創作者號召到國防文學底旗幟下還能無視地讓他們去寫些無聊的作品麼？那麼，用這一口號——國防文學去號召創作者底意義在哪里呢？國防文學要是不想法鼓勵要求創作者把他特殊的武器如何運用着去爲了我們底受難的民族盡一部分力量，我們寧這一個

事實上等於是空的口號做什麼？

當然，在目前，各創作者底世界觀是並不一致的，而且，每個作者也有他寫作底自由，要是說站在國防文學底旗幟下的作者就應該有一致的世界觀，限制他寫作底自由，這種想法是太機械的；然而，既然是同伴或是戰友，不應該去向他要求說服麼？而且，這種要求是羣衆的要求！

無疑義地，國防文學不僅僅是一個號召作家們組織的口號，而且也是一個創作的口號！那麼，怎樣把這一口號反映到作品上面來呢？這裏，我們就可以看見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了——

第一：有許多人就以爲國防文學底寫作範圍太窄狹；這種看法是膚淺的。固然，寫東北義勇軍抗戰及華北等地底羣衆示威運動等等題材有它最高的評價，但是祇要作者肯去仔細地觀察一下，就是最平常的戀愛問題也同樣可以寫出有關國防文學意味的作品來的！這是很勉強很無謂的麼？絕不！事實上是這樣：我們敵人底瘋狂的侵略已經逼近每一個中

「國人應明瞭了，我們一切的生活裏面也都可以看到那隻魔手的！」

第二就又有入害怕因爲生活圈子的狹窄會去寫出一些概念的作品來。其實，剛才說過，我們底一切生活都與「帝國主義侵略有關，一個創作者並不要都去寫義勇軍——自然他去寫這種精神也是可佩服的，那也是作者願意把眼睛去向着廣大的現實的很好的說明——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底生活：他活在一些什么樣的人們和環境裏面，他接觸到一什麼現象，這就是生活，而這生活裏面祇要仔細去觀察，就不會不能發現有國防文學意味的題材。那麼，就說祇寫作者自己熟悉的生活也够了麼？不，對於廣大的羣衆底要求，還是不夠的！我覺得，一個作者有被羣衆要求的義務，他也可以去寫義勇軍——這裏，作者又有被要求去體驗生活的義務了——

他能够去體驗那生活當然最好，但不能够時，有了仔細的觀察和正確的聯想，甚至僅僅根據一條新聞材料，也未嘗不可以去寫的。這種東西寫出來難免不有些概念，但還是廣大的羣衆所需要的。例如新近在各地上演得到極大的擁戴的劇本「走私」和「東北之家」就有許多地方是概念的。在過去，好多讀者對於蔣光慈作品底熱愛，尤其是很好的證明，當然，這不是鼓勵作者去寫概念的作品就以爲滿足了。

總之，國防文學無疑地是一個創作的口號，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應該如何去應用，如何在作品方面去實現，我希望贊成國防文學的每一個作家把這一運動擴張起來，以作品去打碎那些對於國防文學污蔑的冷嘲的理論！

我對於國防文學的一點淺見

征 農

一到上海，就有朋友要我對於「國防文學」發表一點

意見，起初，我因爲不明白這問題論爭的主要點在那裏，不願

隨便插嘴；但後經一想，自己既是一個文學學習者，對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是應該有所表白的，於是就乘文學界編者徵文之便，寫出如下的一點淺見來。

在國勢極其危殆的現在，我認爲：在文學上，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來，是正確的，這可以分開幾方面來說。

一、「國防文學」是一個組織的口號。即是要求全國有正義感的文學家統一在一個共同的目的——救亡——下來。所謂「統一」並不是要大家捐棄己見「一笑而散」的意思，也不是說拿自己的意見去「統一」別人，最好的解釋，不妨引出那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老話來。就是說，不管你在文學上是唯美主義者或自然主義者，都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那當前的最緊要的抗敵救亡問題，把這個問題當成先決問題之一看待，這是全國文學家（漢奸除外）一種自然的要求。因爲，如果這個先決問題不解決，國家家破了，還有什麼唯美主義自然主義好談呢，在統一戰線內，你儘可以拿你原來的面目出場，只要不越出「統一」的規範以外，只要在

救亡的總目標下是統一的。倘把這個口號看成無條件地要大家捐棄成見的把戲，那就要成爲一種空想，在階級的社會，希望文學上沒有派別，是不可能的。兄弟不管怎樣不和，外侮來了，自然大家先要去禦侮，否則只好同歸於盡。但不要以爲他們間的不和就還未解決了。不是的，他們間的不和還是存在，不過這種不和，只有讓他們在外侮被除去了以後再去求解決，或者就在禦侮的過程中去求解決。從這裏出發，同時也可以看出要拿自己的意見去「統一」別人的意見一樣，不可能救亡是全國民衆的要求，也只有集中全國民衆的力量，才能完成它的任務。各人自己若是認爲只有自己才能救亡，一手撐起「只此一家」的招牌，一手又掛出「聞人免入」的禁令，結果各人走各人的路，力量一不集中，要想救亡，反而自殺。「國防文學」這口號，在組織的意義上，實含有打破文學界向來的「宗派主義」的作用。

二、我們既然明白「統一戰線」有一個共同的總目標，那末，反過來說，如果這個總目標不成立，就是沒有達到「統一

「聯軍」的時候，這個「統一戰線」也就「統一」不起來。所以「國防文學」這個口號，又是一個「行動」的口號，要求全國文學家一致起來禦侮救亡。「行動」自然不是要大聲拿起槍桿子，而還是「不離本行」要大家從筆桿上去負起救亡的責任。消除「內戰」最好的方法，就是積極的「對外」在統一戰線下，各式各樣的文學家，都應該把他們的筆桿對準那共同的敵人，從各個角度，去觀察敵人的面目，以各樣的色調把它表現出來，沒有行動，「統一」就不可能，「國防文學」也就失了它的主要意義了。

三、「國防文學」這個口號，並不提供文學者一定的創作方法，它不是一個創作方法上的口號。國防文學，只如上面所提及，除喚起文學家們注意當前的共同敵人，集中力量向當前的共同敵人進軍外，並不要求文學者要有一致的世界觀，也不要求他們要有一樣的表現手法，——並沒有國防文學創作方法這樣東西的存在。不管你用的是自然主義的寫法也好，浪漫主義的寫法也好，或者現實主義的寫法也好，只

要筆桿是對準敵人，只要所寫的不離開這個共同的總目標，都可以的。不過，據我想參加「統一戰線」的文學家們如果真正能够做到這一點，創作方法是自然而然的有漸趨一致的可能。因為創作方法，原是由作家的實踐中發展長成。

四、從以上幾點看來，「國防文學」既不能惡意地看成民族主義文學，也不能狹義地看成戰時文學，它是反帝反漢奸文學運動的進一步的展開，更普遍地更積極地展開，它的對象，異常廣泛。在否定方面，有敵人的欺騙，殘暴，野獸般的瘋狂，有漢奸們的卑污無恥。在肯定方面，有全國各階層民眾正在進行的抗敵的英勇鬥爭，它喚醒了各類作家從自己的小天地內解放出來，喚醒了各類作家從實踐中去豐富自己的創作生活。這裏的實際的路，是一條寬大的路，是任何一類作家都應該走而且願意走的路。因此，國防文學，一方面是目前民族解放實際鬥爭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全國作家在這鬥爭中，在建立新文學的過程上所發出來的一次最後的警鐘。

關於國防文學

艾 蕪

6

我以爲口號並非永久不變的，而是在某一時期取其能號召大衆切合現實就對。

照這原則看來，目前國防文學的提出，在現階段文學運動上，無疑是再好沒有的了。

因爲華北日益危急，華南也頻頻告警，今日臨頭吃緊的大事，請問，孰過於國防？而且，誰能眼睜睜看着本國的山川原野，讓敵人來吞併？誰願意民族的勤勞同胞，而且也連自己活生生去作敵人的奴隸？當然除了該殺不知羞的漢奸而外，無論哪一階層的作家，都願意在文字這方面，鼓勵國人以共

赴國難的。

倘還有人說國防文學這口號不激烈，缺乏漂亮，不消說他是忽視當前的現實了。我敢說一句，在這一年內，國人果能防衛中國，不致成爲養肥敵人的牧場，不致成爲敵人擴大侵略的障地，就單這一點，已對於新的時代新的社會，有着不小的幫助了。然則，我們哪能把國防文學這口號，只看成土頭土腦的呢？

末了，我以一個作者的資格來說，對於國防文學這口號，我是衷心加以接受，而且願意在這標幟下面努力習作的。

國防文學的任務等等

魏 金 枝

國防文學的任務，乃是外抗強敵，內除漢奸，這是已經毋庸置疑的了。但我們中國的強敵，決不單是東隣一國，漢奸也決不單是殷汝耕一輩，可是我們爲什麼暫時放棄其餘的帝

國主義者和收買私貨的一些小商人，而一定要把東隣一國，和相當於殷汝耕這一輩爲攻擊的目標呢？一句話，這是文學上的策略。

這一策略是什麼？就是打倒有意妨礙我們民族生存的主要敵人，而把愚蒙的無知的近視的我們的同胞，拉到我們的戰線上來，以充實我們的力量，並且側轉已經對向次要敵人的筆鋒，準對着主要的敵人身上去。這不是投降，更不是夢想，而是受了事實的教訓。

什麼是事實的教訓呢？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

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州和華北的情形就可知道的。」

根據於這一意義，我以為應該將國防文學的戰線，從拉丁文的作品，延續到文言文的作品；從無階級的反日，連接到資產階級的反日；從口號的標語，展長到長篇的小說，從消極的抵制，到積極的戰鬪。一句話，祇有先發動這一戰鬪，才會從戰鬥中鍛煉民族的自身，免疫性的心理是存不得的。

我對於國防文學的意見

羅 烽

在沒有說到國防文學問題之先，要簡略地說一些關於目前統一戰線的意義和它的必然性，這論題之外，我不必引證目前國際文壇上，以及政治上，是怎樣普遍化地應用這個新的策略，來打擊他們的唯一的敵人，以及結果，確實號召了全民族的總動員，而且在這總的策略之下，獲得了從來未有的順利的勝利，我單單講中國目前的形勢，即使他一向是做

慣美夢的，一向是與世無聞的悠閒，享樂的人，他也感覺出自身的危機，這危機在什麼地方呢？當然，不止是單來拿「東北」「華北」以及「華南」等等部份的區域可以顯示和滿足這個答覆的，如果他的感覺不死，無論是用耳，是用目，是用自身的體驗，大者，在整個的領土，主權上，小者，在日常生活，生存上，就是最微末的舉手，投足，呼吸之間，試問，用哪一點能以證明中

華民族是有領土，有主權，有生活向上，有生存無危，以及有舉手投足，呼吸的自由？還用說嗎？中華民族早已被那貪婪的，兇殘的魔鬼的巨手攔扣住了！而且到今天——幾乎不能等待明天！——除了體無完膚之外的最大的危機，不要怕，該睜開眼睛看看牠那流着涎水，露着獠牙的血盆大口怎樣在張着吧！當這時，中華民族是該叩首投降呢？還是該奮起抗爭呢？這可以從我們失了的土地上的英勇的義勇軍的抗戰上，從河山日危的華北，華南，以及整個中國所湧起的廣大的救亡運動上看出來，事實早已告訴我們：中華民族不是投降，而是在積極的抗爭！

在這種積極的抗爭的開展和進程中，我個人曾經參加過兩種運動的活動：第一在東北義勇軍整個成分分析，不待我說明一般地已經看得出來，那不止是直接受損害，受壓迫最深的貧農，苦工，和無路可走的兵士們的結合，牠之所以能於飛機，大炮，機關槍的重重威脅之下，有條不紊地，堅強地和敵人抗戰，使人歎為奇，實在是因為那裏有着更多的被壓

迫的巨波捲到一條戰線上去的其他複雜的階層，有軍閥，政客，有富農，商人，也有學生——譬如土龍山的農民暴動，就是大地主謝文東領導的，而且一直到現在他仍是繼續幹着反滿抗日的事業——有了這樣的搭合，才能鑄成一條堅固的陣線，這是用事實證明出來的；第二，我剛從故鄉被逼到上海不久，隨着華北日危救亡運動就揭竿而起，有人說他祇是說救亡運動純粹是一部份學生的應景運動，我想，說這種話的人，不是個短視，就是個瞎子，而且是沒有耳朵，這樣五官不備的人，他如何能「覺」得出這運動是不分派別不分階級，所匯合的洪流呢？

我承認：領導某一個運動的理論，都是從事實中培養出來的，他如無論在政治與軍事方面的策略的變更，也不會祇是要求新的創造，而不估計目前新的形勢。因此我更承認：「統一戰線」這策略是從不可毀滅的事實中，從不能忽視的形勢中產生出來的，在目前這一個策略的確立，絲毫不容許我懷疑！

像這樣的解說，似乎近於繁瑣了，其實，我還嫌它簡略，因為它剛够拱托出國防文學的輪廓；但是，這樣，我就可以不用不着幾句話，說出國防文學在現階段文學運動裏是否完全適應。若沒有那個簡略的解說就很難使它明朗一些。我的說明，可以用兩個互相維繫的公式來代替：

○中華民族當前第一個主要的敵人是：××帝國主義。牠的壓迫是：超過了固有的封建勢力，超過了一切的——這裏當然包含其他的帝國主義——壓迫與剝削，而是明目張膽地併吞中國！加緊地使全民族趨於滅亡！

○中華民族當前第一個主要的急務是：鞏固國防，加緊地從全民族危亡當中解救出來。同時，我們不能忽略：與固有的封建勢力鬥爭，我們不能忽略：與剝削我們的鬥爭。

對於這公式的第二點後半部，或者就有人要指問我：既然全民族的生死關頭，全民族共同來齊當國防，何以又提

到階級間的鬥爭，這不是明顯地是挑撥階級鬥爭，破壞戰線嗎？並且，既已說全民族的急務，何以終歸代替著某一個階級說話？我認爲有這種理解的人，他是忘記了，也可以說是不懂社會進展的意義，以及文學運動的歷史，和它的使命。

最後，我以爲不管誰，有意或無意地蔑視國防文學是偏狹的愛國主義，我們都不必津津與辯，因爲他這種加冕，對於目前整個的運動是絲毫沒有損害的，而且正因爲我們有了戰線的統一，才有國防文學這口號的需要，所謂國防，也祇有國家的民族才配去「防」，然而，根本沒有「愛國」的決意，自然「防」字也就無從談起了。如果，我這意見並沒有給國防文學錯下了定義，以後，我希望我們的理論家在國防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之間，有一個明確的說明，起碼，一個作者是萬分需要它的。

這些話，當然還有許多必需補充的地方，爲了時間關係，我將放進創作方式問題里面談。

附：對於創作方式的意見

作者的對象是讀者，兩者之間的媒介是作品。讀者對於作品是一種要求，他要求刺激，他要求知識，總之，他要求最富有時代性的東西，供應這種要求的，還是作者的筆。

作者怎樣才能供應這種要求呢？當然，不是靠着筆的天才，以及什麼靈感之類的玩意，我是這樣說：一個作者的要求，完全與讀者的要求相等的，其差別的地方是：讀者係從作者的作品裏，而作者却非從社會裏不行，他從那裏可以得到體驗或經驗和一個不脫現實的想像力。

有人擔憂：國防文學這創作範圍過於狹小了。自然是，單按照辭源上來解示這兩字，那是絕沒有更廣泛的題材給作者的。其實呢？正相反，如果他本身若是個作者的話，他就會感到這個多角，複雜的巨網，已經使一個作者，沒有方法從那裏掙脫出來。那末，還擔憂什麼呢？應該擔憂：一個作者他會不會從那巨網幾萬分之一的方孔裏攫取他的題材。

描寫義勇軍和描寫「友軍」，描寫愛國者和描寫漢奸，其效果是相等的，但是，作者可不能忽視了自己的體驗或經

驗，和一個不脫現實的想像力，反之，第一，就不免犯了公式主義的毛病；第二，容易歪曲現實，空洞，終於失掉讀者的信仰力；第三，在作者本身將留下一個無休止的遺憾。

因此，我不主張作者去描寫爲自己所模糊的東西，我不主張故意擴大他自己沒有把握的內容，最好是揀自己最熟悉，最接近，最有把握的題材，任它是巨網的幾萬分之一，祇要是時代裏鍛鍊出來的一把鋒利的匕首，也有很大的功用的。再者，在我們這一個總的目標之下的創作，無論是詩歌，戲劇，小說，以及現在最需要的報告文學等等……無論採取的是：暴露，提示，和啓導……第一內容要是沒有通過感情的和技巧的組織，無疑地歸於失敗！

目前形勢規定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是抗敵救國的戰士——直接和間接，正面和側面，——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應當立刻武裝起來：要有槍，也要有子彈，更要有彈不虛射，百發百中的射術，反之，不但不能保障自己的戰線，給敵人以致命傷，而且，容易被敵人繳了械的。

我有這樣一個比擬：

槍——文學的形式，子彈——文學的內容，射術——文學的技巧。

總之，這三者是不容須臾分離的。

最後，我常聽作者本身說：『作品公式化是批評家給規定的。』初看，是有點理由；但仔細分析，這却是作者的自辱。我們把公式除外，本來該先有作品，然後才有批評，如果，事實顛倒，就是作者自己情願陷於公式的泥沼里，那該怪作者自己沒有大膽的獨創性。

國防與國防文學

林 娜

這時是民族存亡的關頭！

祖國被人危害了，全民族正處在仇敵底鐵蹄下企圖着生存，爲着祖國，爲着全民族底命運，我們認爲在文學領域上，「國防文學」這一創作口號的提出，是完全正確的。因爲它不是唱高調，或無視現實的空泛的號召，它是切中着客觀的

同樣地，我希望我們的理論家，馬上給公式主義的文學，

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因爲沒有一個確定，很容易使目前正在開展着的文學，一齊被歸納到模稜兩可的圈套裏去。

此外，我對於國防文學附帶地貢獻三點拙見：

- ①積極地讓國防文學跟新文字聯繫起來。
- ②從嶄新的作品裏，提拔嶄新的作家。
- ③每一個刊物上，或是單獨地附在「文協」裏，設一個對於國防文學質疑和解答的部門。

需要，和全民的要求而產生的。

不管反對者否的定或曲解，叫的怎樣動聽和響亮，事實從它底提出直到現在，這幾個月短短期間中，它在全國所得到的普遍影響和反應，已完全把那些否定論者底曲解和冷淡完全粉碎了。在這時我們認爲問題的中心，不是在於「國

「防文學」這一口號的正確與否，而是在於創作家們應該在創作上去反映，怎樣去反映！

有人說：「國防」這兩字在政治上的號召是可以的，如果應用到文學上，成爲創作口號，那就不可能了。這一種說法，完全是無視於文學戰鬥性的一種說法，而且明顯地說明着，他們是完全不了解於現階段中華民族所處客觀環境的嚴重性。在這時，我們敢說，除了那些喪盡良心的漢奸和賣國賊子外，才看不到「國防」的需要和意義；因爲抗敵圖存，在現階段已成爲全民底迫切要求了。

常有人提出了如下的質問：「××帝國主義可以提出了國防，反動階級也可以提出了國防，到底我們這兒的國防是屬於那一種國防呢？」

是的，這是事實，但是老爺們！我們要退一步來想一想，侵略者底「國防」和被侵略者底「國防」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因爲前者是侵略性質的，而後者是自衛性質的，比如日本帝國主義所講的「國防」和蘇聯所講的「國防」就有完

全相反的意義了。

那麼，「國防」是不是含有狹義的愛國主義底錯誤呢？這是一班不了解「國防文學」本質的人底誤解。頂着民族主義盜甲，背着帝國主義盾牌的那一班文人，不是也在高喊着：「祖國，祖國，我們要祖國啊！」嗎？然而，那不是「國防」，因爲本質上他們就已經是全中華民族底敵人了。這兒，我們所認爲「國防」的，是含有時代性的，最少在反×反漢奸底抗爭步調上是這樣。因此，一個「國防文學」作者在寫作上，將要忠於現實的反映，特別是現階段的現實，我們必須要用自己底筆去描寫着整個民族的危運，我們要告訴全民族：侵略者對我們底要求，不單是一個東北，一個內蒙，一個華北，而是全中國，全民族，我們要揭發那些賣國賊子以及漢奸的出賣真相和陰謀，以至於全民的抗爭情緒。

可是，寫作家們應當怎樣去把握這一口號，用藝術手腕在作品上反映出來呢？在這兒就有人說：「寫吧，挑出那最尖銳的，最有國防性的題材寫吧……」

於是乎有人寫着滿洲人民及義勇軍抗敵反漢奸的題材，一二九學生反X運動的題材……固然在積極性方面還是做到的，但它引起了人們底誤解。這錯誤的觀念，會影響着不少的讀者和作家，直到現在還這樣，他們認為只要是寫義勇軍抗敵行動的，寫學生救亡運動的，都是「國防文學」，超過了這個範圍的都不是。這個錯誤觀念產生的結果，是把「國防文學」的範圍縮小，有積極性的，尖銳的正面描寫的作品，在現階段固能吸住了大部份讀者的歡迎，且是非常必需的，而從側面，以至於反面的描寫，只要它不超出了反帝反封建……等範疇之外，都可以說是「國防文學」，都有其現實的意義和評價的。我們知道「國防」的意義是廣闊的，多方面的。

我的意見

我的意見，僅僅是一點關於國防文學創作上的，因為對於這口號的本身，我是毫無疑義的贊同，而且願意實踐。

我可以分做這樣的幾點說：

從一個細小的日常事務，從一篇歷史的史料，都可以找出了「國防」的意義，寫成一篇動人的「國防文學」，因為「國防」的需要，在現階段的中國，已不只存在在某一部地方某一些人中，而已滲透進了全民族的日常生活。

報告文學和速寫，也是表現「國防文學」的最好形式。

然而，同時我們不要忘記，集體創作對於「國防文學」底建立的特殊意義，他們用的形式是尖銳的，簡潔的，而所提出的問題，都是一些活生生的現實底反映，特別是在對X方面。然而，以我底意見，不妨把集體這兩字擴大，無論怎樣，兩三個人是不夠的，如果能在一個百十的羣衆會上產生出一篇集體創作，我以為將會更完整和真實。

舒羣

1. 我們應當注意我們作品的公式化。一個初學寫作的人，尤其是應當避免。由於專憑着一個單純的合理觀念去處理題材，這真恨就常常發生。其實每一種題材都會包含着—

種較高的意義，只要我們能比較地從各個角度去觀察，發掘牠，我們就可能得到適當的處理手段，也就不會流於公式化的毛病。

2. 我們不能承認寫取了一段最現實的題材就會產生一篇完好的作品，不管是寫義勇軍也好，不管是寫反帝，反漢奸也好，不管是寫了多少激烈的口號也好，因為作者若果缺少寫作的經驗，結果使一段最現實的題材很容易寫成一段

新聞。所以我們注意採選了題材，也不要忘記寫作的技巧。

3. 一個作者在決定一篇題材之前，應當想想是不是自己所熟悉的，如果一篇題材免強了作者，很難產生一篇完好的作品，就是不失敗，也絕不會深刻的。

這也許是一般人早已了解的，熟知的，不過我寫作的經驗太少，也祇知道這一點。

對於國防文學的我見

戴平萬

我對於國防文學的意見，簡單地寫在下面：

(1) 在中國眼前的客觀情勢下，提出了國防文學這口號，我認為是對的。這只要看口號提出後，上海，以及各地的愛好文學的人們，很熱烈地起來擁護，就可以知道這口號是適合時代的需要，是正確的。

(2) 關於這口號的提出，會有人想把提倡者捲落在「愛國主義的泥坑」中，其實，在中國的現勢下，即使是愛國，也

不至於非推落到「主義的泥坑」去不可的。可是關於國防

文學的論爭，已經很是熱鬧，而且好像已是緩緩地看出了牠的真實性，所以我不再多說。不過，如果還有人認為這口號還應該致之「泥坑」的，那末，最好是去讀一讀「國家與革命」和「左傾小兒病」，要是再有懷疑，那就只好去問問這兩部名著的作者了。

(3) 關於國防文學的內容，也已經有人說過，只要是反

×反帝的作品，都屬於牠的範圍內，是非常廣泛的。然而，誰也沒有權利來說，除了國防文學之外，不允許其他的文學的存在；同時，國防文學也不能無所不包的，牠不過是一個運動的主要口號，並非「法寶」。

(4)這一運動的展開，倒不是甚麼「主要」「次要」之爭，而是應該馬上開始討論怎樣去寫作，並且努力於產生關於國防文學的作品及其文學批評。因為現在的情形，很像高爾基說的一句話：「創作落後於現實，批評落後於創作。」

國防文學的隨感二則

葉 紫

一 你爲什麼不多寫些國防的作

品

有幾位朋友，不祇一次對我說：

「你是贊成『國防文學』的嗎？」

「贊成的呀！」我說。

「那麼，你爲什麼不多寫些關於『國防』的作品呢？」

「你且說我寫關於『國防』的東西寫得太少嗎？」我真

心地問。

「不是的！我是說——而且從來也沒有看見你寫過這

一類底作品呀！……譬如東北義勇軍底抗日血戰，華北漢奸混入底蠢動，走私以及……」

「啊——」我打斷他的話頭，說，「那麼你的意思是以爲祇有這一類的作品才能算『國防文學』嗎？假如他一向沒有這一類的生活經驗呢？……假如他祇能多方面地描寫和反映一點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和文化底侵略呢？……當然『我加重說，』我們并不否認寫義勇軍和漢奸，浪人之類的作品爲『國防文學』底第一義……」

「那麼，這樣——你就祇能算一個無作品的或冒牌『國防文學家』了麼……」

他笑着說，並且把一頂預先製就的「國防文學家」的高帽子給我戴上了，他將「國防文學」了解成爲一種「派別」或永久的「主義」之類的名詞，而忘記了這不過是一種現階段中底「文學運動」。而且將作品的圈子給你劃得那麼狹小。

這是一位好教師，他不但教你立刻去製造連你看都沒看見過的「大砲」「飛機」和「毒瓦斯」，而且還嘲笑和否認了你目前所熟用的「匕首」「技槍」「大刀」和「九響棒」（註）之類底功用。

然而，從此我們却可以看到一般人對於「大砲」和「飛機」似的「國防」作品是怎樣的在熱烈地希望着。

二 找不到國防的材料

有一位在長沙的報紙上編副刊的朋友，寫一封信來說：「……我很贊成「國防文學」，我也很願意提倡「國防文學」。可是，我們這裏的環境不好，因爲我們這裏的人民羣衆是看不到「國防」，而且看不到帝國主義者底直接的

侵略的。很多人民還不曉得東北四省在地圖上的什麼地方呢……稍爲識幾個字的人，都被壓迫，或竟得祇能說「提攜」「親善」了，你叫我怎樣去搜尋「國防」的材料呢？沒有材料，又叫我怎樣去「提倡」呢……」

我回他的信說：

「那麼，我的親愛的朋友，除東北四省以外，在長沙就看不到日本以及任何帝國主義者底直接侵略了嗎？——經濟的，文化的和武力的。——長沙會成爲一個例外的——跳得出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漢奸們的侵略和高壓底鐵手的——樂土嗎……人民大眾爲什麼會不曉得東北四省在什麼地方的呢……教科書以及圖書報章上爲什麼會忽然失掉東北四省和「國恥」底字眼的呢……您們的日常用品上所刻的招牌，記號，爲什麼會祇有 MADE IN……什麼什麼的呢……湘江上爲什麼會有那樣多的外國兵艦的呢……親愛的朋友，你還能嫌你那裏的「國防」材料不豐富嗎？祇要您願意做，隨手一抓就是的呀……」

這也是一位好教師，他就用他這樣的理論天天教他的
別刊讀者羣衆。他以為祇有在東北四省才配，才有材料寫「
國防」作品，祇有等待長沙的「城境好了」——人民大衆
通統親眼看到帝國主義者佔領了長沙之後，才配提倡「國
防文學」。他沒有看見「仁」丹的廣告已經貼遍了每一個窮
鄉僻壤沒有看見「恥」的教科書底毒箭已經深深地刺進

一點意見

國防文學，這不是一種學派，也不是一種主義，而是以現
階段的現實為依據所提出的一種廣大文學活動上的標幟。
正因為這樣，所以這口號並不顯示出一種集體的立場，和創
作方法上的規定。牠僅祇提出了怎樣的主題和題材是目前
最中心的，而要求一般創作者來履行這一任務。

我自己是接受這口號的，因為一個創作者既然應該用
他的筆為時代社會服役，我是沒有權利來拒絕一種正當的
任務的，並且說句掃興的話，就是因為經驗的限制，我只能接

了每一個天真的幼稚的靈魂。

然而，從此我們也更可以看到內地的帝國主義者底勢
力，及其走狗漢奸們是怎樣在傾全力地執行「愚民」工作，
「粉飾太平」和壓制「國防」底言論。

註：「九響神棒」是一種老式的步槍名字。

沙汀

受而不能履行，這至少也可以給那些能夠寫作這種主題的
朋友一點鼓勵。何況依照國防文學的主張甚至解說，牠的題
材並不限於義勇軍的抗戰，也沒說過，若是站在一種正確的
立場所創作的別樣主題的作品，便會毫無意思。

關於這問題的原則上的爭論，已經充分了，並且已經得
到普遍的響應。我想，倘是沒有別的有力的反駁，我們今後應
該從事於一種具體的批評和創作的建立。

編者附記：國防文學的提出，已經很久了。但以創作者的身分，對於這問題發表意見的文章，卻很少見。然而這種的意見，其十分重要的，所以本刊特別主筆了一次國防文學座談會，就近邀請了幾位

作家參加。在會上，大家發表了許多很可寶貴的意見，可惜那時不曾約好記錄的人，沒有記錄下來。爲補救這個缺陷，我們只好再請各位各寫一點短文，刊登在這裏。



新的形勢和文學界的聯合戰線

黃 俞

社會上的一切活動，都和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縱然你不參加政治活動，也不能不和政治發生關係。抱了「高超」態度的人，厭棄政治的醜態，也只是表示他對政治不願意同時也不敢去深切的認識，沒有改變社會的意志，實際上却是滿意現狀，自覺或不自覺的支持着他所認為醜態的現狀。相反的一個高談政治，狂喊民族革命戰爭的人，如果對當前的政治形勢估計的不正確，就不會提出正確的策略和口號，來發動和組織廣大的羣衆，領導這個偉大的羣衆的力量，走上勝利的道路。這樣，縱然你嘴里說着「民族革命戰爭」，滿口「大衆」，民族革命戰爭，也不會實現。

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口號的胡風先生，正是不理解新的政治形勢的一個。

胡風先生在人民大衆向文學要求什麼？文中說：

「然而，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更加迫急了。華北問題發生以後，整個的中華民族就已經走到了生死存亡關頭。因為這，人民大眾底生活起了一個大的紛擾，產生了新的苦悶新的焦燥，新的憤怒新的抗戰，凡這一切形成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這裡，胡風先生沒有說明華北問題發生以後，和九一八以後有些什麼「質」和「量」的不同，沒有指出人民大眾生活上所起的大的紛擾，和一切「新的」的內容，更沒有說明這個新的歷史階段的外部和本在的原因。對這些一切沒有深切和正確的認識，只知「新」而不知什麼是「新的」和所以有這「新的」的原因，對新的形勢的了解，也必然是模糊的，不正確的。

新的形勢至少包括着下列各點：

第一、××帝國主義併吞東四省之後，現在又併吞了整個華北，而且正準備併吞全中國，把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的殖民地。這是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

第二、九一八以後提出來的「武裝人民，進行反×的民族革命戰爭，保衛民族的獨立統一和領土的完整」這口號，已經成了各黨各派和全民的一致要求。反×民族革命的高漲，不但喚醒了勞苦大眾，以至於最落後的階層，使他們積極的參加民族革命鬥爭，就是廣大的小資產者羣和知識份子，也轉入革命。就是一部分民族資產者和若干的富農和小地主，甚至於一部分軍閥，也都有同情中立以至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

可能。一句話，民族革命的戰線是擴大了。

在此地又不能不說到爲什麼民族革命的戰線是擴大了。這是不了解新形勢，懷疑或反對聯合戰線的人應該最澈底的明白的。

A. ××帝國主義在東北四省，在冀東內蒙，以至於在華北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使全國人民——不僅是勞苦大眾，同時也使有產者羣感覺到亡國後，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的悲慘痛苦的生活。

B. 走私的擴大和××經濟提攜的急迫猛進，使得民族資產者受到最直接的切膚之感。

C. 幾年來中國在有增無減的嚴重的經濟恐慌之中，農村破產，工廠倒閉和非民族化，銀行停閉，商業衰落，造成了大批的失業失地，饑餓流亡和死亡。就是工商業者也遭受很大的打擊。更加上連年不斷的水旱蝗災，不僅是勞苦大眾就是城鄉中的中小資產者，也都走上死亡線。他們也就更加了解這種地獄生活的責任者，是帝國主義，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

D. 許多小資產者和一部分民族資產者已經在親歷的生活經驗和政治經驗中，打破了對於空言謊語的欺騙政策的幻想。

有了這幾個主要原因，全國人民一致的接受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口號，認爲只有抗×救國才是生路。民族革命戰線，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擴大起來。

第三、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都感覺到亡國大禍臨頭，都認為只有抗×的民族革命戰爭才是出路，也就都覺得有聯合的必要，只有集中一切力量去對付主要的敵人才有生路。一句話，都有組織這個力量的必要。

但是胡風先生對這些一切都不理解，因此在說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現實的生活基礎」時——

第一、他只說「在失去的土地上面，民族革命戰爭廣泛地存在，繼續地奮起。」而否認了在未失去的地面上，也存在着和奮起着民族革命戰爭。

第二、他只說「在一切救亡運動解放運動里面，抗敵戰爭——民族革命戰爭底運動是一個共同的最高的要求。」而否認了在未參加救亡運動和解放運動的人羣中，也都有這樣的要求。而且有這個要求的人民，一天比一天多，參加到運動里來的，也是一天比一天多。中心的問題——這是胡風先生忽略了，但是這正是和胡風先生的論爭中最重要點之一，是怎樣將站在救亡運動解放運動的外面的人，用最適當的口號和方法，組織到救亡運動里來。

第三、他說「人民大眾底熱情，底希望，底努力，在醞釀着一個神經(?)的全民族革命戰爭底實現，那戰爭能夠團結和動員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不願做漢奸的人民大眾罷。」而不理解不是民族革命戰爭的爆發才能夠團結和動員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大眾，也不是一個基本的口號就是可能。我們應該提出目

前·的·行·動·口·號·和·行·動·綱·領·團·結·和·動·員·人·民·大·衆·，並且在實踐中將基本口號和綱領和當前的口號和綱領聯合起來。

第四、他只說「從太平天國運動到一二八戰爭的一切偉大的反帝運動，只有從民族革命戰爭的觀點，才能夠取得真實的評價……」而否認了反帝運動在各個階段都有其不同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各階層的力量對比，有着不同的羣衆基礎。再加上各階段的反帝運動的領導之正確強弱，和民族澈底的解放革命的總任務的關係，都是在取得對各階段的反帝運動的真實評價時不能忽略的。不懂得這些相異點，而單從相同的民族革命戰爭的觀點去取得評價，這個評價還不夠真實。

和胡風先生的爭論，應該從對這新形勢的認識的不同出發。如果不從這個基本的不同點出發，將難以了解這次爭論的重大意義，難以澈底的找出胡風先生錯誤的根源，也難以着手說服胡風先生和同他意見一致的人們。

我們在說明目前的新形勢的應注意的各點時，就着重的說到民族革命戰線的擴大，有結合抗×聯合戰線的必要，而胡風先生對於這一點，在他的文章里一個字都沒有提到。

現在要進一步的討論什麼叫聯合戰線？聯合戰線是否也適用於文學界？怎麼樣才能結合文學界的抗

×聯合戰線？

「廣泛的聯合戰線，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對付最主要的敵人，另一方面在於使廣大的羣衆，根據於他們自己的政治經驗，來了解領導者的主張的正確，爭取他們到正確的領導之下。」

聯合戰線是在於團結各黨各派各階層的力量，建立廣大的羣衆基礎。聯合戰線要在正確的領導下，在羣衆參加救亡運動解放運動中，團結千千萬萬的羣衆，進到偉大的民族革命的戰場上去。

聯合戰線的目的是組織救國的力量，實現持久的勝利的民族革命戰爭。聯合戰線的形成是戰鬥的。一方面要經過大小的民族的社會的鬥爭，吸收最廣泛的羣衆來參加，要經過商議妥協和讓步來團結可能繼續參加聯合戰線的團體和個人，另一方面要和反對者懷疑者以及聯合戰線內的動搖，妥協和投降的傾向作鬥爭，以擴大和鞏固聯合戰線，堅強人民大衆對於領導者的信仰，聯合戰線的成份是複雜的。其中有基本力量的勞苦大衆，可靠同盟者的小資產者羣和知識份子。有民族資產者地主和實力派。聯合戰線正是在洗刷動搖投降分子，吸收堅決勇敢的分子中壯大起來。

如果以為除了抗×主力軍之外，同盟者以至於暫時可能的聯合抗×的份子都是靠不住的，遲早要走上妥協的道路的，那是削弱了救國的力量，放棄了教育和領導人民的重任。相反的，以為聯合之後就安然無事或者聯合戰線可以和平的形成和壯大，同樣是錯誤的理解。

在新形勢之下，文學界也不是例外的表現了一般的要求民族革命戰爭，主張抗×救國，迫切的需要聯合。雖然文學家的社會背景不同，世界觀不同，但是抗×救國却是一致的。雖然文學作品的內容不同，有的專致力於描寫抗×軍隊英勇的抗戰，勞苦大眾的非人的生活，和堅決的民族的和社會的鬥爭，有的只致力於或者開始致力於描寫抗×救國的同盟者以及同情中立者在大禍臨頭的今日所受的壓迫和他們的呼聲，但是主題都是抗×救國的。文學界的任務，正是在於團結文學界中的不願做亡國奴的份子，用文學界全部的力量，在作品方面，反映現實並指示，在理論方面，用集體的力量建立正確的適應現階段的文學理論，在行動方面，使文學界在一般的抗×聯合戰線中佔有力而光榮的地位。

在文學界的聯合戰線中，前進的文學家有着極重大的任務，他們應該是文學界聯合戰線中的主力軍，領導者。他們不僅應該團結和領導文學界聯合戰線，還要負起提高文學理論，對漢奸文學理論作堅決的鬥爭，提高作品水準，隨着抗×救國運動的發展，提高聯合戰線中的同盟者同情中立者對於文學的任務的深切認識的責任。同時，他們也應該是抗×救國運動中積極的實踐者。

這是對文學界抗×聯合戰線問題應有的認識。

要想建立文學界聯合戰線，一定要提出一個能夠號召廣大的作者來參加聯合戰線的口號，我認為最適當的口號就是「國防文學」。「國防文學」當作文學界聯合戰線的口號，正像「抗×救國」是全民的

聯合戰線的口號似的，最能被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文學家所接受。在這個口號之下，北平已產生了數十個文藝團體，並且共同的組織了一個「北方文學社」。在那裏所包括的各文學團體與社員們，過去也許是來自各種各樣的文學流派，但現在他們是聚合在一起了。（浪花創刊號，柳林作「國防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中國文藝家協會，是上海文學界前所未有的大團結。也是在國防文藝的聯合戰線的口號下組織起來的。這些事實，證明了一「國防文學」這口號的正確。

國防文學「應該是多樣的統一而不是一色的塗抹。這兒應該包含着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於狹義愛國主義的，但只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為帝國主義作偽的東西，因而「國防文藝」最好定義為非賣國的文藝，或反帝文藝。」（郭沫若：國防·汚池·煉獄）然而胡風先生所主張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只是「說明勞苦大眾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奸細。」（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他對於抗×救國的同盟者，同情中立者是忽視的，對於非說明「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奸細」的作品是關門的。他雖然「不是一色的塗抹」却也不是「多樣的統一」而是「聖潔的教徒」的孤立。

國防文學「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我們只是在「國防」的意識

之下把可以容忍的「文藝」範圍擴大了。」（郭沫若）這是一「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主張者所不了解的。所以他們高喊着「企圖把面目顯明的各種各樣的文學者攪成一鍋文學漿糊是愚蠢而不能想像的事。」（龍貢公：抗日文學陣線）又說「因此作家雖是極度寬容，但是憑着作家的主觀希望，把富農描寫做民族英雄到底是不可能的。」（同上）根本以爲富農救國是烏有的事實。就是作家反映事實的描寫了富農救國，也認爲是「不可能的事」而加以擯棄。他們不主張把「可以容忍的文藝範圍擴大」而不顧現實的緊緊的抓緊了「所謂進步的作家走過什麼路來的」（想來是指「普羅文學」——作者）我們可以不必要理會嗎？」（龍貢公）偏促在應該和可以擴大而不去擴大的狹隘範圍之內。

國防文學既然是文學界團結的一個標幟，應該在這個標幟之下團結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文學家，既是和「文學關係很少」（不是沒有）我們也不但要「招致一些」還要儘可能的都「招致」進來。（這也是我們龍貢公先生不同意的地方）我們希望和在聯合戰線內和仍站在外面的文學家不發生「內戰」，希望爲了「國防」而犧牲不必要的「內戰」，但是，爲了原則上的不同，「內戰」是不能避免也不必避免的。「內戰」如果是理論上的爭論，爲了團結整個的文學界到正確的理論之下來，那是有益的，必要的。國防文學的聯合戰線，正是要在爭論和批判中擴大和鞏固起來。這種「內戰」不是感情的，是理智的。不是漫罵和攻擊，是嚴格的批判和耐心的說服。不是錯誤的盲目堅持，是勇敢的承認和改正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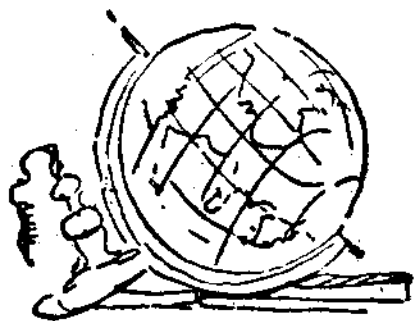
這裏，是對「國防文學」應有的認識。

「國防文學」還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個爭論已經開始了一個多月。在這短短的時期中，「國防文學」的主張者都能夠一致的從對新形勢的正確認識出發，更深刻的解說了「國防文學」的必要和意義，更充實的鞏固了「國防文學」的理論基礎。這將無疑的說服不少懷疑和反對「國防文學」的人們，吸收他們到文學界的聯合戰線中來。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主張者的意見並不一致，但是都或多或少的顯露了對新形勢和文學界的新任務的認識的不正確或不夠。同時也不能不指出，就是在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在現階段上是居於第一位的文學家中間，也有承認聯合戰線的必要和意義的人。他們也公開的承認「文壇上已經有了比這（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作者）簡練的創作口號（想來是指國防文學——作者）那口號已經發生了不小的影響，不但文學，就是一般藝術的領域正在應用着。這影響就證明它有着大的適用性，不應該忽視，抹殺或輕率地作字句上的吹求。」（辯答：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但是，因為他們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的「不適用性」不了解因而對「有着大的適用性」的口號懷疑或反對。這也使我们敢大膽的有根據的預言，在不斷的討論和說服之中，「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主張者們中間的大部分，都會遲早的團結到「國防文學」的

聯合戰線中來。

但是，目前的爭論是不容混淆的。這是一個嚴正的原則上的鬥爭。那個把它解釋成「意氣之爭」是貶低了這次爭論的意義，那個認為它是分裂文學界的聯合戰線，同樣的是漠視了這次爭論的必要。同時，那個不從原則上來批判，只說兩個口號都差不多，而企圖使大家不再提起的消解論爭，也是有害於文學界聯合戰線的擴大和鞏固的。

要緊的是將爭論集中在幾個原則問題上去，不要爲了枝節而妨礙到鮮明的原則問題的討論。參加討論者的共同目標，應該是使大家對於「新的政治形勢」、「文學界的聯合戰線的可能和必要」、「怎樣才能建立文學界的聯合戰線」、「那一個口號最能號召文學界的聯合戰線」等問題有一致的正確的認識。



依瓦魯河畔

白朗

滿州國旗黃又黃，
一年牛戰過不長，
東洋虎，
滿洲狼，
一股腦兒見國王。

依瓦魯河岸上有一種粗獷而無韻調的歌聲，在四月的春風裏騷動着，隔岸遼遠的東方，黎明正藏在那邊白樺林的雲霧之下，而依瓦魯河的上空，却晴朗得像無邊的海，北歸不久的小燕兒在這無邊的海裏浮着，是那末迅速的。

歌聲寂寞下去了。當歌聲又起的時候，沿着伊瓦魯河的河岸，有兩匹馬拖着一架犁杖和一個掌犁的莊稼漢子出現了。馬頸下繫着的小鈴鐺像響似的清幽幽地響起來，合着那粗獷而無韻調的歌聲，播佈到四方去……回來了，從不知名的遠處回來了模糊的反響。

河，田地天空都安靜的像一張有彩色的山水畫。歌聲停了，馬兒又在奮興之下嘶叫了，隨後又能聽見那清幽幽的鈴鐺叮叮的響了，牠們總是間歇地循環着。犁刀翻起去年又黑又鬆的壟溝前進……

日頭從雲裏爬出來了。

同樣的調子，而是和粗獷相反的聲音，遙遙地開始跟粗獷的歌聲對抗起來，有時牠埋伏在丘崗下面，歌聲就變為深遠，有時牠衝上了丘崗，立刻又脆快而高亢。而且牠們接觸得越發近了。

掌筆的漢子向迎面走來的人大聲的說：

「長腿三……唱吧，使勁兒唱吧！」

「爲什麼不使勁兒呢？你看，」長腿三指着附近的村子說：「咱們也要變黃了！往後再唱這歌，可就不容易啦！」

「長腿三，你的膽量哪兒去啦呢？還是唱啊，不管他怎麼該唱還是唱！」

「行啦，留着你的命吧，留着有一天人家來佔你的地的時節拚吧！」

「自然是，咱們的土地，誰打算給奪去，那可不，這一塊地有咱們祖宗的血和汗，有咱們祖宗的骨屍，長腿三，你想一個後代，眼巴巴地看見人家把自個祖宗的骨屍盜去，那還

叫人？」

「賈德，衝這話，你有小子骨頭！咱們的祖宗的後代全是硬棒棒的，不是這樣，咱們簡直不能認他是中國的子孫，賈德，你說呢？」

長腿三向賈德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賈德好像沒有十分了解似的，至少，他以為長腿三不能半半實實地相信他，有向他諷刺的成分，賈德這漢子是不能信服這個的，可是，他並不是要跟長腿三吵架，而是鄭重其事地指着長腿三担在肩膀上的那個明晃晃的鋤頭起誓：

「長腿三，你記着，我賈德若不是摺心說話，立刻，就死在你的鋤頭下！」

長腿三笑了笑，抗着鋤頭走到賈德的掌杖跟前：

「到底宣撫員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我弄不大清楚呢。」賈德把繩纏往後一勒，掌杖就站住了，「依胡老大的兒子說，是一個人，是東洋人呢？還是滿洲國人呢？他也不知道……我想，反正是個壞蛋，冤家對頭！若不

然，爲什麼強迫咱們家家戶戶插黃旗？」

「聽說那些旗，全是宜撫員派人送來的，真他媽的賤人，一張花花紙，一條小樹枝，就硬要一角錢，哪來的王法……」
賈德，老村長那面布旗，倒大哪，你看見沒有？」

「早看見啦，鷄一叫，那旗就掛在大門上。這回真够勢派，搭一個排樓，還搭一個小戲台子……」

「那全要咱們攤錢的……」

「哼，誰叫他攤炸子兒！」

「敲鐘的時候，你不去呀？村長說，不去不行。」

「爲什麼不去，他不讓去還不行呢，我非要看一看不可，宜撫員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看看，咱們一塊兒去……」

賈德的繩繩上下抖動了，竿杖開始前進着，又黑又黏的土，被刀割成兩行。他們背向着背，距離漸漸地遠了。

竿杖好像一隻流線型的汽艇，在大地上挺進着，牠的頂尖上一勁兒翻起土的浪花，被翻出來的長而肥的蚯蚓，宛如

成羣的鱒魚在大海裏游泳。

賈德呢，他的外貌和無聲無息的天空，和依瓦魯河一樣的安靜，然而，他的心也正像天空中的雲和依瓦魯河裏的水，奔狂不羈地流動。有時，當他的竿杖爬上高崗，他就昂起頭來向西瞭望，深茂村，一百多戶人家，掩蓋在垂柳和檉樹的下面。那兒有幾十條烟從不知揭換過多少次茅草的房子頂上冒出來，把柔軟的上空突破，一直昇起，而後在一個相當的高度停住了。

這些，並不是賈德所注意的，牠和牠已經足足有二十八年的結合，什麼都是悉熟爛熟的了，所以沒有引起他注意的必要。而特別使賈德注意的，却是在他目力所及的地方，小旗子的招展。

「噲，操他媽的，」賈德氣憤極了，全身好像受了風寒似的打着戰慄。「一下就嚇啦……好，我預備一條命，看你能受到什麼樣兒！」

賈德的竿杖經過他祖宗的墳塋。於是，他把馬勒住。

他在他爺爺坟前磕了三個頭，爬起來又在剛死不到半年的爸爸坟前磕了三個頭，然後他就跪在那里。

「爺爺，爸爸，東洋大盜要來了；可是，你老放心，我寧肯死在這兒，我也不能把你老的骨屍拋掉……你老有靈有驗，快叫我變成三頭六臂吧……」

賈德兩眼淚汪汪地站起來。他隨便拍了拍掛在膝蓋上的泥土。

掣杖轉了個彎子，衝開另一道溝溝。

他看見一個人向河沿走來。賈德看得準確，那是他們村子裏外號叫做玩小七的楊萬鏞。

「小七，賈德大聲地叫着。楊萬鏞在半里以外健步飛來，並沒有回答。他祇高揚起他的右手，表示已經聽到了。等小七走近的時候，賈德很懇懇地問道：

「做什麼去，小七？」

「你不要管。」

「你瞞不了我，我是劉伯溫——」

「告訴你，不許你……胡……說八道，」小七面紅耳赤頓時也口吃起來。「你要是……走走……漏了……風聲提防……你……你的命！」

「爲什麼對我這樣？小七，你爲什麼這樣兇橫……」

然而，小七並不向賈德解說什麼。他的大拳頭往賈德的鼻樑上虛幌一下，就匆忙地向河沿走去了。

「爲什麼對我這樣？小七，小七，我祝你一路福星啊！」

賈德的掣杖又停下了。他的眼睛却一會兒不停地望着楊萬鏞的背樑，在河沿上，楊萬鏞怎樣脫了衣裳，怎麼把衣裳捲成一個小團，舉到頭頂上，怎樣滾出半截身子到了河東沿，又怎樣穿上了衣裳，頭也不回地往東走去，他全看得一點兒不漏。

掣杖雖然又動了，可是他的眼睛，仍舊牽到楊萬鏞的身後，一直等那短小的黑影模糊地從他的眼睛裏消逝了。

剛到中午，在村長院子裏那個告警的老鐘噹噹地響了。

接着就是老村長和四五個比較說得出的角色陪着宣撫員走出了大門。宣撫員的三十名護衛兵，全武裝荷槍實彈地跟隨在後面，一齊往大門前一塊廣場上新搭成的小戲台走去。

人們從不同的地方，向小戲台集攏，他們全是張大了懷疑的，敵視的，而且好奇的眼睛，對着小戲台不斷地掃射。孩子們埋在大人的羣裏不走正軌地亂竄，他們却是坦露着快活的預感；可是爲什麼要快活呢？那正和小狗看見一個不相識的貴客就莫明其妙地亂搖起尾巴一樣。

「媽呀，爲什麼搭戲台呢……要唱戲求雨嗎？又不像是……」

「媽，回去把二妞也拖來吧，多熱鬧啊……」

「若是有奶，今年我要買一桿札鎗。」

類似這種多是帶着渴望的慾求，在大人的集會裏，全都碰了壁，然而那些孩子仍是不識時務地在大人的身後唧咕着，擦着小肚，終於有的挨了頓棒，有的挨了頓罵，於是這小的

空間，就在嗚咽與生氣之下岑寂了。

在台子的正面懸塊木匾，一張大紅紙用臭漿糊貼的非常糟糕，木匾上很明顯起着一排一排的摺皺，當中四個大字：「王道樂土」是老村長用唯一的「柳體」揮成的，但却不大「唯肖」。

「噲，老夫子，」一個農民向一個人家都稱他做「土聖人」的白鬍老頭子問，「發發慈悲，告訴我那匾上寫的什麼字？」

「呃，呃，這是老村長的手筆，真好。」

「真好，可是是什麼字呢？」農民追問。

「那是王……王什麼，什麼土。」

「什麼土呀，老夫子？」

「囉嗦，你們總是好刨根問底的……告訴你：那是大煙土！」

「「王大煙土，」王大煙土……」

那個農民向聖人尊敬地笑了一下，嘴裏翻着唾沫念着：

「王大煙土」擠到另一人堆裏

「閃道……閃道……」

一個最單純，最威武的叫聲，在人們的背後衝過來了，於是，所有的腦袋，好像被一個總機關的扭動，一齊向後扭轉，所有的眼睛全是帶着貪婪的探索。一行列，彷彿是一條有毒的巨蛇，從人羣裏傲然地穿過去，爬上了台子。

「聽者，康德皇帝的黎民們，」老村長用盡了元氣站在台子上喊，最後那三個字完全帶着咳嗽噴出來的，而後他又壓着咳嗽「你們應當跪下……宣撫大臣來了！他帶來了皇上的聖旨……聽者，你們都應當跪下！」

老村長說完之後，往台子旁邊倒退兩步，首先跪在那裏。然而，台下的人却強逼地屹立不動。這時候爆竹突然劈劈剝剝地響了。台上一個穿着長袍短褂的中年男人迎着那急驟而脆快的爆竹聲，向前移了兩步，大聲地說道：

「我非常榮幸，我非常快活，今天我奉了康德皇帝的聖旨，來到你們這個小村子，想不到你們舉行了這樣隆重的歡

迎儀式，你們這樣熱烈地都來參加，足見你們這些誠樸勤苦的農民們，早然愛滿洲國，早然贊成滿洲國了。」

「說鬼話！」

這一個響亮的怒吼，突然從台下的人叢中冒出來，正像晴天裏的霹靂，把寧靜的天空砸碎了。人們呢，立刻起了一陣巨大的紛擾，湧動，噪雜，駭嘆，一齊像海潮似地擁向台腳下去，台子和台子上的人，整個在戰慄着，在搖撼着。

爆竹停止了。

宣撫員非常震怒，他握緊了拳頭，伸長脖子，如同決鬥時的姿勢，時而回頭看看自己的武裝的護衛兵，時而又看看台下撲實而堅固的人羣，他心想：我可以對付你們的；然而他又一想，那個念頭就立刻打消了，而且，在他的眼前彷彿有一塊不祥的暗雲在浮動，這時候，他原有的姿勢化成一灘膿，而且，他把講得爛熟的，千篇一律的開場白的下文，一時也弄忘了。

他想另以息事寧人的演詞，來表示滿洲國的仁慈，同時，他也要表示這不是屈服，於是，又把堆疊的姿勢振作起來，聲

度和言語的和平簡直像個老練的傳教士呢。

「說這話的人是誰，我不追究他，你們從這一件事情上，可以相信：滿洲國對於你們老百姓有多末大的寬恕；但是你們應當明白：祇有永遠贊成滿洲國的百姓，才能有永遠的安居樂業呀，你們的世世代代不都是安居樂業，幸福才落到你們這一輩後代人的身上嗎？你們不要太愚啦，你們要比前一代人更聰明才行，生在王道樂土的滿洲國的百姓們，唯有「聰明」才是一條生路。」

台下沒有反響。於是宣撫員的語氣變為強硬了。而且承上一轉，就轉入了宣傳王道的主题：

「從前土匪該多末兇悍惡毒哪！自從滿洲國立國以來，那些兇悍惡毒的土匪都變成聰明啦；歸順的歸順，招撫的招撫；這就是一個真憑實據；在王道樂土裏沒有反叛，並且也不容許有反叛，假若有反叛呢，就是比豬還蠢的東西了……那種人有一條路，什麼呢？是一個死！是一個死！」

老村長的腰突然彎弓下去，很明顯他是受了宣撫員的

恫嚇了。而下龐大的人羣，恰與老村長相反：頭部昂直，胸脯挺起，他們像預備格鬥的雄雞抖擻着美麗的羽毛，然而他們沒有美麗的羽毛啊，他們抖擻的是樸素的衣角。

「現在，還有一些不知死的鬼，」宣撫員向台下掃視一週之後，繼續說：「自稱什麼義勇軍，什麼抗X軍，到處恣淫搶掠，禍國殃民，這些東西都是頑強的土匪，滿洲國正在連同友軍撲滅他們，不久他們就要全數死亡啦，你們良善的百姓們，都立刻跟官兵聯合起來，一致向我們的敵人進攻，你們明白嗎？扶助國家，等於扶助你們自己……」

「來，把這小子扯下來，別讓他撒野啦！」

聲音跟先前的一樣響亮，然而這次的紛擾，却比先前擴大了。

這時候台上的活劇，突然轉為惡劣了，全武裝的護衛兵一齊衝到台沿上來。老村長為防止意外計連忙爬起來跑到後台口去撤梯子。於是台下的人羣，就像看着一齣頂糟糕的戲似的，完全惡意地暴叫着，踉蹌着，有一隻大泥鞋飛到台上

去，可巧打中一個護衛兵的臉。他喊道：

「誰操他媽的！」

應聲一個響亮的回答：「你老子！」同時這個人更要表明是他，就全身使勁向上充動，土黃色的多稜的禿頭，高出所有的腦袋，那分明是賈德。

那個護衛兵也看得非常分明，接着他回罵道：

「你小子不要命啦，好雜種，是你老子養的，你別跑！」

護衛兵轉身就走一下被老村長截住，宣撫員也厲色地

制止着那兵：

「要鎮靜，不准肇事。」隨後他又對全體護衛兵命令地說：「你們都退回去。他的名字我記牢啦。」

老村長已經迷糊顛倒的了，他以為宣撫員也命令他退回去，所以他隨着護衛兵們退到台後邊去，剩下宣撫員一個人在那裏獨挽危局。宣撫員他雖然是鼓着爲國而犧牲的胆子，他雖然是經歷得多，習以爲常，他雖然有三十個武裝的護衛兵；但，過去有許多事實，給了他不少的教訓：那就是每達到

距離城市較遠，四外沒有友軍駐防的地方，他的宣撫工作就特別要隨機應變了，這個機變不外是見軟就上，見硬就回；有時候他可以不要滿洲國宣撫大臣的尊嚴，向百姓們跪地求饒，反之他就殺人不眨眼了。可是，如今宣撫員要怎樣獨挽危局呢？那自然是要應用前者的手段，而且他那種手段，也是有一定的步驟的。

他一邊吩咐護衛兵把剛提一同帶來的小木箱打開，他一邊對台下說：

「你們全不用鬧……滿洲國好或壞，也不用我瞎說，天長日久……就能品出來。不是嗎？我也是中國人……我也有爹有娘……」

「中國人裏不要你！」

「你不配！你是小鬼子的走狗！」

「媽拉巴子的，三年啦，我們什麼情形全吃透啦！用不着你瞎白話！」

「看你樣，是中國人，聽你說話，你是他媽我們的活對頭

……

「你沒爹沒娘，你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沒長人心！」

「把他心剝出來！看看黑到什麼樣！」

「什麼話全不用講，眼下就弄死他，他也不屈……」

長腿三躁憤地拉動着賈德的胳膊叫。

賈德好像迷亂了。他看見宣撫員那種惶恐的樣子，反而覺得他非常可憐，「弄死他嗎？」他想，「真的，他是中國人，他也有爹有娘……可是，他為什麼偏要做換萬人罵的勾當呢？……假如東三省要亡淨了，他能得到好處嗎？他也要有後代，他的子孫呢？就不管了嗎？……」想到最後，賈德又覺得這東西怪恨人的了，他對長腿三說：

「弄死他？弄死他都不用咱們動手，不信，看吧……這小子才真是望鄉台唱蓮花落不知死的鬼呢！」接着他又對着台子上警告似的大喊道：

「你這小子要是知道好歹，趁早土豆子搬家揀蛋出溝！信不信？賈德總算對得起你的老人和後代！」

數不盡的小紙包像雨點似的，由台上拋下來。人們又開始湧動了，孩子們埋在大人的羣裏，向胯間衝撞着，撲索着，互相爭奪吵罵着……

一個紙包打在賈德的頭上，又彈到身旁一個孩子的懷裏，那孩子就如獲至寶似的，分外高興地跳躍起來，而且小心翼翼地把他打開，那是一張頂薄的小紙，上面印着一個通紅的圓圈和一面滿洲國旗，裏面呢，是一塊黑色的糖。那孩子不認得是什麼東西，就近問賈德這：

「這是什麼呀，黑色的，挺硬，能吃嗎？」

「不能吃！」賈德喊着說，「這全是黑糖，扔吧，想毒死你啊！」

孩子是一大半相信了，不過，終還有點捨不得的，攤在手心裏左右端詳。

「快扔！」賈德催促着。

孩子把糖拿到鼻子上嗅了一下，扔了，剩下的紙他在擺弄着呢。突然，一下被賈德搶下來，一邊撕碎紙，一邊向孩子說：

「撕牠，這是東洋鬼子的跟滿洲國的旗！」

「撕牠！」那孩子還是有點兒捨不得的樣子，然而他却堅決地附和着說。

黑髮，東洋鬼子的，跟滿洲國的旗，這一個風傳，像虎列拉時令症似的在大人和孩子之間流行着，大人得着的，當然毫不猶豫就拋棄了牠，踏踐了牠，唯有比較歲數太小的孩子，非常執拗地，不肯放棄他既得的寶貝，於是臉蛋上，屁股上，被大人亂擗一隨，並且大罵着：

「不要臉的滿崽子！你給我扔，給我扔！小亡國奴！」

孩子們哭斷了氣，有的在大人の巨手裏頑強的掙扎着，有的倒在地上打滾也有的被大人打的太厲害了，就像老村長一樣跪下去告饒了。

賈德和長腿三熱烈地纏在人羣裏作着那簡短的宣傳工作，除此而外，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在乎。

當然，台子上的人在什麼時候走光了，他也沒有看見。

賈德甦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雙手被反縛着，兩隻腳腕被「木狗」夾得緊緊地絲毫不能動轉彷彿是一條受傷的毛毛蟲，盡可能地蜷伏在角落裏，並且眼前黑洞洞地任什麼也看不見。他在這鬼祟莫測的黑夜中祇能聽見許多馬蹄聲和馬的喘息此外，他還覺得週身的刑場處，經過大車猛烈的顛簸，陣陣作痛。

風，好像是一把濕涼的笤帚從他的週身每根汗毛孔上掃過。賈德更清醒了。

現在，他第一個要求就是「死」，唯有死才能贖回他「悔之不及」的心，他非常恨他自己；為什麼對一個吃人的野狼亂發慈悲呢？那末當野狼一翻臉，又咬住自己的脖頸，怨誰呢？

怨誰呢？賈德誰也不想，只是怨自己生得太愚蠢了，不會很好的瞭解和對付一個狼。

他用牙齒咬住自己的舌頭，他要試一試這是不是夢，或則這是不是死後的陰魂。——賈德確會死過一個很久的時

反，當涼水摻合煤油從他的鼻孔口灌進去的時候，當無數根馬鞭落在皮肉上的時候，當逼供時，使他氣焰過盛的時候，他完全昏厥過去了。——而結果，舌頭痛了，這是一個確鑿的證明，他在活着，活着，於是，積慮和希望漸漸地由他的心頭湧了上來。

他知道，無論把他載到什麼地方去，這條命是一點兒把握也沒有了；但是媽媽，老婆，孩子呢？那個狼說：反滿抗×必定禍滅九族的，假使這話不是什麼惡嚇，那就難免了，因此，他反悔自己不該承認，承認了之後，不是又無故多添了許多的麻煩嗎？就像硬叫供出和河東義勇軍的關係啦，硬叫供出誰家藏幾枝槍啦……等等，這雖然都在嚴刑之下，未曾吐露隻字，可是終竟讓那狼騙了：在未承認之先，他為什麼不說「反滿抗×禍滅九族」呢？

他認清這是那沒有良心的狼，存心吃人的地方，然而，他們——媽媽，老婆，孩子們——是不是一道來了，或是早就被弄死了呢？今後的結局，賈德簡直不敢設想。

然而，他却拚命地想着給河東義勇軍送信去的阮小七 楊萬鐘

他的死意從一種希望裏復活了，用好像吃了一個苦澀的李子之後，又吃了一口蘋果，不過，少量的甜味僅僅是在口裏逗留片刻，苦澀登時就恢復原狀了，於是他貪婪地想把整個的蘋果吞食下去。

除了風，除了馬蹄，在賈德的四週全是冷靜的空虛，他靜靜地期待着，從身旁是一個噴嚏來了；他靜靜地期待着，從身旁又是一個呵欠來了。

「懶蟲！又打盹！」

「不是隊長，這車顛的太厲害了……」

「放屁，端平你的槍！」

「是——」

這聲音就在賈德的身邊震顛着，尤其是那隊長的聲音，簡直使賈德不寒而慄，他回憶他的話，每一字，每一句，都像一柄殘忍的，鋒利的匕首，衝刺着他的心窩，可是當賈德在老村

長家過堂的時候，他一點也沒有被殘忍的、鋒利的匕首所屈服，這一條漢子是抱著一個寧死不屈的精神，來回答那無情無恥的面目：

「打死我也好，槍斃我也好，你擋不住我罵你，你們這些不要臉，喪盡天良的狗娘養的！你們做漢奸，連你的爹娘都不要了啊……」

「艾火，艾火，往他嘴上燒。」

宣撫員非常震怒地咆哮着，他命令他的劊子手——隊長，用那旺盛的艾火繩，向賈德的嘴唇上亂燒。

「問他，」宣撫員命令他的劊子手，「問他還罵不罵？」

「操你媽的！你還罵不罵？」

艾火繩雖然停放在賈德的嘴唇上，可是並沒有制止住他的發口大罵，就是這樣，賈德的嘴唇焦爛了。現在他突然聽着隊長無故大罵一個護衛兵，他恨不得一下把他打死，只可惜他現在沒有打死他的自由了，於是賈德忍無可忍地罵道：

「用不着這樣你放心大胆好啦，就是我把繩子解開，」

木狗」除掉，我也不跑，操你媽，老子早把「死」扔到九霄雲外了，老子要是貪生怕死，也不能這末幹！」

「你小子不用「陽奉，」」隊長說，「你的好吃頭還在後頭呢……」

「老子什麼也不怕，你們隨便拿老子送禮好啦，要腦袋呀，要心呀，要什麼呀，隨便！」

「都要！」隊長非常逼人地冷笑了一聲，狠狠地又說：「要你的命！」

「你們這些不要臉，喪盡天良的狗娘養的！」

「罵！」馬鞭抽在賈德的肩膀上，「你再罵給你帶上」

「帶上。」

「你就給老子帶上吧，你還有什麼玩意兒，都趁着你有權，趕快使——」

「帶上」不客氣的橫在賈德的嘴上了，賈德仍舊頑強的講着，罵着，然而他講什麼，罵什麼，誰也聽不出來了，只有不斷的唔唔聲，像架風車似地在夜風裏轉……轉……轉……

一直到焦爛的嘴唇，嘴角，破皮流血時，才漸漸沉靜下來，

一切都沉靜下來了，祇有風聲，馬蹄，與馬的喘息。

一個騎兵從後方飛馳過來，帶着一陣神祕的冷風從

德這部大車旁越過而且他失聲地喊叫着：

「宣撫員……隊長……後面……離二里多地！」

隊長像一隻猿猴那末敏捷地從車緣上跳下，隨後他又

跳上自己那匹白馬，追着騎兵的影子跑到前方去，以後經過

一個很短的時間，前方的命令傳下來了：

「快跑……快跑！」

於是所有的馬匹，全像被弄驚了一樣，沒頭沒腦地向着

走不盡的黑暗裏竄避。

有人喊道：

「來不及啦……光顧跑，不行……找地勢吧！」

有人回答：

「往前是一片平川，什麼躲閃也沒有啊！」

「天哪……天哪！」

在極端恐怖中，零星的子彈帶着鏗鏘的聲音，流過來了，

流向那無邊無岸的荒原，接着這流擴大了沖洗的面積，從後

方以神速的速度兜圍上來，而且夾着清晰的一致的呼嘯：

「丟開你們的槍！攔住萬惡的走狗弟兄們，我們沒有仇

啊！我們決不傷害你們……！」

宣撫員的馬鞭子從手裏丟了，他使勁地用腳跟擡着馬

肚，企圖以超速度逃脫這臨頭的大難。然而，那清晰的，一致的

呼嘯，一刻比一刻迫近了，他感到孤獨，他感到危險，他感到他

的權威逐漸銷沉下去，可是他尤不能不在生死關頭號令他的

權威。

「郭……隊長……長！」他的嘶叫的字眼，從馬身上顯露

出來，嘶叫不止一次。

是什麼回答他了呢，那是最使他碎胆的：「攔住萬惡的

走狗！」那句響震天地的吼叫。他想：

「郭隊長死了嗎……可是我還有護衛隊呢？」

於是他的號令又從馬身上顯露出來了：

「開槍開槍！」

之後，他就把緊了馬頭，他預備在自己的護衛隊和敵人短時間的對抗當中單身逃脫；但是不幸得很呢，一粒子彈從後方飛來，穿過了他的馬腿，馬突然向左側傾倒下去，而他的左腿被壓在馬身下，正當他企圖從馬身下掙出自己腿的時候，一個冰涼的東西觸到他的前額上了。

「不准動！」

可是受傷的馬一邊嘶嘶着，一邊立起她的前蹄，結果又向左側倒下去，這樣，宜撫員的腿從燈上解脫下來了。然而在他頭上的威脅，使他不敢立刻爬起。

「不准動！」

接着這個聲音，又起一陣更大的叫聲：

「擒住啦！……朋友，擒住啦！」

「放開……我吳紹宗，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

當得勝的號筒，走進源後村時，大地上已昇起黎明的暗

影了。

隊伍完整地興奮地，從人海裏分出一條小路，他們的身子幾乎在一種歡欣而複雜的狂呼聲中搖撼了。

「我們的義勇軍哪！我們的義勇軍哪！我們救世救人的義勇軍哪！……」

有許多人把大車圍住了，並且在喊：

「賣國賊！都來看啊！……賣國賊！」

大車好像陷到泥潭裏，很費力氣地在人羣中向前蠕動着。唾罵和吐沫彷彿是雨點般落在賣國賊——宜撫員的臉上。

「別啦，別啦！」一個端着槍的守在宜撫員身旁的弟兄

啞着嗓子喊起來，「全吐到我的身上啦！」

「不要緊，朋友，脫下來，讓我老婆給你洗。」

於是，周圍和那個弟兄就一齊嚴肅地哄笑起來了。

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婦人抱着一個小孩子，在人

羣裏一邊衝撞，一邊叫喊：

「賈德……賈德……賈德哪……」

在隊伍的後面傳過來一個模糊的回響：

「媽……媽……」

以後許多人都棄開大車，開始向另一個地方包圍過去，被包圍在核心的是楊萬鏞，長腿三，賈德和他的母親，老婆，孩子，男女老少六個人。

他們誰也不表現出一點兒悲哀，他們都在笑，剛強的笑，讓眼淚從眼窩裏乾回去。

賈德夾在人羣裏，帶着不集中的感想向前擠動。四週永不會完結的亢奮的騷擾，使賈德的血壓增高，他的整個的身子都要爆裂了，然而，他唱了起來：

滿洲國旗黃又黃，

一年牛穀過不長，

東洋虎，

滿洲狼，

一股腦兒見國王。

不止是一個長腿三無數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齊起來合唱，像沉雷一般傳播到遠方去。

一滴，一滴的鮮血，從賈德焦爛的嘴唇上滴下來了……

當天早晨游擊第五分隊張隊長，就在老村長的院心裏召集全村開一個緊急會議。

他們議決了四件事情：

第一件：是對於老村長的投降滿洲國，本來應當嚴懲的，並且他自己的兒子——五分隊第二排排長——也主張把他父親同宣撫員一起發落；不過，老村長說是他一時老糊塗才幹了一會兒對不起祖宗後代的勾當，他向大家叩頭哀求給他留下那一條老命，他情願以全部財產捐助游擊第五分隊，後來討論結果是祇收納老村長現全部份的十分之七，於田地部份呢，是提出十分之八，分攤給全村中的貧農，其餘的作為他們家族的生活費。房屋暫時仍歸老村長所有；但，凡義勇軍經過漂筏村時，老村長的院子，須做臨時的駐紮所；

第二件是關於三十名護衛隊改邪歸正，都情願參加游擊第五分隊，誓志反滿抗X的事情，那自然是毫無異議了。至於捉獲宣撫員的護衛兵吳紹宗，須報告總隊論功行賞。

第三件是張隊長提出來的，他認為護衛隊隊長的逃走，對於漢安村是一種最大的不幸，依他的計算，今夜裏就會有大批的X軍趕來屠殺全村的，他向全村的代表說：

「按照現在的實力和地勢上，我們沒有和他們交手的必要，我們爲了避免這個損失，——沒有絲毫把握的戰爭，——必須在正午以前退回山林裏去；我們雖然退走了，單丟下你們，他們決不會便宜你們，向來是這樣的，祇要是他們聽說哪一個村子留駐過義勇軍，他們必定要把那一個村子的人殺個乾乾淨淨，把那一個村子的屋子燒個乾乾淨淨，才算完事，因爲有過這樣一個經驗，我希望你們全村子的全家大小，跟我們的隊伍一齊退到山林裏去暫時避一避，將來看情形再把你們送回來。」

全體都贊成張隊長這個提議，一些代表們馬上就要回

家去收拾行裝，後來張隊長攔住說：

「先不必忙，我們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們忘了還有一個漢奸宣撫員嗎？……你們說，應該怎樣發落他！」

全體隊員們，代表們，衆口同音地喊道：

「弄死他！」

「當然要弄死他！」張隊長說，「我打算把他弄到村外擺個祭，祭食祭食我們爲反滿抗X而死的戰士，你們贊成不贊成……」

張隊長的話還沒有說完，四週的贊同聲就沸騰起來了。

太陽還不到正午，游擊隊第五分隊隊員已經要把浮橋搭好了。

完全與移民一樣，除了田地，除了房子和井，什麼都搬到河西沿來——一條狗，一隻雞，一個雞蛋，他們也都搬來，但是，他們習慣的踏實而敏捷的手腕，並沒就擱退走的時候。

當游擊隊員幫助村民們搬運什物過橋的時候，一個隊

員在一個孩子的懷裏發現一隻小狸花貓，他玩笑似地對孩子說：

「一個小貓仔子帶了來，你們家的耗子呢？怎不帶來？」

「小貓抓耗子，」孩子完全不解地說：「耗子吃米……」

不帶！」

「臭蟲你帶來啦吧？臭蟲可是吃人的啊！」

「我爲什麼不知道臭蟲吃人呢，媽媽要把他帶來我不樂意！」

這一段談話，恰巧被五分隊第二排排長聽見了，他又羞又憤。當這時候，老村長獨自走上了浮橋，他非常害怕，他喊着兒子的名字：

「扶我一下吧……這末顛……立不住腳……來扶我吧！」

「自己走吧。」五分隊第二排排長正扶着一個老太太，他聽見父親喊，就回過頭來憤憤地說：「立不住腳？立不住腳就掉進河裏去！」

「兒子啊……兒子啊！」

「賣國奴！誰是你的兒子？」他還要咒罵

——喫米的老耗子，吃人的臭蟲

然而他怕人家笑話他，他就沒有說出口來。

兒子扶着老太太走了，老村長孤另另地站在浮橋中間發了一陣呆，一聳身就跳進河裏。

「老村長投河啦！」

在羣衆的呼嘯當中，五分隊第二排排長，並沒有再回過頭來。

然而沒有人撈救，沒有人怨言，也沒有一個人嘆氣，一切都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憤恨推開了。在他們脈絡裏，在他們四週，祇有一個單純而不願休息的而且也不能休息的興奮激盪着……

浮橋拆完了，賈德往車上搬運着最後的一塊木板，笑瞇瞇地向着長腿三唱起他頂愛的那首歌謠，用雄鷄報曉時的姿勢和喉音。

一九三六，七一



滿洲進行曲

亞丁

鬥爭的血，噴吐的血，
澎湃着，血的天地；
都市裏，鄉村裏，
被災難佔有的田園裏，
活躍着的人羣——
兩隻被血渲染的手
捧着一顆鐵球樣的心；
為爭自由，謀生存，
喚回故國的靈魂；

帝國民族的一個巨響，
他們流血的掙扎——
在偷望與迫害之下求生。
黑暗裏，一切重壓下——
非人的生活處理不了
他們的歸宿。
同時兩隻手，兩隻腳，一顆心，
和一對明亮的眼睛，
誰願做地獄下的小鬼；

只有那線扣着的傀儡，
才願做罪惡的頑民。

活躍吧！一條血的路；

血的綜合裏長成了他們的智慧，
心和心打成一條赤色的通道。

（像龍吟，像虎嘯）

鐵一般的精神練成了

不破的甲冑和紀律；

每個人的血蟲子活躍了；

在不斷的整掘着鬥爭的路。

像狂叫的西北風吹捲秋雲

從地爬過了空廓的農場；

它身上負滿了砲火的創傷，

一些枯瘦的影子——

支撐着一片荒涼。

罪惡的鉄手緊跟着災難抓來了，

一幅亮的肩頭壓上了。

一座巍巍的泰山，

巡遊着的春天的太陽照在當空，
久積着的霧在地上化成了水坑；

驚蟄的虫，蔚綠的草，

像是無理智的姑娘，

機警的燕子發狂了，

舊巢破了，新巢還在自己的嘴上。

狂風拖着黃沙，

從林梢的欄柵上響起來；

像巨雷後的閃電全無遮礙。

莊稼人的苦難的臉露在春風裏，

遙望着被野草佔有的田園。

牛欄豬欄裏聽不到牠們的呻吟，

潮濕的屎臭味叫人惡心。

一聲聲的嘆息擊在牛槽上，

一幕幕充着血的慘劇亮在眼前。

孩子們睜着一對黃澄澄的眼，

用希望擊住半盆做種的黃粟，

掠過一陣夏天的雨，

桃花開了，李花開了，

一片野草的花長滿了大野；

莊稼人的鋤頭是打不破的希望，

鏟去了亂草，拂起了苗秧，

伸手摸一把臉上的汗，

強擰着半肚饑腸

今天開火，明天拉夫，強逼着

人們走上了苦難的路

死亡和饑餓纏在每個人的身上；

年青的女人被強姦了，

不完整的尸體灑在村頭的草上。

黃昏，林里的小河撐着一個苦喪的臉，

靜默着和鉛一樣的死寂；

青蛙叫着跳着像熱鍋上的螞蟻，

掉在水裏，擊起一個個的漩渦，

（牠們也失去了安祥。）

黃昏溶盡了樹梢，

一些怕人的影子儘在鬼火裏跳，

「這又是是誰家遭了殃？」

全村的狗發狂的吠着；

生命的叫聲塞進每個人的耳朵，

一個龐大的恐怖握碎了一團顫抖的心。

秋風拖起了塵帆，

殘陽磨着血紅的高粱葉，

莊稼人奪命似的——

握起了鐮刀割秋種；

鐮刀的起落全覺得生疏，

胳膊裏像有小毛蟲在爬，

折了腰似的孩子爬在麥地上，

把手和眼睛連在一起，

一個麥穗一個希望，

老女人把全身的力都運在手指尖上，

忍着痛耐着心煩，

把摘下的穀穗打在自己的心上。

秋場裏，陽光下，

判決了一年價血築成的希望：

一垧地收成不到一石糧，

（憑着糧食換不出錢來的年頭，）

一垧地先得除去十分之三的捐銀；

想着，可吃一頓飽飯吧？

地主子還逼命的要租糧。

說不定那會裏又要過兵，

用鎗子兒刺刀換出銀馬的糧，

這一年又算是結了總帳，

得到的只是白白的辛苦一場。

冬天，白的雪蓋上了一切的蒼涼，

這是莊稼人安閒的日子了？

（老天賜給他們的安慰。）

四遍鷄鳴過去了，

女人們強撐萬斤的眼皮，

顧及着孩子，顧及着男人……

擦動着布機織到天明，

天亮了，平天掉下來一個怕人的消息：

「國家要挑兵攻打赤俄和義軍。」

「義軍裏全是自己的兄弟。」

「赤俄和我們又有什麼仇恨。」

各人都握緊了一個鋼鐵的心：

「至死不做一滿洲國兵。」

「出賣掉雪亮的鑿魂。」

一個陰影似的人一掛空腸，
血淋淋的骷髏隨着血長；

每個人的心裏都亮着一個巨響：

（罵着天，罵着地，

罵罵還要命的日子飛着饑荒。）

氣憤刺在每個火熱的心尖上，

（像重壓下的火藥，）

恨不得炸碎這罪惡的世界，

管什麼祖先的金科玉律哪？

——「誰來給誰納租，

莊稼人總要守着本份。」

「我們要活呀！也要一切的自由。」

不分一切的攪起手來，

把老土炮來豎在墳頭上；

沒有口號，不發一句狂言，

揮起了充實的力量。

暫時的，拋去這心愛的黑土場，

管什麼柔情，把生命繫在拳頭上，

信仰的長旌飄起了——

日逐着月，月代了日去。

太陽划上了地角，

一簇簇的陰影蠕動在工作的場上，

一對睡眼一陣唉聲，

把一身的精神全運在一對臂膀上。

早晨把太陽背出東山，

黃昏裏強捧着太陽直到西天；

一身的力量化成了臭汗，

用兩根酸痛的腿撐着鈴嚙似的肚囊。

「從來工人就不是人，

近來工人更不如牛馬，

受盡了異國人的殘殺，

飽餐着本國洋奴的鞭撻，

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沒有休息呀！

一天價儉在生活士轉瞬。

開礦，採林，築路，建築……

一切的積血全餵飽了他們；

一天的工作賺不到一角洋，

妻子們的生命全懸在它的角上，

翻來覆去算不清的缺本帳，

（就是把一切全堆上。）

也難充滿一家人的餓腸。」

命運的鉄險閃在夕陽里，

一張張兜着陰影的面皮

在街頭上聽着風響，

「這樣要命的工作都是好的，

得不到的人還在哀求着希望

公司倒閉，商店夭亡，

不甘願賣掉靈魂的退伍兵們……

都隨着失業的潮水高漲；

在他們的呼吸裏透着一個不忍的想像：

有工作，沒有飯吃，

不久死亡就要臨到他們的頭上。」

他們不羨慕人家高傲的強暴，

也不詛咒自己的頹弱；

他們相信自己的血裏有真實的力，

力的表現，刀山也得粉崩。

「自覺和反省是人類的武器，」

今天的戰士也許是昨天的叛逆；

誰料定廣漠上剎那掀起了狂風？

久枯的池沼也說不定會湧起波濤？

等他們力量運足了，

省得再做無味的狂嘯。

（水到沸自沸，

火到燃自然)

擺脫一切朝前進，永不回頭。

像一羣南歸的雁掠過了蒼空；

去，用自身的熱血，

澆開這宇宙的堅冰。

灰色的牆上孔子的眼下

一排桌椅一排人，

強忍着禮教式的教育，

一對肉眼一本詔書。

一天七點沒有少戲，

日文，四書爛在他們的心上，

完了課，也不許鬆鬆，

校門是虎口誰敢輕動；

院子里玩，玩不成——

一切運動上活動的

是本院駐紮的黃衣兵。

屋子裏睡，睡不成——

罪惡定的規條強過震天的炮聲

忍着心翻盡所有的書，

擠滿着眼的日文，四書。

一個個像沒有靈魂的丘陵，

呆坐，想着天外的花朵。

「我們不能忍受教式的教育，

朋友，也不要希望着

春天的草兒自生；

我們要相信那是熱力所由造成的。

活一天，幹一天……

媽的，誰還管什麼藝術人生。」

熱的血，熱的血，熱的一切——

滾着熱的烟影，

隨着樹影，隨着風……

隨着鬼火躍進了罪惡的深境；
冷酷的罪惡毀滅了，
痛苦的呻吟里冒出土芽。

「加入人民革命軍去了！」
「誓死做武裝宣戰。」

一些不同的人團結在一起；
心和心像鐵鍊成的繩，
懷着正義，牽起陌生的手。

一張張風塵的臉上，
露着冷的憤怒，熱的歡欣；

一個陰影一隻槍，
一對駭人的眼球

在黑暗中閃着紅光。

狂風吹着每個人的衣角飄蕩，
彷彿信仰的旗子在光天之下飛揚。

活躍着，像一羣鐵馬馳在荒郊，
管它什麼也得衝過；

一步高，一步低，

踏着還真實的路，

沒有憐憫，沒有胆怯，

像扭翻的河流，爆發的火山，

鬥爭的路是血的路，

用這些炸藥炸毀那座山體；

揚着旌旗，夾着怒吼——

從黑暗直奔到天明。

三六六月於上海

● 本書共有四篇，建國宣言，即位證書，執政宣言，給皇東渡的回鑒詔書，嚴令學生熟讀，否則，以違旨論罪。



看了兩個特輯以後

楊 騷

緒言：東抄西襲

看了現實文學及夜鶯的兩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特輯，覺得有些即使自己不說人家也會說，人家已經說過自己也不妨再說一遍的話非說不可。

「真理不會因被反覆申述而破壞」那麼，就讓我「東抄西襲」一下罷。

一 兩個作家的認識？

在這兩個「特輯」裏，我首先看的是龍貢公的「抗日文學陣線」和張天翼的「一點意見」理由很

簡單，因為這兩位是我個人頗熟識頗注意的作家。現在先說張天翼罷。

張天翼在現實文學的「特輯」裏開山見面地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不用說，歷史已爲我們確定了這個前提。」

接着，他發表了一些關於題材的頗可寶貴的意見，便把那篇文章結束起來，對於那所謂確定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什麼歷史或歷史怎樣，真的就「不用說」一句也不提了。

這種態度是太過樸素了。當然，作者一定有他的見解，但他應該說明出來，什麼歷史？歷史怎樣？爲什麼是「確定了」？我們需要知道這些。在目前一般讀者，文藝愛好者，甚至許多青年文藝家被「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一口號弄得頭暈目眩，莫明其妙（因爲這一口號是在無視已經普遍化了的「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的葫蘆中被突然提出來的）的時候，又在若干論客企圖以這一口號來代替「國防文學」這口號的喧嚷中，爲着要使問題明朗化，一位相當擁有讀者羣衆的作家，不管他對這一口號完全或部份地肯定或否定它，能夠把自己對它的認識發表（公地不是私地）出來，是很有意思的。張天翼是我們讀者很注意的一個作家，我們當然很希望能夠到他對於這一口號的見解，但可惜得很，他只肯讓我們知道他是在贊成這一口號而已。

其次是龍貢公。

龍貢公也是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一口號的。他在夜鶯的「特輯」裏性急地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一口號，是替中國文學運動作出顯明的劃期的粉線之後，爲着要證明它的正確性，不大恰當地引用了兩通路社發出的電訊。現在不怕麻煩，把他所引用的兩通電訊照錄如下：

(1) 東京 外相有田今日接見新聞訪員時重申日本對華政策之三點：即○承認「滿洲國」○合作防共○逼滅一切反日運動……(卅日路透電)

(2) 神戶 須磨今晨抵此時宣稱「今之局勢，爲中國必須對日相互維繫與對日作戰之兩途中，選擇其一耳，余已正式向蔣院長切實說明此點，日本如退讓一步，即不會總退却，日本必須抱其不可變更之自信與勇往直前云。」(須磨現正自途赴東京，準備向外務省報告中國現勢。)(卅日路透電)

我說「不大恰當」，是因爲這兩個電訊，不但也可以證明「國防文學」這一口號的正確性而且還可以證明龍貢公本人所痛絕懣惡的狹義愛國主義者所提出來的種種文藝上乃至政治上的口號的。

背後龍貢公又說：「在這里又可以第二次證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底正確性」(該特輯二一五頁第七行)。除此以外，好像沒有第三次的證明。然而不幸得很，在那里，我們第二次失望了。我們在那里，只看到龍貢公在神經過敏地恐怕「肉店老板」混進文藝戰線來，(其實，如果有個肉店老板因違背帝國主義的壓迫連肉店都開不成功，覺得非參加民族解放的鬥爭不可，又覺得自己最適合於「文藝戰線」有寫作的才能，那麼，就讓他混進來又何妨

呢？難道文學是神聖和神聖到非檢查身分證書不準進來的嗎？在太過深刻地想像「淺薄者流」（龍貢公語）企圖把面目顯明的各種各樣文學者攪成一鍋文學漿糊及把創作水準降低到單純空洞的「愛國」觀念……等的一些憂慮，推測的意見，却找不到什麼地方可以說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的正確性。當然，龍貢公的這篇文章裏有許多敘述頗覺深刻的常識底意見，和許多爲着愛護中國文學運動而起的似乎不必要的擔心，是也值得注意一下的；可是當爲證明什麼劃期底粉線「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在中國文學運動的現階段被提出來的正確性，却完全無力或完全無關係。

二 一點意見

據我想，無論哪一分野的運動，要有新的運動方針，才有新的口號被提出。因此，一個被提出的新口號的正確與否，須得看這一口號和新的運動方針合致與否來決定。在現階段，中國的文學運動取的是什麼方針呢？無疑地是集中在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的抗×反帝反漢奸這個目標之下，不分階級和黨派且不問身分地聯合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作家參加作戰，來形成一條巨大有力的聯合戰線。那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被提出的是否正確，就只有看它和這個新的運動方針是否合致而定了。

台詞了嗎？不。

三 忘記了聯合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一口號是怎樣解釋，爲誰提出來的呢？爲不分階級和黨派且不問身分的聯合戰線提出的呢？還是只爲無產大衆提出的呢？關於這一點，總觀現實文學和夜鶯的兩個「特輯」，只有魯迅那篇「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中，能夠找到明顯的解答。至於其餘諸家的解釋，則大都是極含糊或甚至不可解者。隨便舉一個例能，像路丁在一篇題爲「現實形勢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論文中，於混亂地分析了現實形勢及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之後，下着斷語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並不是狹義的把文學的範圍縮小，而是動的現實主義的一個發展……」（仿點原作者加的）

這真是一句不可解的話。動的現實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這一術語，在該文中前後出現過不少次，像什麼「……在文學上是動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動的現實主義方法，祇有更具體的運用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裏……」或什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也只有動的現實主義的方法，才能夠表現出它的偉大……」等（以上各點引用者加的）很顯然，據作者的見解，動的現實主義明明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創作上的方法問題。那麼就怪了，爲什麼動的現實主義這一個創作上方法問題，一發展而竟會成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個什麼「劃期」底整個中國文學的運動呢？在這里，我自然而然地要想起龍

貢公在討厭哪一位愛國詩人之餘，替勞動者裝着極刁皮的口調所發的疑問：「兄弟，你生了什麼毛病呀？」我們還是來引魯迅的話罷。魯迅在一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中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

在這裡，便一點也不含糊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無疑地只是站在無產大眾的立場，當爲最能夠表現「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的一個口號而被提出來的。

若單單爲無產大眾，這一口號是對的；然而它却把「不分階級和黨派且不問身分」的聯合戰線的聯合忘記了。如果提出這一口號的人也承認聯合戰線是正確的一個新的文學運動方針的話，他便應該顧慮到這一口號不能表現各階級各黨派的文學在一個總的目標下然而根據各自不同的觀點所含的各種不同的內容，因之也不能用以號召各階級各黨派的文藝家來形成聯合戰線這一個致命的缺陷。那麼，提出和擁護這一口號的人到底承認聯合戰線是一個正確的新的文學運動方針不呢？是承認的。

龍貢公說：「……各種主義派別的文學活動者，文學青年，文學愛好者，甚至出版家，臂扣着臂構成一個力量雄厚的陣線。」（夜怒「特輯」二一四頁第十行）

紺弩說：「……不管他是什麼出身，不管他參加過怎樣的派別，不管他有過怎樣奇特的見解，甚至不管他曾在文學領域里傳播怎樣有害的東西——一切不管，從現在起，大家攜手起來，向共同的目標進取。」（夜

奚如說：「……他們不了解目前聯合作戰底客觀要求……結果他們無形地擊走了廣大活躍的友軍，替侵略者盡了保鏢的任務。」又說：「難道孤軍作戰，被敵人各個擊破，才是百分之百的勇敢嗎？」（夜鶯《特輯》

三二二頁第一五行）

夠了罷，大家是都承認聯合戰線這一新的文學運動方針是正確的。當然，大家非承認這一方針的正確不可；即使有些人起先要懷疑，甚至投以惡意的眼色，終於也非承認它的正確不可。因為它是根據客觀現實的要求，而且和現階段的全運動（整個民族解放運動）取着緊密的連繫被提出來的。

既然承認聯合戰線在文學分野是正確的一個新的運動方針，那麼為什麼會提出一個不配合這方針而只能夠表現無產大眾文學的性質的口號來呢？像魯迅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中所指摘那樣，因為「糊塗」到「不懂」到像「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的嗎？這顯然是不至於的。那麼，爲着認識無產大眾的文學是聯合戰線中的主要力量，具有一領導責任」這一點，因而要特別把這意義在口號上具體地表現出來的嗎？也無此理。誰都曉得聯合戰線是一個在一個總目標下的極自由的結合，要以自己最前進的文學或意識來影響其他聯合者，首先就有賴於爲聯合戰線的忠誠的努力。「左」的口號誠然是響亮的，然而令人望而生畏，聯合戰線恐怕就無從聯起，還說什麼主導作用和影響。我想，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

大衆文學」這一口號的人，不至於糊塗到這點都不懂罷。

那麼，到底爲什麼呢？莫明其妙。除開因爲太性急於想創造一個新口號來代替「國防文學」這一個既成的普遍化了的口號，弄得口頭上雖也講聯合戰線而實質上把聯合忘記了以外，別無理由好說。再不然，再不然……好，還是讓我們尋根究底來檢討一下這口號的首創者胡風的論文再說罷。

四 胡風的葫蘆

提出這個不配合現階段的中國文學運動方針的口號的，是胡風。（見文學叢報第三期的「人民大衆向文學要求什麼」一文）夜鶯和現實文學的兩個「特輯」，就是響應胡風的意見產生出來的。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胡風到底是怎樣地，又爲什麼要把這口號提出來的罷。先說怎樣地。

胡風說：「……這個歷史階段當然向文學提出反映它底特質的要求，供給了新的美學的基礎，因而能夠描寫這個文學本身底性質的應該是一個新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旁點我加的）

爲什麼就應該是了呢？爲什麼有這樣的要求，有這樣的基礎，就是說，有這樣的客觀現實，就應該是一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了呢？

我想，這一口號的提錯，原因恐怕就在這裏了。

很顯然，胡風是在認識了客觀現實之後，馬上就提出口號的。這似乎過早了些罷。他忘記在認識客觀現實和提出口號的中間，有個必然要存在的應付那客觀現實的運動方針。不依那根據客觀現實所採取的運動方針，而只依客觀現實馬上就來提出口號，常常要犯着部分或甚至完全的錯誤。（何況對於客觀現實，胡風並未認識清楚。）因為對同一的客觀現實，有可能採取幾個運動方針，而這幾個運動方針只有一個最對最正確，其餘的却是部份的對或甚至完全不對的，因此在提出口號之前，我們如果能先根據客觀現實探討一個最對最正確的運動方針來，然後再根據這方針來提一個最能夠配合它的口號，那便可以萬無一失了。

胡風在指出四條現實生活基礎作為產生他所提出的口號的說明時，雖然曾漏過「……能夠團結和動員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不願做漢奸的人民大眾罷。」這種似有可能想起聯合戰線的口氣，然而在全文中却始終沒有看到他提過聯合戰線這個新的文學運動方針（這大概是因為他不知道，或雖知道而不理解不贊成的罷）也不見另外提起任何方針，而是根據他自己的立場所看到的客觀現實就那麼天真地馬上提出新口號來了。我想這是他提出的新口號，不但不能得到他所希望的反應，而且要犯着錯誤，遭遇着多數人反對的根源。

夜鶯和現實文學兩個「特輯」的執筆者，大都是性急地或素樸地認胡風提出的這個錯誤的新口號為中國文學運動的一劃期「底粉線」，像引經據典，無批判地引用胡風的文句來展開他們的理論，結果如何，

當然是明瞭的，不必多說。

其次是胡風爲什麼要提出這個新口號來的疑問。

關於這一點，在我，始終是一個悶葫蘆。理由很簡單：

在他提出這個新口號之前，早有一個足以號召一切不願做亡國奴或漢奸的文藝家來構成聯合戰線的「國防文學」這一口號存在着。

他是爲着不贊成聯合戰線的嗎？他不說，我們不知道。

他是爲着雖贊成聯合戰線而覺得「國防文學」這一口號不足以配合它的嗎？他不說，我們不知道。

那麼爲着什麼呢？第三個不知道。

這個悶葫蘆只有他自己曉得能夠解答我們。

然而他自從別開生面地突然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一文，提出一個全新的口號來了以後，便再也不發表關於這口號的一些什麼議論意見，好像神龍一樣，見首不見尾，咳，難哩！

好在他的葫蘆中什麼藥我們沒有知道的必要，因爲我們並沒有什麼病，不想用它來醫。

然而擁護他的這個口號的人，雖然也是錯誤，却好得多了，能夠讓我們知道爲什麼要擁護。特別是耳耶痛快，把這個「爲什麼」直截了當地說出來。現在就讓我們來簡單地討論一下這個「爲什麼」罷。當然，這

個「爲什麼」不能說就是胡風的葫蘆中的藥——這大概是要終於不可解的。

五 「籠統空洞」嗎？

總觀擁護「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個口號而完全反對或部份地反對「國防文學」這一口號的論者的理由，可以用耳耶的意見作代表，是極簡單的一個，就是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明確，不會被誤會，曲解，且爲反動者流所利用；而「國防文學」是籠統，容易被誤會，曲解，且爲反動者流所利用。」

對的，「國防文學」是比較底籠統，也許可以說是極籠統（其實應該說是普遍）然這不足爲病，反而是它的優點；因爲要概括和表現各階級各黨派的文學在一個總的目標（民族解放的鬥爭——抗敵救亡——防衛國土）下，然而根據各自不同的觀點所含有各種不同的內容，必需一個擁抱力極廣大的口號，才能夠領之統之，足以號召一切不願當亡國奴或漢奸的文藝家來構成一條強有力的聯合戰線。至於說容易被誤會……等，那更不成爲可以反對它的理由；耳耶自己不也是說過的嗎：「如果有正確的說明……它不難立即動員現中國各階級各派別的作家……」那麼，好，自「國防文學」這口號被提出以後，雖然缺少一篇極詳細極完整的說明它的文章，但集合那散見各種報章雜誌的對它的說明和解釋，也可以說是儘夠了的。這樣，還有什麼不滿意呢？至於它的優點，像耳耶自己也承認的什麼簡單，容易記，適應性大，已經普遍地在被應用着……等，在這里是不必再說的了。

反對「國防文學」的人還有這樣的意見：太空洞！然而這是故意在字面上找缺點了。其實「國防文學」所包括的內容是非常充實的。「國防文學」不但包括像田軍的「八月的鄉村」，舒羣的「沒有祖國的孩
子」及「蕭蒼」這一類的作品，也包括沙汀的「獸道」，歐陽山的「七年忌」，張天翼的「清明時節」，夏衍的「包身工」，尤兢等的「漢奸的子孫」，包括一切從正面或從反面，直接或間接的，一切對於民族解放運動有多少助力和反映而只要不是漢奸的作品在裏頭。如果有個肉店老板寫一篇題為「肉店老板的悲哀」裏面是描寫自己因敵人的經濟侵略，肉店開不成功，破產苦悶……等的「國防文學」也可以給與它一個地位。

對「國防文學」的內容是極充實的，一點不空洞；在「國防文學」這一配合現階段的中國文學運動的新方針的正確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一「聯合戰線」是有着一個偉大的共同的目標而同時極自由的組織；它歡迎上面舉出的田軍，舒羣，沙汀，歐陽山，張天翼……甚至一個能夠寫作的肉店老板等的一切非漢奸的作家來參加作戰。

結論：歷史的呼聲

作為中國現階段的新的整個文學運動方針的總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應該撤回的！
「聯合戰線」這是時代的要求；「國防文學」這是歷史的呼聲。

我希望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或漢奸的文藝家都跟着這個要求，聽着這個呼聲，手挽手，向着共同的目的前進！



變動

葉紫

——「星」底第四章

去年——一九三五年——九月，我在「文學季刊」第二卷第三期上，發表了一篇中篇小說「星」。因為某種關係，拋棄了這一章沒有寫進去，以致使很多讀者都看不懂。現在因急於出單行本，特仍將牠加了上去，以填空白，並先在這裏發表了。

——作者

在村子裏，柳大娘變得和梅春姐一樣，也開始學着說起開通的，時髦的話來了，學着講起新奇的，好聽的故事來了。那是因為梅春姐最近從村子裏邀集了一個女人們自己的會，在三月八日那天正式成立時，柳大娘當選了會中幹事的原故。

她奉了梅春姐的命令和指示，也開始日夜不停地在村子裏奔波起來了。她的話雖然說不到梅春姐那

麼漂亮，有力；可是，如果按照梅春姐和一些其他的會中人的吩咐，一句一句地說出去，也是很能打動一些閩女和婦人們的心的。因此那班守舊的老頭子和老太婆們見了她，就比見了梅春姐還痛恨得利害。

「呸……那是怎樣的東西呢……完全……下流貨呀……鬼婆子，你還要學她嗎……」

「現在，無論誰啦——如果再叫那個臉上塗得像猴子屁股的騾貨進門，我一定要打斷她的腳……」

可是，柳大娘却絲毫沒有畏懼她仍然是高興地，大膽地擦着臉紅，在村子裏的許多人家穿進穿出。她一遇見了那些特別頑固和守舊的老頭子，老太婆們，她就格外地覺得起勁了。因為她能夠抓到和指出他們的醜惡和錯處來給他們一個無情的回罵或威嚇。

「你們裝什麼假正經呢公公，伯叔姊姊……你們的閨女和寡婦，不也是一樣的在家裏偷人嗎……你們爲什麼不把她們明白地嫁掉呢……你們還偷着留着頭髮在頭上有什麼用處呢……你們都應該曉得——現時不像從前了呀……一切——女人和男人都應當「平等」「自由」……你們都以爲大家通統是雙子和瞎子嗎……你們一天到晚守在家裏逼寡婦折磨「細媳婦」(註二)……強着給小女兒「包細腳」……這都是罪過的和犯法的事情呀……你們都真的不懂得嗎……你們都想戴高帽子「遊鄉」(註三)吃官司和坐班房(註三)了嗎……哼……你們還有小暗中來笑我，罵我啦……」

這真是太氣人的，嘔人的事情啊……但是誰還能大膽地當面回罵一句不贊成或反對的話呢？假如要罵——那你就得算作反動或不動的人，並且立刻有坐班房和「遊鄉」的危險。因此每當梅春、姐、柳大娘或她的女會中人來村子裏宣傳的時候，頑固的人家，就祇好一面將閨女和「細媳婦」們收藏起來，一面仍然狠狠地往肚子裏用小舌頭罵着，懷疑着：

「媽的！怎樣呢？世界到底要變成一個怎樣的東西呢？」

「女人真的能和男人家『平等』嗎……能當權嗎……不依規矩能和男人一起睡覺嗎……」

「寡婦能再嫁嗎……女兒能分家產嗎……」

「剪掉髮頭了，不『包細腳』，還像一個女人嗎……」

「噫！他媽的……盤古開天以來，就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規矩……這都是她們那些下賤的東西自己造出來的啦……」

「臊她們的媽媽！一個老法寶——不讓她們進屋！」

「她們會自己塌下來的！放心吧……」

註二：「遊鄉」即是用繩子綁着在鄉下遊行示衆。

註三：「班房」即「牢監」。

可是，無論那些頑固的老年人怎樣在懷疑、暗罵和反對，女人們的會在村子裏底勢力是更加擴大起來了。她們不但沒有一自己躡下來，一而且反將那些被收藏的閨女和「細媳婦」們，通統弄出來加入了她們的會。

這真是太氣人的，嘔人的事情啊！老頭子和老太婆們的心血都差不多要氣出來，嘔出來了！——他們或她們還能對這樣的事情生什麼辦法呢？

當柳大娘和其他的女會中人，一次比一次得意地在村中搖來擺去的時候，他們簡直連膽都要氣破了。

「媽的……通統接死她們吧！——祇要她們自己躡下來……！」

可是什麼時候才能「躡下來」呢？——他們却不知道。

二

因為會中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夠解決，梅春姐在太陽還沒有壓山以前，就站在那大廟旁邊的新屋子門口，等候着她的黃回家吃晚飯。

她近來是現得更加清瘦了，繁瑣的事務，就像一副不能卸脫的沉重的擔子似的，壓着她那細弱的腰肢，使她絲毫都不能偷空一下。她的那扁挑形的含情的眼眶上，已經印上着一層黑黑的圈子了。她的肚皮微微地高出着，並且有一種不知名的難當的氣息，時時刻刻在襲擊和翻動着她那不能安靜的內心。

黃也和她一樣，爲了繁重事務，幾乎將身子都弄壞了。他的臉瘦了，皮膚晒黃了，眼睛使更加顯得像一對大的荒涼的星一般地，發着稀微而困倦的光亮。因爲他不但白天要和紅鼻子老會長解決一切會中的事務，而且夜間還要爲梅春姐做義務教師和指導者。

太陽剛剛一落下去，梅春姐就在那晚霞的輝映裏，遙遠地看到了黃的那拖長着的瘦弱的影子，並且急忙地迎上去。

「今天怎樣呢？黃啦……」她溫和地問道。

「今天好！」黃笑着說。「不但又有很多人來加入了會，而且還有人爭執到土地的問題上來了……但是，姐啦！今天你們的呢？……」

「我們也好……黃！」她說。「不過，關於解放一細媳婦」和再嫁寡婦們的事，今天又鬧過一些亂子……」

……因爲一班老年人都——」

黃却沒有等着細聽她的報告，就一同挽着手走進屋子裏了。他們在一盞細細的燈光前吃完晚飯，因爲事情上急，便又匆忙地討論起問題來。

梅春姐像小學生背課文那樣的，將日中怎樣發生亂子的經過通統背誦出來了——誰不願將「細媳婦」交出來，誰會阻當寡婦們入會，誰來會中哭訴着糾纏着，又有誰要來會中講交情，求面子……這些問題

她通統不能解決。她用了一種孩子們般的無辦法和渴望着救助似的神氣，凝注着黃的面貌，希望他能迅速她給答覆下來。

黃笑着，並且勉慰地問她：

「好啦！你的意思呢？」

「我以為……現在……黃啦！她說：『我們也應給老年人一些情面……因為，不要來得太急……譬如人家帶了七八年的一細媳婦，』一下子就將她們的奪去，也未免太太傷心了……我說……寡婦也是一樣，說不定是她們自己真心不嫁呢……」

黃不讓她再說下去，便捫着他的眼睛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了。

「怎樣呢？黃啦！你為什麼笑呢？」她嬌羞地說。

「你為什麼還是這樣一副菩薩的心腸呢？我的心愛的姐……你以為一切的事情通統這樣簡單嗎？」

「那麼，你以為怎樣呢？黃！」她追問着。

「我以為你還來得太慢了呀……你們女人會的事情樣樣都落在人家的後面呢……我的心愛的姐……你以為做這樣的事情還能講情面嗎？還嫌做得太急嗎……這是替大家謀幸福的事情呀！我的姐……譬如我們過去如果不強着替她們剪頭髮，她們會自己剪嗎……不強着替她們放腳，她們會不『包細腳』」

嗎？……不強着壓制一班男人家，他們會不打老整，不罵老婆和不折磨「細媳婦」嗎？……我的姐！一切的事
情通統都是這樣的呀！……又譬如你——姐！你如果不急急地反抗和脫離陳燈籠，我們又怎能今日呢？
……」

「假如他們那些人要再來求情和爭鬧呢！」

「那還有什麼爲難的呢？我的心愛的姐！——不睬她們或趕出他們，就得啦……」

黃停頓了一下，用了一種溫和的，試探的視線，在追求和催逼着她的回話，並且捉着她的每一個細密的
表情。

外面的田野中的春蛙，已經普遍地，囁囁地響叫起來了。一種夜的靜穆和春天的野花底香氣，漸漸地侵
襲了這住屋的週圍。

梅春姐微微地疑着她的那扁挑形的眼睛，想了半天。突然地，她一下子倒到黃的懷抱裏，羞慚地，認錯似
的，說道：

「對的，黃，你的對！……我太不行了！是嗎？……從明天起，我要下決心地依照你的說法去做——將事情
通統解決，並且報到區會中去！……不要再給她們留情面了，將「細媳婦」和「寡婦」通統叫到我們的會中
來，聽她們自家情願……」

黃將頭低下來，輕輕地吻着她的濕潤的嘴唇，開心地叫道：

「對啦！我的心愛的姐！你怎麼這些時才想清的呢……」

外面的春蛙，似乎也都聽到了他們這和諧的，親愛的說話，便更加鼓叫得有勁起來了。

三

到不祇是因爲女人的會底原故，村子裏又起了謠言了。而且誰都不知道這謠言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最初不過是三個，五個人祕密地閒談，議論着。到後來，便像攪渾了的水浪似的，波及到全村子以及村子以外的任何個角落去了。

謠言的最主要的一些，當然還是離不了女人們的行動。一派人說：過了六月，便要實行「公妻」了。另一派人又說：不是的，要過七月。因爲六月裏女人得先舉行一個「裸體遊鄉大會」，好讓男人家去自由選擇。一派人說：老頭子們都危險，祇要上了四十歲的年紀，通統要在六月一日以前殺掉，免得消耗口糧。又有一派人說：孩子們也是一樣，不能夠走路的也通統要殺掉，而且還有人從城裏和鎮上親眼看到過鐵店裏在日夜不停地打刀，鑄劍，準備殺人。這就便很多人都感得惶惶不安起來了。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全村子裏似乎祇有老黃瓜一個人知道得非常詳細，——尤其是關於「公妻」和「裸體遊鄉」的事情。他像一個通村的保甲似的，逢人遍告着。

「一定的，」他說：「我們大家都不要愁沒老婆了……哈哈媽的！真好看啦……七月一定「公妻」……祇要你們高興，到女人會中自由去選擇好了。她們在七月以前通統要「裸體遊鄉」一二次的——那時候，你就可以揀你自己所喜愛的那個，帶到家裏來……唔是的呀……裸體遊鄉……哈哈……你們通統不知道嗎……那才有趣啦……告訴你……那就是——哈哈……就是——就是——女會中的梅春姐，柳大娘和那些寡婦「細媳婦」們……通統脫掉衣裳……脫掉褲子……在我們的村子裏遊來游去……唔……哈哈……你真不信嗎……我要騙了你我是你的灰孫子……屁股，奶奶，肚子，大腿和那個——通統都露在外面……唔看啦哈哈……哎喲！哎喲——我的天哪——我的媽哪——哈哈……」

老黃瓜說得高興的時候，就像已經從女會中揀得了一個漂亮的老婆似的手舞腳踏起來了。他的小眼睛眯得祇剩了一條細線，草香荷包震得一擺一擺。如果那時有人從旁邊窺見他幾句，他是很可以脫掉褲子，親自表演一下的。

梅春姐聽到這一類的謠言，正是在一個事務紛忙的早上，她已經將很多繁重的離婚，結婚，「細媳婦」和寡婦的事情通統弄好了，準備到鎮上的區會中去作報告——柳大娘匆匆地走進來了，她用了一種吃驚的，生氣般的神情，對梅春姐大聲地叫嚷道：

「真的……氣死人啦……梅春姐你還不知道嗎——老黃瓜在村子裏將我們造謠造得一場糊塗了！」

他說，他說……我們通統，通統……」

「啊！怎樣呢……他說——」梅春姐儘量裝得非常鎮靜地，截着問。

「什麼「公婆」啦……「裸體遊鄉」啦……他就像已經親眼看見過的一樣……那龜孫子……」

梅春姐一向柳大娘問明白之後，便鄭重地將到鎮上去的事情暫時擱下，帶着這些謠言親自去找其他的會中人去了。

可是，誰都不知道這謠言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當她們決定要將老黃瓜抓來問一問的時候，老黃瓜却早已聞風逃避得不知去向了。

夜晚，黃從鎮上回來。梅春姐氣得像一頭受了委屈的小羊般的，倒在他的懷抱裏，一五一十地告訴他村子裏怎樣發生謠言的經過，並且還沮喪地，憂傷地太息道：

「黃，爲什麼世界上偏偏有這樣一些不開通的人呢？他們爲什麼祇專門造謠，誣害呢……先我們還不認識的時候——謠言，認識過後——又是謠言。後來，我們正式回到村子裏來作事情了，我想謠言這該不會再落到我們頭上吧……然而現在——却連我們自家的會，都要遭他們的誣害了……黃，他們爲什麼偏偏這樣混賬呢……關於會中的謠言，他們都從什麼地方造出來的呢……黃，告訴我呀……」

黃輕輕地撫弄着她的短髮，並沒有即刻就答覆她的問題。他的眉頭深深地連鎖着，他的那星星般的接

人的眼睛，在燈光下微微地帶着一些不穩定的光彩。他的那清瘦的面容，似乎正在深思，疑慮着一樁什麼未來的禍事一樣。

梅春姐深深地詫異起來了。

「黃啦！你爲什麼又不回我的話呢？」

黃皺皺眉頭，笑了一下。他說：

「沒有什麼，姐……不過這些謠言都不是我們村子裏自己造出來的！這是一條——毒計！」

「毒計？」梅春姐吃驚地坐起來了。

「是的。不但謠言，姐！而且聽說省城裏還有了大的變動哩……昨天鎮上開了一通宵的會，就專爲這事情的。」

「啊——那怎麼辦呢？黃……假如省裏一變動，我們現在的事情，不通統都要停下來嗎？」

「那當然不能停的！」黃站起來兜着圈子，斷然地說。「莫要說這還祇是些謠言消息，姐！即使是真的有什麼大禍發生了，我們還能拋掉這裏的事情逃脫嗎……姐！我們目前已經只剩一條路了呀！不是死——那就祇有努力地朝前幹下去呢……！」

梅春姐戰慄了一下！然而，却給一種數年磨折出來的苦難的意志，將她匡住了。

「那麼我們後天的排新戲還排不排呢？」

「當然排嘍——」

黃這樣一說，梅春姐便覺得一切的事，都從新得了保障似的，勇氣和意志都堅強了不少。

四

是因爲懷了孕的病態底變化呢？還是由於局勢的不安而感到憂愁，疑懼呢？……在大家不顧一切而進行排戲的那晚上，柳大娘總覺得梅春姐有些像亡魂失魄似的，連行，坐，說話，都現得難安，恍惚起來了。

這時候，外面的謠言就像一片大大的烏雲，濃霧似的，將天空和日月都幾乎遮蔽着。有人說：不但是省城裏有了變動，而且縣城裏也開到了新的反對的兵了，鎮上也現出惶惶不安的景象來了。有錢的，先前被趕出村子的人現在通統要溜回來了。他們全準備着，要和村子裏各會中的人算賬。並且要拿各種各樣的，可怕底手段，來報復各會中的人。關於女人們，他們尤其說得毒惡！入過會的，抓來——殺！不會入會而剪掉了頭髮的，通統要送到五台山和南嶽山去給和尚……

然而，他們却還像並不知道的那樣，仍然在關帝爺廟中排他們的戲。那戲是黃親自編作出來的。爲的是要表演一個很有田地的人，剝削長工和欺壓窮困的女人底罪惡。因爲主角配角都要得非常多而且複雜的原故，除紅鼻子老會長，梅春姐，柳大娘，木頭亮和黃自己之外，還派人到村中去強邀了麻子嬉以及很多個年

輕的媳婦和小伙計們來，準備大規模地練習一次。

黃自己扮那個有錢的，作惡的角色，戴着一撮小鬍子和兩片墨晶眼鏡，穿一件太不相稱的大袖子的袍子。紅鼻子老會長仍然扮他那最熟習的長工的角色。梅春姐扮有錢人的大太太，柳大娘扮姨太太，木頭亮扮聽差的小孩子。此外，麻子孀以下，便通統扮窮困婦人和那受剝削受得太多，而商量共同起來反抗的莊稼漢。

外面的天色已經變得烏黑無光了。一陣初夏的清涼而陰鬱的空氣，掠入廟堂來，撲到高高的戲台上，將一排巨大的燈光都幾乎扇滅了。這時候，在野外，很少能再聽到快樂的蛙聲，而代替了一種新蟲的悲抑底嗚咽。夜的一切，似乎都沉入了一種深沉的，恐怖的，不能解脫的境地，而靜待着某一樁重大的禍事的到來似的。角色通統分配，化妝之後，便開始了第一幕的台詞底口授，因為幾乎是全部的演員都不識字而無法讀劇本底原故。可是，黃還沒有說完他那第一幕的第一句，從外面——從那黑暗的，不知方向的一角——突然一地發出着一個裂帛似的槍聲來了！

大家一怔！接着——又是第二聲第三聲……

與其說這是一個突然的變動，到不如說是一樁預約的禍事底到來。當時每個人都迸出了一種驚悸的，倉皇的和絕望的臉色，並且開始大亂和大鬧起來了……女人們哭着！——孩子們哭着……年輕力壯的人都急忙地衝出到廟門的外面，開始向黑暗中飛逃了！

黃用了一種迅速的，貓兒撲鼠般的手法，將那排巨大的燈光通統撲滅了。梅春姐驚心地，惶悚地，緊緊地靠着他的身子，並且不能抑制地，悲傷地戰慄着！

紅鼻子老會長和柳大娘都摸着，跌着，從黑暗中逃跑了。木頭亮背着她的媽媽麻子，由籬笆的狗洞中鑽出去……

黃急忙地，下死力地將梅春姐拖着，拉着，從一道窄門中溜出來——這時候大廟裏已經沒有一個人留着了。他喘息地一邊抹掉了他的那撮小鬍子和那副墨晶眼鏡，並且將那件大袖子的不相稱的袍子，脫下來，撕得粉碎了！

「我的天哪！天哪……我們到哪裏去呢？」梅春姐嘶聲地，戰慄地，低訴着。

「不要響……姐……輕些……」

他們背着槍聲的方向，輕輕地，匍匐地，爬過了一條田塍，爬過了一個高高的坵塚，一條茅葦的小路和一段短橋……

當他們快要爬到湖濱的時候……突然地，給一個東西一絆——梅春姐和黃便連身子倒下來了！

三四隻粗大的黑手，連忙抓着，捉着他們的胸襟！當他明白這是一回怎樣的事情之後，便一齊震得，疼痛得昏迷過去了……

黑暗的天空中正開始飄飛着浙浙的雨滴……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補作



九拉媽

田濤

天剛朦朧亮，雞籠裏的雄雞啼叫了幾聲，東方還不十分發白，九拉的媽媽掙扎着她那酸軟的腰，穿好衣服，蓬鬆着頭髮開開房門出來，惺忪着眼睛望望天空發了銀灰，還有幾顆稀疏的星子，不甚明亮。樹木的叢枝和葉子還是濃重的罩了黑色，院子裏擱放着的傢具們輪廓也模糊。今天她起得比往日並不早，在這早晨的時間裏，她還有一大堆待作的工作。她先從房檐下摸到小簸箕，進小倉房裏去挖了穀子出來，摸索到碾棚裏一個人去碾穀子。

她本來打算今晨要起身再早些（比往日要早），可是她那疲乏了整天的身子一躺下去入了夢，一覺就睡到現在。她的家務瑣事太頻繁複雜了，每天要推碾，炊飯，餵豬狗，紡紗，縫洗衣服，切蘿蔔，拔菜。這些事件把她牽緊得沒有一點空隙。今天吃完早飯，她還要預備上田去幫男人量田地的面積，交地契。在她的生命中，今

天幾乎是一個例外的日子。

她把穀子碾碎了，小院裏漸漸給晨光照耀得光明起來，小豬在圈裏吱吱亂叫，表示牠們饑餓了。天空中幾片雲彩，給旭陽映照得通紅，通紅的樹梢枝葉，通紅的房屋和牆壁，通紅的天空，這是一幅點綴了顏色的鄉村美麗的圖畫，小草棚與籬笆也漸漸映亮了。籬笆上碧綠的蒼豆圓葉挺起，如待飛騰的鳥類的翅膀。她端着那一小簸箕碎穀子，走進小棚裏去炊飯。（這小棚他們夏季用牠作廚房。）牠在灶洞裏燃着柴草，棚頂的小煙囪冒上一縷白煙，白煙環繞在樹枝叢中，彷彿一條飛天蛇。她作事被訓練得非常敏捷，一會兒便把早飯炊熟了。

早飯後，她把飯盆飯碗放着不刷洗，也忘了餵豬狗，手裏拿着地契，同了她的丈夫走出了村莊，順了田邊一條曲折小徑走到他們那塊五畝良田裏。她丈夫是個圓胖胖的臉，不知一點憂愁的男人。他們田邊一個大井旁站立着一個細高的人，那是李拐子，在那裏給他們夫婦打招呼：

「我早等你們半天啦，真是來得這麼遲呀。」

那人撐着一根大槐木拐杖，一拐一拐走來，他的拐杖把子給他的手掌摸得光溜溜的。

「呵哈，李先生，」她丈夫說：「九拉媽還是打早兒作飯哪。」他手裏拿着一大團麻繩，捏住一個頭子，往李拐子那裏一拋，繩子散開長長的似一條活蛇。

九拉媽把手裏的地契紙遞給李拐子手裏，李拐子接着用手拍拍，展開，看那給煙熏染得幾乎辨認不出面目的契紙上的字。他用腋窩夾住拐杖，瘦黃的臉上露出微笑，嘴唇上生出稀疏的黃弱的短鬚子。

「哦，五畝，不錯，五畝。」

李拐子這樣重覆的喃喃着，把契紙按了原有的摺紋摺起來，遞還給九拉媽，他就又揀起拐杖來，從腰裏抽出一條官尺，把那粗長的麻繩量量，然後就拉起一頭，他把官尺插進脖領裏，叫九拉爸也拉起一頭。她看着他們先把這塊田地的寬度量量，就又量着長度。這事情對於她是十分關切的，她記得他們曾在這塊田裏種過一年高粱，那高粱的棵子就如小榆樹一樣粗壯，大大的鮮紅的穗子似掃帚，粒子像黃豆，人們誰不驚叫着：「好強的高粱，這真是一塊好田地。」從那一年起頭，他們每年下種都使了很好的豐富的肥料，好好的培養這塊肥沃的良田。每年種穀子，結出的穗兒又長又粗，一畝田地可收穫到五六袋糧食。在這個鄉村裏，這可算是最驚人的收穫數目。

太陽光漸加強烈，她被蒸晒出一身汗，抬頭看見李拐子同九拉爸拉着那長長的麻繩子已經量到地頭去。

「五畝，不錯，五畝。」

她又聽見李拐子響亮的喃喃着，把空野裏的沉寂突破。接着就又傳來一陣哈哈大笑，這笑聲把她的心

地刺得深深的，彷彿感到一種痛苦。她提起衣襟拭拭臉上的汗珠，擦擦眼角。李拐子又說：

「今天就把地契稅好吧！」

她心裏發了一陣抖，不知什麼時候她將手裏那張舊地契撕碎成一塊塊了。

「哎喲……！」

她喚叫起來，感到面前一陣昏沉，頭顱發重，天空中飄起了許多黑花。

當她走回家去的時候，她的眼睛擦得鮮紅，她聽見小豬正在發狂似的爬着，豬圈吱吱着，小黃狗也搖着尾巴纏着她的腿轉圈子。這時候，她才忽然想起了沒有餵豬狗。接着又想起家庭中待作的雜事件，那一齊湧上了她的心，她的心弦被拉得緊緊的。當她踏進了二層小門，看見九拉正在爬扶梯，九拉看見媽媽回來，就跳了下來：

「媽媽，隣舍老白家的驢掉下井裏淹死啦。」

九拉以爲這一定是一件使媽媽驚喜的奇聞，但是他看見媽媽的臉並沒有什麼表示，却是蒼白得如一塊灰色布巾。這是怎麼呢？他覺得奇怪，媽媽如果一不高興，他自己也會不歡喜。他手裏捏着一根小乾棍，一節節把牠拗斷。這是怎麼呢？他想，抬起兩條小腿來跟了媽媽走進房屋。但是那匹掉下井去淹死的驢子時時刻刻離不開他的腦海，他惦望着牠，想把牠告訴媽媽知道，使媽媽高興的笑笑，他心裏才感到愉快，滿意。

媽媽餵完豬狗，又洗刷傢伙。接着又什麼切蘿蔔片，淘黃米，泡麥子。最後她端着一斗芝麻出神。九拉沒有一時一刻離開媽媽，媽媽就這麼忙碌着，一直忙碌到天黑。

晚上，九拉坐在炕上，用兩手撥着小腳鴨。媽媽坐在炕頭上紡紗，她把煤油燈用針撥得綠豆粒一般小，屋子裏昏沉沉的只能辨出有她的紡車的輪子在旋轉，發出嗡嗡的響聲。九拉沉默不慣，撥着小腳鴨，唱起一首童謠：

小老鼠

上燈台

偷油吃

……

「麻煩，別嚷！」

媽媽擰過一個側面的怒臉，幾乎是咆哮似的叫。這一喊叫把九拉的童謠打斷了。媽媽的性情越變越壞，唱幾句小歌兒又礙得她什麼事？他看見媽媽手裏拉長的紗線驀然斷了，他就復仇似的小眼睛盯着媽媽的黑暗背影。他看見她挽挽袖子，把斷開的紗線頭子接住，就又嗡嗡的擰旋起紡車了。

小小的燈焰照見了那張多塵埃的桌面，放置着梳頭匣，走了水銀的破鏡子，裝雞蛋的圓肚兒小瓦罐，和

許多雜亂的小傢具，小菜刀，木屑，紙團等等。

九拉不言語了，他又想起那匹被淹死的驢子來，那驢拴在井台一棵榆樹身上，牠往後掉屁股時，兩條後腿滑下井去，繩斷了，撲通一聲掉下井去，接着便有許多人們慌慌張張跑來撈驢，用粗大麻繩把牠繞上來，許多人敲打牠的鼓膨膨的大肚子要牠吐水，可是牠吐出來的却是紅血。老驢瞪着眼睛死了，老白抱着驢腿哭泣……

「九拉，」他忽然抬起小腦袋來，聽見媽媽喚叫他：「好孩子，睡覺去吧，明兒哥哥套車去接你姐姐，也叫你坐車去吃好東西。」

「真要接我姐姐去嗎？」

他把幻想掉下井淹死的驢子的影像去開，想起了姐姐，彷彿已經有了一個挺長久的時期沒有去接過她了。每次哥哥套了牛車去接姐姐，九拉是照例的壓車人，忘不了到姐姐家去吃那一頓麵疙瘩，湯裏有滑溜溜的雪白粉條，香油和醋。現在他想起吃麵疙瘩的滋味來，他舌頭底下的涎腺裏就冒出許多饑水，在他的小嘴裏湧來湧去。家庭裏每天的飯是沒有一點油性的穀糠菜湯加蘿蔔片，永遠不改樣式，早已把他吃厭了。他想起明天會有一餐麵疙瘩吃，他滿臉就活潑起來，烏溜溜的眼珠閃閃放光。他還搬着他那兩個小腳鴨，側着留有一叢歪毛兒的小腦袋又幻想着明天換上新衣服，坐着哥哥趕的牛車上姐姐家去的味道。

「九拉，睡覺吧！」

媽媽提起衣襟擦擦眼淚。

「媽媽，你怎麼啦？」

「睡你的去，別管我！一會兒你爹爹回來要嚇唬你的。」說着，她添了氣：「你還不去睡嗎？快去睡，不睡我打你！」她又拭着眼淚緩和下來：「睡去吧，好孩子，攆我一個被窩。」

顯然她有點不耐煩有這個醒着的孩子，這孩子的活魂在她的心靈上彷彿有一個不愉快的妨礙。她忍耐着她的酸腰，旋轉着紡車。九拉不響的攆進被窩，靜靜的聽着媽媽紡紗嗡嗡的聲音。

嘩鏗一聲，門攆着鈴鐺響了，她聽出是她丈夫的熟習的脚步。他一走進房門，便振蕩着破鐵筒似的嗓子說：

「地契稅啦，我們心裏總算放下一樁事。有那筆債，我天天念着牠。以後我們不要念着牠了。李拐子倒也挺歡喜，他以為這塊地抵攆他那筆債佔了便宜。」

九拉爸看見那燈焰太小了，對於妻子的眼睛有損傷。

「把燈撥大點啦，這夠多麼黑。你的眼睛不是發疼嗎？」他見她沒有回答，背着頭紡紗。他就摸着九拉的小腦袋，摸他那一叢歪毛兒：「九拉，尿泡嗎？」

九拉並沒有睡着，他把小腦袋抬起來，親近父親說：

「爹爹，明兒是要接姐姐去嗎？」

「誰說的？」

「媽媽說的，媽媽說叫哥哥套車去，我也坐車去吃好東西。」

「是你說去接雪姑嗎？」他對妻子說。

「說着玩的話，你倒真信。地少了，窮啦，連閨女也養不起啦，雪姑沒有嫁的時候幫我紡棉花，我記得是紡了三個冬季，賺了三百吊錢，那塊田地就是用這三百吊買來的……」

她停歇了紡車，房屋裏一陣沉寂。但是她並不擰過臉來看男人一眼，她的手掌發着顫抖，捏着一條棉絮，接住斷開的紗線頭，忽然就猛烈的擰旋起紡車來，竭力加快着速率，這樣，彷彿能夠在她心上佔據去一部分悲哀。

「睡覺吧，月亮快落了。」她丈夫說。

「二拉呢？怎麼還不回來？他沒有又和流氓們去喝酒哇？窮啦，再叫他弄一世界酒肉賬，看你到年底怎麼打發？」

「二拉在劉家窩棚裏歇着，我告訴他就來睡，明兒還要割麥子咧。」

樹葉在窗外響了一陣。

「你還是去看看他，把他叫回來。」

「嗯……」

九拉爸出去。九拉媽默默的坐着，看見小燈的火燄漸漸縮得更小，她的影子也灰暗了。她知道燈盞裏點盡了油，便把紡車搬在地下，從香筒裏抽出五柱香來，在小小的燈焰上對了很久才燃着，走到堂屋裏，把香插在灶神爺小龕裏的香爐裏，磕了三個頭，祈禱了一會，又餵了牛草。她回到房裏，小燈已經熄滅了，黑洞洞的。

她靜靜的等待着丈夫把大兒子二拉叫來睡覺，因為明天還須要早起，待作的事情多着哪。

她等得不耐煩，便摸索着走出來，看見那一彎細月描畫在西方樹梢背後，天空晴朗得如一片水，星子們並不十分明顯。牆壁，屋脊，樹木的影子很濃厚。她對了空中吐出一口嘆息：

「怎麼還不回來？」

她開開小二門，看見月光下的籬笆，小草棚，土牆，都沐浴在淡淡的青光裏，這簡直是個美麗的夢幻世界。她走出了柵欄，在不整齊的村街上打望。一切房屋和樹木都靜悄悄的入了夢鄉。她望不見一個人影，這非常使她感到發急，拐進一條深長的小巷，一直向了劉家窩棚走去。

劉家窩棚是個用草蓋的小茅屋，在曠野裏一片草地上，一些看庄稼的漢子們都宿在這小茅屋裏過夜。

她走出了那條深長的小巷，田野展開在她面前，月光更明亮了，她在一條路上看見一個走動的人影子。她等他走過來，原來是隣家四喜子。

「四喜哥，你看見我家人來麼？」她問四喜子。

四喜子在月光下搖着他那剛剛剃得發亮的頭顱，嘴裏吸着一枝香煙，吸了一口，咳嗆了幾聲。

「不知道，我剛從田裏回來。」但他轉了話頭：「你看看劉家窩棚有麼？我過那裏時，彷彿聽見二拉笑。」

她心裏發了一陣沉重，她那纏小的腳在不平坦的田壩裏漫跣過去，也不感出疼痛了，一直向了有燈光的小茅草屋走去。走近茅草屋小窗下，她側着耳朵聽聽，有她男人的笑聲，又有二拉的說話聲。

「反正是他媽的一輩子，喝喝酒真痛快。季三伯，再來一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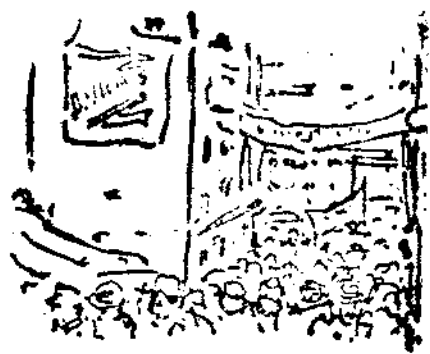
一個陌生的男子口音，她聽見這男子把酒盅遞給她的丈夫季三。

「二拉，」這是她丈夫的口音：「今夜我們父子倆對喝，喝一個痛快，看看兒子比爹還酒量大，哈哈。」

「哈哈……」

她走進小草屋門口，探進了一半塊身子，只見一羣粗紅的男人們喝得醉醺醺的。她全身發上一陣興奮的火熱，正想躡上前去拖她的兒子二拉的時候，她的男人已經拋過一隻泥鞋來，幸喜沒有擊進她的頭，飛過去打在泥牆上，啣的一聲響。

燈火驟然熄滅，黑洞洞的小草屋裏起了一陣騷亂。



特殊貿易

黑丁

五月的清晨。

鮮紅的太陽，猶如一個人的圓圓的笑臉，低沉沉地嵌在明朝的極爲光滑的天壁上。灰白的城頭，樹林的尖塔，綠色的原野，以及流動的河水……迴旋着無定向的微涼的風。

在縣城的西邊，一道浮泛着黃泥漿的河流，蜿蜒地，轉向東南廣漠的平野里無聲地流去。通過那河面上架起的一座灰土土的，頹敗不堪的木橋，是橫躺着一條平坦的，鋪蓋着一層弛鬆的沙土的大道。潮濕沾溼了大道上每一個角落，隙縫。像用幾把噴水壺噴過似的已有些潤澤澤的了。在沙土的浮面，又是滿踏上一些散落地不整齊的腳跡，那腳跡清清楚楚地可以讓人分別出來有男的也有女的。女的是一隻一隻怪小的，而頭前還豎着一個很細的短尖。男的却是一隻一隻肥大的腳掌，連挺粗的腳趾上那精細的條紋也被印上了。

大道是一片岑寂。那擁在道旁野地里的大麥和小麥，豐盛地，而且活潑潑地在舞躍着穗頭，水溝裏的蘆葦，密叢叢地伸着長的頸條在隨風搖曳着，多量的晶潔的露水珠，不斷地往地下落。

向前望去，在那大道的尾梢，有一座洋式的紅色樓房，很出色地，孤立在比大道高出幾尺的土墩上。兩條無盡頭的漫長的鐵道，打它身旁通過，直向南北遙遙地伸展去了。但，鐵道被一排不知名的疎疏落落的樹木遮蔽着，時刻顯露出一點黃色，灰色，黑色和紅色來。

這時，在那紅色的樓房近側的木柵欄外頭，一大堆黑人腦袋在蠕蠕地蠢動着。那些人像在期待什麼似的，不住地朝南邊的鐵道上探望着。在那些人們之中，男女老少都有，並且在每一個人的胳膊腕上，或是手裏頭，都放着一隻籃子，籃子之類的東西。

這是一個火車站。

鐵道平穩地睡去沒有一點聲息。寂靜，風，凝成了一團沉悶。

一個穿着黑大衣，滿臉鬍鬚發發的，四十多歲的岔道夫，從鐵道以左的一間崗樓式的灰暗而窄狹的小板房里鑽出身子來，他兩手交叉地放在屁股後頭，現出很悶倦的樣子，來來回回地在躡着孤獨的步。然而，不一回光景，他感覺空虛得毫無所有，却又鑽進他的小板房裏去了。

站台上充滿了寂寞。一個年紀很老的站役，手里握着一把掃帚正在懶懶地打掃着地上的積塵。

忽然，一個青年站長從站長室裏踱了出來，他頭上戴着一頂很漂亮的有着金線籠的制帽，身上又穿着一套最適體不過的藏青顏色的制服。他的個子很高，可惜體格發育得不十分勻稱，衰弱，瘦削。他的臉子枯黃得厲害；那額骨是高高地凸出來，滿處又刻劃着一縷倦意的姿影，似乎是在暗示着他是不耐於瑣碎的公務的折磨，而對一切都感覺到深切的煩膩。他像是一個沉重的肺病患者，嘴裏不時的喘吐着斷斷續續地顫慄的聲音。他兩手插在褲子的口袋里，腦袋高昂着，神氣悒悒地，恍惚地望了望藍色的天空，便使勁地閉上嘴唇，用鼻孔呼吸着這早晨的清爽的空氣。他徘徊了一週，在嘴角上輕輕地自言自語地抖出這樣的話來。

——我簡直幹不下去……多討厭，多討厭呀！火車一進站，麻煩的事也跟着迫來了……到這般的時候，上邊還糊裏糊塗地不趕快謀一個有效的辦法來制止……

他變做靜默了。他沒有再多說一句話。他看了看手錶：剛剛到六點鐘。

他轉身踏進便所去。

驀地，站長室里的電話鈴聲起勁地響開了。

於是，隔着綠色的鐵紗窗。一個大約有十八九歲的站員，直着領頸子，伏在窗框上，向站台上那個打掃地方的老站役這麼大聲地招呼：

——劉三，站長呢？有電話來。

那個被叫做劉三的老站役，他趕忙停下掃帚，張起兩隻發紅的小爛眼睛左右迴顧了一陣；他沒有留心站長是走到那兒去了。他躊躇躊躇地，歪着嘴回答：

——站長嗎？站長剛才還在站台上散步。嗯，我眼睛真不中用呵，一回兒工夫就不見他了。

——快快，你去找找吓。

當劉三拖着掃帚正在站台上茫然地走動，尋視，站長却從便所里倉皇地走了出來。他楞着眼睛，焦急地

問：——劉三，什麼事？

劉三歪歪嘴，微微一笑，又張起兩隻發紅的小爛眼睛，說道：

——王先生說有電話來哩。

站長慌慌忙忙地幾步跨進屋里去。他站在電話機前邊，把耳機握在手里。他的心有些兒不安，若不是他極力鎮靜着，他的耳朵幾乎要被那速動的音波振盪得發起一片嗚嗚的鳴叫了。他吃力地裂着嘴皮，讓自己的話會說得高爽些：

——喂……是呵是呵……怎麼又一批噢噢，我說多少包？噲噲？怎麼七包人造絲，七包糖呵呀，呵呀……這，這，這要怎麼辦……是的，是的，就得打電話給處長請求辦法……不過，扣留是太難呀，是呵！真討厭的事情……唔唔，好啦，好啦……

說完了話，他把耳機握在手裏竟遲疑了半晌才掛上。他舒鬆了一口深長的氣，從褲袋里掏出一塊手帕來，擦了擦額角上的汗珠，便轉身坐在公事桌前邊一把椅子上。

這時，坐在他對面那個曾經招呼劉三的王站員，把握在手裏的一枝鋼筆停放下來，便瞪着兩隻銳利而光亮的眼睛，兩道濃黑的眉毛，隨着他的緊張的表情不自然地在蜷縮起來。他心里無形中點燃起一把煩燥的火焰來。他歪着頸頸子，嗓子有些過度的低啞在嘟囔着：

——十四包……他媽的！讓人家逼着裝上車，但到此地還不得再讓人家逼着提走嗎？

站長顯然是受了絕大的激動，他懊惱地一隻手掌不知抓在什麼上頭，却響來一片雜亂的毫無規律的聲響。他嘴唇微微一動，一句艱苦的話很重地被吐出來：

——十四包呀！

這電話是××站站長打給他的。這是在告訴他有八個××人裝運了七包人造絲和七包糖要到這個車站下車。所以，等火車進了站，貨物卸下來，不要教原主人提走。

但，這件事他的的確確地感到了莫大的威脅。他想，自從這走私的風氣，從一隻巨大的手掌里放送出來，他的公務却日漸煩瑣起來，因此，他的心生長了一層愁與恨交織成的黯黑的雲翳。他由於忠實地盡他的職責，他由於遵從上邊的嚴厲的密令，他每天每天却在困難與險惡的環境中而壯着他的生命之膽。每次特別

是那兩行車一進站，他督率着幾個站員，儼如幾個關卡的關員，站在行李包裹的提取處，在細心地檢着客人來提取的東西。在檢查中，他們確實能夠發現不少的漏稅的私貨，譬如有的客人，他們在託運時的 (Goods Note) 上分明寫着包裹內容的類別，那知他們却巧妙地在裏邊夾帶着一些用低價買來的人造絲，或是其他的東西。這樣，站員們照章要把客人的東西扣留下來，並且同時還要把客人拘禁起來，連同貨物一併押解到主管機關去懲罰。這是永遠也不會饒恕的事情呵。可是，有時一種例外的情形，那真要使他們叫苦起來：從火車突然跳下幾個××人來，現出極其粗暴的態度，從腰袋里掏出一原主聯一包裏票或是行李票，來提取他們託運的東西。這在站員方面，同樣是要檢查檢查，假若檢查出那是全部的，或是其中有一部分的未曾領有在海關完稅的憑證，那麼，他們照例也要扣留的。但在提取東西的××人，他們決不會大瞪着兩眼看着自己的東西就這麼失去，於是，他們便要用蠻理蠻氣的言詞來爭執着。這時，站長處於無可奈何中，他心旌意亂地跑進屋裏去，抓起電話的耳機，便向車務處長請求應付的辦法。幸好他是得到處長的回話，但那多半是在說：現在局方還沒有接到上邊具體的辦法，一切只好由你們看情形斟酌處理，不過，總要以和平態度不致發生衝突為最妙。

這是他所請求的辦法？他的心立刻像被一層迷霧漫住了似的，開始朦朧起來。

——斟酌處理？和平態度？那我只好教他們提走。

憤然的思索着，他在屋子裏兜了一個圈。窗外的爭吵聲，像一陣飛揚的驟急的風，不住地在他耳邊吹刮。他胸部突突一跳，腦子便痙攣地作痛起來。

有一次，他因為五個××人私運了三包人造絲而處理得不週到，却被那五個傢伙痛恨地在他的腦袋上，腿上，擊了好幾拳頭，踢了好幾腳尖。他受了這種深創的刺激後，簡直變做瘋狂一般地就在當天夜晚坐着火車到××去見車務處長，他把事情經過的情形詳細的報告了一遍。同時，他還在處長面前，以病重為理由，向處長請求辭職。處長當時就用這樣的話來安慰他：

——現在一切事情都停滯在無辦法的困難中，大家要為國努力，還是耐着心幹下去吧……

本來，他見處長的意思，並不是專心誠意的要辭掉他的職務，他滿希望着處長會給他一條路，一條在辦事上對自己生命有保障的路。可是處長偏偏用着消極的，懦弱的，幾乎是一般人所通常說的話句來打擊他。他覺得處長的話很空虛，空虛得簡直找不出一個光明的方向來。這使他不禁深深地觸惹起無限的失望。在回程中，他坐在火車上暗暗地想：

——沒有辦法，難道我們就要往牛角尖裏鑽嗎？

今天，當他接到××站站長的電話，於是，這些曾經打他手邊經過的一件一件事，却鮮明地浮上他的記憶來。他真有些過分的擔憂沒有方法應付馬上就要等着他來處理的事情。他是不敢冒冒失失地任憑着

自己的心願來處理，這恐怕會一旦惹出了不幸的事件，上邊不唯不會對他表示諒解，甚且還要把事件的發端歸罪於他呢。這樣的事情，他看到很多很多。想到這里，他整個的思想在徬徨不安了。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兩腿失去了一股強壯的力量，却癱軟地簡直在打着抖。他的身子幾乎要支撐不住而暈倒下去。他堅定地站立了一回，又走了好幾步。他的心迷亂，跳躍，陷於悲憤的狀態中！他看了看掛在牆壁上的鐘：六點半了，於是他拿起旗子來，身子搖搖晃晃地幽靈似地跑到站台上。

北行的火車，噴散着灰煙，鼓動着機輪，一步步地靠近了站台。
站台上的寂寞突被打破了。

那站立在木柵欄外頭等了好久的男男女女，這時，却個個掀開了喉嚨，跑着，跳着，高聲地叫起來：

——剛出鍋的豬肉包子嘍，一毛大洋買十二個……

——燒雞呵，燒雞呵……

——滾開的水吓……

……
……
……

七點鐘。

南行的火車進了站。

木柵欄外頭又是一片高聲的叫喊：

——剛出鍋的豬肉包子噯，一毛大洋買十二個……

——燒雞呵，燒雞呵……

——滾開的水吓……

……

這時，隨着從火車上擠下來的人羣之中，果然有八個穿着很別緻的西裝的××人，但混夾在他們的隊伍裏，還有一個細長條的中國男子，他穿着一身亮華華的絲質的夾袍。他們九個人現出很得意的樣子，態度異常安然地搖擺着身體，在站上移動着脚步。隨後，那個中國男子突如其來的離開那八個××人向前跑了幾步，他跑到站在出站口那個收票員跟前，瞪着一副陰毒而酷冷的面孔，語氣粗魯地問：

——東西到那兒提取？

忙於職務的收票員，他沒有機會肯和他打理話，只是把低垂着的腦袋微微向左邊一移轉，嘴接着也撇

了，又用手向左邊那個房間一指。

這樣，那個中國男子，回過頭去，面對着在他屁股後頭沒有幾步跑遠的那八個××人揮擺了一回手，笑嘻嘻地點了他那尖長的下巴。八個××人也用着一種回答的表情，個個把臉子抬起來，他們邊笑邊步子輕穩而且迅速地便走上前去。他們靠近了那個中國男子身旁，其中有一個年紀大約有二十七八歲的樣子，他腦袋頂着一頂灰白色的舊呢帽，臉子長得怪醜的，又黑又圓小，那簡直像鏽秤上的一個秤錘。他在臉上露着笑，橫肉隨之跳動着。擁擠出去在那個中國男子的下垂的肩膀頭上輕輕地，像是在搔癢似的抓了一把，就用着他的××話呢嚕地在這麼說：

——老張，你覺得有把握嗎！這幾包東西再推銷不出去怎辦？

那個被叫做老張的中國男子，他把腦袋連連擺了幾擺，用着充滿了誇大的口吻堅決地回答：

——你，你聽我的吧！真是，真是，這幾包東西再推銷不出去，還算有本領？況且咱還是本縣人，朋友，親戚那一個不幫幫忙……

那個××人滿足似的恬靜的笑了笑，便在嘴上輕輕地說：

——老張！等貨物推銷出去，回頭我請你去玩女人哪。

這幾句話使得那個中國男子一陣高興起來，他把臉子猛然往後一仰，那種瘋狂癡癡的動作，幾乎要用

着他的肩膀頭子碰着那個跟他說話的××人的鼻子。尖於，是他也用着××話放肆地說：

——歡迎，歡迎！萬分的歡迎呵！

那七個沉默着沒有說話的××人，被那個中國老張很有趣的話打動着，個個在鼻孔裏哼出一聲浪笑來。有一個竟插上嘴這麼說：

——老張，我再請你去抽一口，你歡迎吧？

他笑了笑說：

——當然是歡迎嘍。

他們朝着包裹行李的提取處走。

這時，站在包裹行李的提取處門口，站長，站員，路警，和警長，正在檢查着客人的東西。他們把臉子一抬，閃動的眼光便集中在那很惹人注意的九個人的身上。站長扭了扭頸子，感到有些不舒服。他的臉陰沉沉的喉嚨發着絲絲的響。他嚥了一口吐沫，用着低重的聲調在對站在他身旁的人這麼說：

——就是那幾個東西！來了，來了。他媽的，流氓架！

當那九個人還沒有走到門口時，忽然他們站住了。那個中國男子就用右手拍了拍胸脯，接着又豎起一個大姆指頭來亂擺劃了一陣，嘴皮動着，他現出鬼鬼祟祟的樣子來，湊近了他們的耳邊，輕聲地不知在說了

一些什麼話。

那八個××人點了點頭。

站長從他們手裏接過來幾張深藍色的「原主聯」包裹票，仔細地看了幾眼，他慢吞吞地就用中國話和他們這樣說：

——請打開給我們看一看。

然而，他們却裝出沒有聽到似的，連理會都沒有理會。就是那個中國男子，他也一味靜默着不肯說一句話。站長感覺到那十八隻發黑的亮眼睛在放射着火光一直向他注視。他窘迫地臉上又在流汗了。他疑心到他們是不懂得中國話。他困苦的微笑着，於是又用着低淺的英國話同樣的對他們說了一聲。

這一來，那個中國男子在臉上浮起一股怒色來，把喉嚨一提高，這麼說：

——我是中國人呵，中國話我也懂得點！誰教你呵啦呵啦的說英文……

站長好難爲情的樣子，臉子一陣紅一陣白。他用着歉意的笑，溫露地說：

——唔唔，唔唔，我以爲你也是……你不說話……

說着，他用手使勁地捏了捏頸子底下那塊高凸着的喉骨，咳嗽了一聲，他繼續着說：

——呵呵，那麼請你打開給我們看一看。

奇怪的，那個中國男子又不說話了。他似乎是在悶氣。他的兩隻眼睛不住地在對那八個××人看。於是，那八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在和他打着鬼腔。

這情形真會使人有些不能夠忍耐下去。這時，站在站長身旁的那個警長，用幾乎是徵求意見的口吻對站長說：

——我們好不好自己打開看！

還沒等站長說出回答的話來，那個中國男子向前踏了一步，他的右手一伸，像一隻爪牙似的惡狠狠地猛力揪着警長的胸脯，似笑非笑地冷冷地說：

——打開看？好，你就打開吧！

這樣，那八個××人也跟着向前踏了一步，每個人的臉上都在怒氣兇兇地，嘴裏又不住地和那個中國男子打着話。有一個，竟跳動了一個高，脚尖朝着那個警長的屁股上就是一下。警長把屁股向前一蜷縮，躲在一邊，那個××人的腳剛抬起又想繼續着來一下，却沒有踢中，反閃歪了一下，碰在一根鐵柱子上，他裂了裂嘴，腳沒有落地在打顫。

站長用着忍耐的心思極力壓制着他的氣火。他滿面笑容的用手握着那個中國男子的手，說了一些客客氣氣的話。他不斷地在這樣說：

——……先生，你也是中國人……

他又滿面笑容地，走到剛才用脚尖踢響長屁股的那個××人的面前，輕輕地用手拍着他的胳膊，像是在安慰他，又像是在對他暗暗地說：你這樣野蠻對待人是太沒有道理的。

他又退回去，站到那個中國男子面前，討感情似的在故意地問：

——先生，你貴姓？

那個中國男子沒有露一露笑，他只是在大瞪着眼睛，嘴裏自傲地大聲地在說：

——我姓張。

說着，他竟把一隻手掌插在腰袋裏，但很快地就被拖出來，於是他在一個黃色的皮夾裏掏出一張名片來，來放在站長的手裏。

站長的眼光驚奇地在那名片上發跳：

大××國駐××領事館探員
張 × ×
××原籍××省

屋子沉默。

那個被中國男子揪了一把胸脯，又被××人踢了一腳尖的警長，躲在一個角落裏，垂頭喪氣地在擡着嘴巴生氣地嘟囔着。

那九個人的眼睛是一直地瞪着他。

站長看情形又有些不大妥當，他走到警長跟前，微聲地說：

——不要嘟囔，他們又在看你呀。唉，要他們拚上，我們只好不要命呀……

警長把脚使勁地往地上一踩動，他嘴裏：

——他們都是一些熊……我，我就不信呢，他娘的臭屁吓，恨起來我揍死這些小子們！

不可抑制的怒火燃燒着他的心，他是暴躁地沒有留心到他的話還會被那個中國男子聽着。於是，那個中國男子惡意地看了他一眼，冷不防地就跳過去在他的腦袋頂上重重實實地擊了一拳頭，噙着嘴，罵：

——小舅子操的！你，你罵那個？

警長挺着胸，兩隻胳膊一揮，一隻手像一把鐵鉗子捏住了那個中國男子的額子，氣粗粗地：

——我罵那個！我就罵你這鬼種呀……

——手用力地捏了捏。

幾個路警也抖擻着反抗的精神，發瘋地這樣亂雜雜地叫着：

——呀呀，你不能這樣『蠻動』手就打人……

——你是中國人呵，你不要喪了良心……

那個中國男子從警長手裏掙脫出來，跳躍地。他咬着嘴唇，毫無思索而堅決地說：

——奶奶的！我不是中國人，我不是中國人……

——有人接上就反問他：

——你不是中國人，你祖先呢？

他拳頭揮了揮，罵着：

——你奶奶那個屁的祖先！你管祖先呢！祖先也不是中國人呢……

那八個××人，像準備好了力量，一直迎着站員，路警，站長，狂吼地衝上前去。拳頭，腳尖，還有從地上摸起的器具，一齊地交互亂動了開來。

站台上幾個站役，行李夫，鐵路工人，也趁機蜂擁地趕上前去。

在雜亂喧嚷聲中，從一個角落裏忽然值出一聲激烈的喊叫：

——揍死這漢奸！

幾分鐘之後，一個××人從腰裏摸出一把光亮的刺刀來，朝着一個站員的背脊刺了一下，那站員狂力

咬了咬牙齒，掙扎着，用最後的一點力量，左手打着哆嗦往背後一伸，右手却死勁地抓住了那××人的一隻右眼睛，嗚嚕地叫：

——「呵呀，你，你不讓我活，我……我……我也不……不……讓你活呀……呵呀……」

站長從人堆裏逃掉出去，他跑到站長室，噓噓地喘着氣，嘴一張一張地。他直楞着眼，使用着顫抖的手掌無力地抓起電話的耳機來，沙啞地說：

——「……處長嗎？呵呀……剛才×次車進站，有八個××人，另外還有一個中國人，他們私運了七包人造絲，七包糖。我們要檢查，他們不但不讓檢查，反動手行兇，李警長被他們打了，一個同事的背脊也受傷了，是教他們用刺刀刺破了……現在生命很危險呀……處長，這，這，怎麼辦……」

他的心跳動得厲害，他一邊說，一邊用手不住地按撫着他的胸部。當他說完了，他却靜靜地在等待處長的回答。可是耳機裏邊只是一片絲絲的碎響，他沒有聽到處長說一句話。他正想再繼續地說下去，耳機忽然發出一聲沉重的咳嗽來，隨着這沉重的咳嗽聲，幾句輕細的混淆的話語爬進他的耳膜上：

——「你們，你們怎麼辦成這個樣……我就去報告局長……」

耳機立刻變做靜啞了。他沒有再聽到處長說第二句話。他以為他的耳朵是失去了聽覺，然而分明那耳機裏邊沒有一點聲音呢。他咳嗽了好幾聲，可是他的咳嗽聲也引不起對方的注意。他悲哀地把耳機又換到

另一隻耳朵上，但他始終聽不到一句話。他生氣地握着耳機，耳機發着抖。

——他媽的，把耳機掛上了……這就是辦法嗎？

他面前一團漆黑。他眼睛發着憤怒的火花。

——站長，站長！那幾個傢伙把東西拉走了！

幾聲強調的呼喊跳進他的耳朵裏，一個鐵路工人站在他的面前。

他沒有說話。握在他手裏的耳機不知什麼時候脫落出手，在電話機底那根電線的頭端上直打着迴旋。

當他慢慢地從暈迷中清醒過來，他跑出屋去，他看了看大道上正有九個人擠着一輛貨車往前走。

咄——一聲單純的槍響，從那九個人的手裏放送出來。

他悽迷地在瞅着五月的綠色的原野。

站員，站役，行李夫，鐵路工人，都羣集在站門口。不平靜的吼聲佔據了一個廣大的場面。

——我們馬上通電給全國鐵路工人，碼頭工人，賣苦力的勞工，大家齊起心來，誓死不給××人搬運貨

物……

——實行全國民衆停止購買××貨，看他們再賣給誰？

——組織民衆除奸團！組織民衆×貨沒收處！組織民衆抗×義勇軍……

一九三六，六月，上海。



評兩個口號

——附評龍貢公的「抗日文學陣線」——

梅 雨

關於「國防文學」同一「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究竟那一個方是正確的口號，才是明確地規定了現階段的中國文學的任務等問題，自從本刊上期發表了那幾篇文章之後，問題是漸漸明朗化了。另一方面，在主張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代替「國防文學」的各理論家之間，現在在理論上也顯得極不一致，忽而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和「國防文學」相對之，忽而說它是包括「國防文學」的總口號，忽而又說這只是「無產階級文學」到現階段的一發展，這種步驟的不劃一，證明了他們的理論的混亂；實際上，各理論家一直到現在除開說國防文學這名詞「在外觀上有若干和愛國主義類似之點」之外，對國防文學的理論本身，全沒有過積極的批判。現在局勢雖然這樣，但爲着更詳盡地顯示這兩個口號的

內容的特質，爲着完全廓清一般青年對這問題的疑感同不安，以及爲着在批判反國防文學論者的錯誤這論爭過程中，積極建立起更定整的國防文學的理論起見，我以爲，論爭還有更加廣汎地展開下去的必要。

首先我們可以說，胡風先生以及夜鶯特輯諸執筆者之所以企圖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一口號來代替「國防文學」這一口號，主要的因爲胡先生等對於統一戰線的理論同目前的中國形勢還沒有深刻的了解。這兩個口號本質上差異的一點，就是兩者對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態度的不同。「國防文學」是依據目前正在展開着的新形勢，也即在統一戰線的號召之下，把中國文學與目前偉大的現實配合起來的口號；而就胡風同龍貢公諸先生的文章看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對統一戰線這一主要的策略却採取着冷淡或甚至侮蔑（指龍貢公先生）的態度。由這一點，這兩個口號的內容便有了根本的不同。

今日的中國文學，是不能不接受統一戰線的號召的。這是總的路線，在現階段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國家，反帝統一戰線是民族革命戰爭的主要策略。國防文學是統一戰線的口號，它要求一切不願當亡國奴與漢奸的作家到統一戰線的陣營里來，它要最大限度地動員文藝上一切有救亡決心的作家，集中文藝上一切救亡的力量，以爭取民族的自由與解放。即使是思想落後的作者，我們還是要一面誠摯地批評他，一面催促他爲國防創作而努力。然而龍貢公先生却否認有這種可能。（其實文學統一戰線的形成，目前已不是

一種可能，而是一種存在！）首先他曲解了文學統一戰線是要撤消參加戰線的任何一個作家的思想信仰，是企圖把各色的文學作者攪成一鍋文學漿糊；而在他，作者的愚想是永遠不變的，「一種思想更常常地是一個作者終身的東西」，因此他得到如下的結論，統一戰線只能招致與文學關係很少，甚至完全沒有的肉店老板來參加。我們不曉得龍先生這種惡意的譏諷有什麼根據，把各色的文學作者攪成一鍋文學漿糊當作與二加二等於五一樣的假設是可能的，然而龍先生却以為這是統一戰線的倡導者的企圖，這完全說明了龍先生對於統一戰線的無理解。龍先生企圖把現階段的文學運動與一切被認為落後的，然而又有抗敵救亡的要求的作家隔離，把它安放在一個狹隘的範圍內，使之陷於孤立的地位。我們不願說龍先生是一個什麼主義者，然而這種理論却拒絕了一部份作家走進救亡文學的大門。

龍先生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新形勢。現在抗X的高潮不唯推醒了全國的勞苦大眾以及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使之積極參加鬥爭，而且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羣衆與知識份子現在也已轉入革命的陣營里；就是反動營壘中也發生了動搖與分裂，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同許多鄉村的富農小地主，以至一部份軍閥，對於目前開展着的新民族運動也有了採取中立以至參加的可能。在這種情勢下，代表各階層的作家，自然也是一樣，他們由動搖，不安與疑慮之下而逐漸走到統一陣線中來，成爲一個或許是暫時的或許是消極的鬥爭伙伴。這一形勢在目前表現得十分顯明，然而龍先生却一手加以抹煞，他否認各落後階層的作家能夠同必須

盡他們時代的任務。他沒有了解落後階層的作家的作品，能夠部份地發揮國防的作用，也能夠對他們的自階級盡一種指示與教導，使之走到救亡的路上來。這完全是反統一戰線的態度。

龍先生認爲「沒有被大眾的感情擁抱着」的智識份子，他們的愛國詩歌，在一個勞動者聽來要毛骨悚然，以爲他生了什麼毛病。這更加表明了龍先生一貫的見解，他不唯註釋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中的大衆是工農大衆，同時也否認了中間階層作家的含有國防文學意味的作品的存在。這是多麼危險的一種傾向。

現階段的抗×救亡的文學，須是全民的文學力量的總動員。受敵人的威脅與感受亡國的苦痛者是全體大衆，已參加或將參加救國戰線，已發動或正發動民族革命戰爭的也是全體大衆，九一八以前文學上的中心口號現在不能不隨着這政治上的特點而轉換了。「國防文學」是全民的文學，並不是一失了中心執着，「也不會犯了一形而上學的，不從發展的具體的本質上應有的錯誤，」也沒有「抹煞了廣大而且主導力量的作用。」這位先生能舉出國防文學論者在什麼場合把廣大而且主導的作用抹煞去了否？

跟龍先生的一樣，這些全然是過時的見解，已沒有從發展中去把握現實的必然的結果。而在胡鳳先生的論文里，也會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應該說明勞苦大衆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同不自覺的民族好細，「胡先生的論調也

同他們一樣。現在民族利益不惟與勞苦大眾的利益一致，而且是同全體民衆的利益相一致。關於這，周揚與艾思奇兩先生都說到了，此地不贅。

由以上的例證看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同「國防文學」之間有了本質上的差別，已是十分顯明的事。在這里，我們不能不鄭重指出，凡是反統一戰線或有這種傾向的任何一個口號，絕不能作為現階段的中國文學運動的中心口號，它與現實的乖離，就證明了它已完全沒有前途。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龍先生又是那樣害怕踏入「愛國主義的污池」！他不曉得在被侵略與被壓迫的任何一個殖民地或半個殖民地國家里，最真正最澈底的愛國主義者是，而且不得不是一個國際主義者。須知爭取民族的自由與獨立，保持領土國權的完整是過渡到明日新社會的橋梁。然而龍先生却這樣說：「中國人民大眾一向同國家結着最悲慘的關係，他們正在逐漸失掉國家的信仰。——這好像連官方的學者都知道而且不加以隱諱。」那些學者們是可以這樣說的，因為他們必須撒謊，只有這樣才使大眾有了罪名。然而作爲一個前進的作家的龍先生却不應這樣說。難道龍先生完全沒有見過，聽過，甚至想像過現在正有着無數的民衆在爲着他們的祖國而戰死於疆場，而瘐死於牢獄麼？與他們結着最悲慘的關係的是與他們的一主人，——而不是與他們的祖國。龍先生這種言論是犯着嚴重的政治的錯誤的。我們國防文學論者不遠言愛國，我們以所有的一切獻給我們的祖國。世上沒有比我們的母親大地更爲親愛的東西！

此外，在作為規定現階段中國文學運動的任務的中心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也不夠精鍊與明確。假如我們把我們新興文學的發展史加以考察的話，我們便可以了然。

自從各帝國主義者開始侵略及壓迫中國之後，民族革命戰爭便在中國的人民大衆里面，埋下了它的根據；在事實上的表現，就是從太平天國、義和拳等到一二八以及最近一系列的反帝鬥爭；這一系列偉大的反帝運動，在文學上都找得着它的反映，雖然還是十二分的貧弱，並且有程度上的不同。直到五卅事變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以後，由於客觀形勢的急劇的變換，勞苦大衆廣汎的覺醒與迅速的成長，在文學上也產生了以勞苦大衆的思想同情緒爲主要內容的新興文學。這文學，以後更伴隨着中國新興革命勢力的高漲與擴大而日趨長成，它的內容也不斷地保持着反帝與反封建的精神。等到九一八同一二八等一系列的的事件爆發了，由於東方帝國主義者無厭的掠奪與漢奸無恥的出賣，民族危機日趨深刻，許多作家親身經過了被壓迫被蹂躪的生活，間接或直接參與了反帝的民族革命鬥爭，於是反帝文學達到了它的高潮期，一系列反帝的、鼓吹民族革命戰爭的作品以矯健的姿勢出現於文壇，並且這傾向也成爲當時文學運動的主流。因此我們可以說反帝的、反封建的（這兩者是有機地互相聯繫，互相滲透着）也即是鼓吹民族革命戰爭的作品是早已存在；而這種反帝反封建的，也即是民族革命鬥爭的要求，也成爲新興文學的普遍的同

根本的內容幾年來我們的新興文學便建築在這基礎上面。所以我們說胡風先生所主倡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並不能明確地顯示出現階段的文學的特質。

其次，誠如胡風先生所說的一樣：從太平天國運動到一二八戰爭的一切偉大的反帝運動，只有從民族革命戰爭的觀點才能夠取得真實的評價。因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或反帝運動，只有通過民族革命鬥爭才能夠實現。我們可以說：從太平天國起到現在在人民救亡陣線領導下已發動了或正在發動着的一切反帝（在現階段是抗×）運動，在本質上，全都屬於民族革命戰爭的範疇。但顯然的，由於各時代的特定的現實條件的制約，這些民族革命戰爭也各有不同的性質和意義，歷史上沒有重複的事件，這是我們所確信的。譬如太平天國的帶着農民性的土地革命的要求，義和拳的盲目的排外等等，跟現階段的民族革命戰爭都有着顯著的差別。所以民族革命戰爭只是一個概括的名詞，在各不同的階段有着不同的意義與內容。而目前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一方面是×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無限制的侵略，以及漢奸無限制的出賣，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轉化為完全殖民地；另一方面，我們也有了抗敵的全民戰線的組織。這一特點在中國歷史上劃出了一個全新的時期，這一時期所發動的民族革命戰爭，顯明地也有着特殊的意義與內容，這是目前這特殊的現實所賦與的。

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我們反帝運動的主要目標是要求民族的自由與解放，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統治；

現在由於X帝國主義的急迫的侵略，我們失去了東北四省，華北內蒙也名實俱亡，華南同長江流域又同時告急，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主要的敵人是X帝國主義，因此現階段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主要目標，已不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統治，而是「為祖國的生命，為民族的生存，為國家的獨立，為領土的完整，為人權的自由」而展開的抗X反漢奸的鬥爭。我們當前最迫急的要求，最主要的任務是發動「抗X的民族革命戰爭，來收回我們的失地鞏固我們的國防，保衛我們的民族，我們已有了組織「國防政府」（現在並未改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政府」）的號召，也有了組織「國防聯軍」的要求，「國防」是我們現階段正在展開着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主要目標，在文學領域上的反映自然產生了國防文學。所以最明確地最不含糊地指出現階段文學的內容的特質，最明確地最不含糊地指出現階段作家應努力的方向的，無疑是國防文學。我們要以國防文學的作品去煽動全中國的人民大衆來參加爲自己爲民族的生存抗爭，而民族革命鬥爭也是我們國防文學的主要內容。紺弩先生在創作活動的指標一文中因謝揚先生等屢次使用民族革命戰爭這字，因此就得意地說：「既然在說明國防文學的時候，不能不屢次三番地提到人民大衆，屢次三番地提到民族革命戰爭，現在這個最能說的本質的包含度最大的總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底形成，難道不是當然的麼？」因此他又說：「……現階段的創作口號只有叫作「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才和新的現實吻合，毫無疑義。」（見現實文學第一期十三頁）紺弩先生並未會想到民族革命戰爭只是

一個概括的名詞，它與「新的現實吻合」也與舊的事實吻合的。假如十年以後，我們還不能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那時候我們的文學也還以民族革命戰爭為主要的內容。既然作為一個口號在技術上必須考究，又要不含糊，要能夠顯示出那一階段的文學的特質，假如我們把各階段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主要目標的轉換加以考察的話，我想它可以幫助紺弩先生等對於目前的政治現勢同國防文學的理解。

由以上各點看來，我以為「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者極少相似的地方，對於統一戰線的態度的差異使兩者沒有調和的可能。至於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一個總的口號，我以為假如改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全民文學」而且在「國防文學」沒有被普遍而正確地認識之前提出，那倒是可以承認的。這麼說，也絕沒有忽視或放棄作為全民的主體的工農大眾。這是現階段政治上最基本的特點，完全不是我們國防文學論者的偏見。在這總的口號之下，作為現階段文學運動的中心口號，依然還是國防文學。只作字眼上的吹求，害怕有引起了誤會的可能，而因此忘記了一個口號的內容的特點，這是形式主義者的行為。

我們不妨掀開最近出版的小型報道刊物「文化報道」從那里，我們可以發見「統一戰線」即文藝界的聯合與「國防文學」的號召，已在北平、東京、廈門、閩南、濟南一帶發生了極大的影響，這說明了這個口號不是什麼派，什麼作家私自創造販賣的，而是全國普遍的要求。這一點，在理論的鬥爭之外，還有有力地打擊了，警告了那些反國防文學論者。依照目前的形勢看來，反對論者只有許多猶豫起來了，這決定的時機，需要我們以誠懇的態度去說服他們。文藝界在一個共同目標之下統一起來，它更能夠發揮極大的抗敵作用，是可以豫期的。

七月二十六日



論兩個口號

張庚

統一戰線的聯合，並沒有包含絲毫利用的意思。如果有人以為統一戰線只是某些人想利用多數人的力量來達到他的特殊目的的一種手段，甚至他竟想利用這勢力，那我們得告訴他，他錯盡錯絕了。統一戰線，我們應當看做是在一種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標之下的聯合，這目標是抗×救國，只要不是漢奸，誰也應當會把握住這個信念，站到抗×的旗幟之下來。這裏沒有這樣的問題：誰統一了誰。這裏的問題是：誰最忠實徹底地服務於民族的利益，誰就真實地領導了抗敵救亡的統一戰線。

在文學方面，情形也完全一樣。問題是一切文學者是不是都到抗×救亡的戰線上聯合起來鬥爭，而不是由那一派那一派去統一人家。

魯迅先生說：「……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拉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

的，我們現在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不能不特別重視。」

我想爲了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站在救國陣線之外，那最正確最現代的愛國方式我們自然需要，但是，如果岳飛文天祥式的愛國心還存在在一部分人的意識之中，他們也熱情地願意供獻給救國陣線，那麼我們就去拒絕他，堅決地向他說：「你的方式舊了，沒用了，去罷！麼？」

魯迅先生還說：「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鬥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展着；到現在更具體底地，更其實際鬥爭地發展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民族革命的大衆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更廣大的內容。」

這就是把最正確，最現代的愛國方式反映在文學之中。這是對的，這是現階段的文學之一種。

但耳耶先生却說：「……國防文學，只有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爲內容才能得到正當的解釋，也只有有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個總口號之下才能看出積極的作用。」

這樣，問題就非成問題不可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既然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至少，我們得承認它是無產階級的東西，教各階層各派別的人都來接受，以便爲總的口號，那不是認定了各階層和派別的所有觀點，成爲空想了麼？」耳耶先生既然知道「被號召的是各種階層各種派別的作家，就不能沒有各種對這號召的看法，」爲什麼却不知道因了看法的不同，他

們在文學作品中所反映的，所意識的，所根性地包含在其中的內容絕不能和無產階級的完全一樣，絕不能用這口號爲總的口號，却非另以更廣汎，更自由，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口號來做總的口號不可呢？

路丁先生更具體地說及耳耶先生認爲非是國防文學的內容不可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道：「只有動的現實主義的方法才能表現出它的偉大。」所謂動的現實主義，我相信作者是指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當然具有進步的世界觀的作家不難接受和應用這個創作方法，可是在各階層的作家之中，有多少是不知道，沒有聽見過，而且也無法了解這動的看法的呢！死去的章太炎，他是一個作家，也有他的讀者層，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爲了最近的學生運動還通電抗議過宋哲元，然而他不懂得「動的現實主義」。我們還是放棄了這一類作家和他的讀者羣，趕他們在救國陣線之外，僅僅爲了他們不用「動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去創作麼？還有那許多「禮拜六派」的作者，直到現在爲止，他們還存在，還擁有讀者，但我們誰敢說在這些作者中間沒有熱心愛國的人？更有誰敢說在他們的讀者羣中間沒有一個愛國者？艾思奇先生說得好：「用他們自己的作者去說服他們，是最便利的了。要把各黨各派的作者號召起來，意義也就在這裏。」

然而在胡風先生所提出的這一「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之下，一面雖然高調着泛談聯合，一面却不肯放棄左翼的傳統，而流於關門主義，在事實上拒絕了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之外，甚至左翼文學之外的作家的攜手，那麼所說的聯合戰線，統一戰線，怎樣能建立起來呢？

魯迅先生說：「……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閑舒地在旁邊觀戰。」

自從五四開頭一戰之後，新文學方面總以為餘敵通通肅清了，就再也不去管它，一直到現在為止，忽然發現還有人在反對白話文，才驚奇起來，感到新文學的陣營之外，舊的陣營居然也還存在。在這驚覺之中，正是我們去向新文學陣營之外，即使是最舊的，最保守的角落鬥爭的時候。我們應當讓他們的作家也在救國的口號之下，去號召他們的羣衆，發動他們的羣衆，來參加這全國一致的救亡運動。我們是不怕他們的保守性的，廣汎的口號一經他們中部分人的接受，在他們內部的分化和鬥爭馬上要發生而動搖了他們的陣線，在救國的目的之下，那最舊的營壘決不能停留在舊的階段之上，他們除了轉向，就是崩毀。

然而這種文學上的任務，「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決不能執行，除了廣汎的，更少規範性的口號國防文學之外。

郭沫若先生說：「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是多樣的統一，而不是一色的塗抹。這兒應該包含着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於狹義愛國主義的，但只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為帝國主義作僞的東西，因而一國防文藝一最好定義為非賣國文藝或反帝的文藝。」

我們把這意見和前面所引用的路丁先生的意見一比較，就知道要動員全國的愛國作家，國防文學的口號對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的優越性了。

七月十六日

本期因稿精，致將平高的「一個中篇小說，楊聯的劇本本地貨和彭愛的這篇文」下編臨時抽出，特下期發表。特向各作者致歉。 編者



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

茅 盾

因為生了幾天小病，倒有了機會考慮幾個問題。想了許久的，就是「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

我覺得關於這兩個口號的文章大家已經做得很多了，可以說是太多了。所以，我現在也無意於多饒舌。關於「國防文學」的口號，我自己說過一些話，但我現在多少有些不同的見解了。原因是我看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國防·汚池·煉獄」）我以為他的解釋最適當。他說：

「國防文藝最好定義為非賣國的文藝或反帝的文藝。」
又說：

「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

這兩句話，我初得都很對，所以，我現在想，「國防文藝」這口號，若作為創作的口號，本來是欠明確性的，而過去我們把這口號認為一般的創作口號，也就有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危險。例如周揚先生說：「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又說：「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需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如此說來，則那不能或尚未及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的作品，就無法成為國防文學（這事所關尚小）；而那不用國防的主題，例如用日常生活，或戀愛為主題的作家，却就會變成漢奸作家，或至少不能站到文藝者救國陣線的旗幟下來，這可所關太大罷！此種意見，在今日以前，却頗普遍，然而這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所以，我們如果一定要繼續用「國防文學」作為創作的口號，那就應當採取郭沫若先生的解釋：

「應該包含着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於狹義愛國主義的，但只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為帝國主義作偽的東西。」

然而仍有問題。譬如這裏有一部純變愛的小說或詩歌，牠確不是為帝國主義作偽的，我們自然不能指牠為漢奸作品，但倘若說這是國防文學，却也未免有些無謂。又如周木齋先生把「水滸」也引以為「國防文學」，我以為大可不必。我們若把「國防文學」作為文藝界聯合戰線的創作口號，就有這樣難以圓滿的缺點，所以，我想來，對於「國防文學」這口號的正確的認識，應當是：

「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

這就是說，不用「國防」的主題的作家，仍可參加民族自救的國防運動！應當是「一切文學者在國防的旗幟下聯合起來，」而不是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因為後者是束縛人的，是要把一些不寫「國防」主題的作家關在國防運動之外去的。

我前次附在魯迅先生文章後面那封信裏的話，現在我也要再加修正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可以是創作的口號，但既不是代替國防文學，也不是文藝創作的「一般口號」，而只是對左翼作家說的。（魯迅先生那文，開頭就提到左翼作家聯盟。）我覺得「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作爲前進文學者的創作的口號，是很正確的。但我們不想也不能對一切文學者作如此的要求，雖然我們可以而且也應當向前進文學者提出這要求！把這口號作爲我們向前進文學者要求的創作口號，當然比單提「國防文學」這口號來得明確而圓滿。

魯迅先生那篇文章的主要點似乎就在這裏。他是專爲給左翼文學者以鼓勵與指示而發的！他在叫左翼文學者把鬥爭更擴大，把題材也更擴大，應當面向現實的戰鬥，不要僵拘泥於抽象的階級的空論，而應當站在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的前線去。誰能說對前進文學者作這樣的要求是不應當的呢？其次，魯迅先生在那文章的後半段，特別指出了現在前進文學所應有的本質，手法，以及怎樣去克服公式主義。這都是很可寶貴

的意見。應當爲前進的青年作家所記誦的。然而我覺得他也沒有要拿這口號去規約一切文學的意思。魯迅先生一向主張與其用口號或公式去束縛作家，倒不如讓作家多些自由；他主張打破公式，不爲口號所束縛。因而現在他提這口號，也無非是鼓勵前進的作家們不要忘記自己的任務罷了；而即使對於前進的作家，他接着也就給以不要公式化的警告：「也無需在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條尾巴，當作旗子……」同時，他也毫無排斥「國防文學」這口號的意思，他說在這口號之下可以再提些別的口號，這是說，可以廣泛地提倡救國的文藝，使抗日運動擴大。

然而一些爲宗派主義所養大的善於「內戰」的朋友們，却有意無意地曲解了魯迅先生的意思。首先是那位曾在魯迅先生處聽得了這口號的胡風先生，竟拿「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來與「國防文學」的口號對立。他把本來只是對左翼作家而發的口號變成了對一般作家，「左」誠然是「左」了，但那道「門」却更關得緊緊的了，因而也是十足的宗派主義的「作風」！響應胡風先生的聶紺弩先生也沿著胡風先生的錯誤，把這個只對前進文學者講的創作口號，作爲全國文學者抗日聯合戰線的口號，說「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之下聯合起來！」（夜鶯）周揚先生對這口號又說「對於目前形勢，估計不足。」在第二期「文學界」的編者的附記裏，既已引用魯迅先生的話，說現在所謂「大衆」當然不限於工農大衆，可是又接着說「那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是不是能夠表現現階段的意義，是一個

值得討論的問題，——這都是因為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一口號誤爲全國文學者抗日聯合戰線的口號，（自然這誤認是因為先有胡風他們的曲解而來的，）但基於這樣雜亂的糾紛而作的「討論」我覺得實在很不「值得」！

我再重複我上面的話，來結束這篇短文罷！

1.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應是現在左翼作家創作的口號！
2. 「國防文學」是全國一切作家關係間的標幟！

我們所希望的是全國任何作家都在抗日的共同目標之下聯合起來，但在創作上需要更大的自由。我們對於少數的幾個朋友，希望他們即速停止文藝界的「內戰」並且放棄那種爭文藝「正統」以及以一個口號去規約別人，和自以爲是天生的領導者要去領導別人的那種過於天真的意念。

七月二十七日

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

周揚

文學界編者把茅盾先生的「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的原稿給我看，徵求着我的意見。關於「國防文學」的問題，茅盾先生和我都曾說過一些話，我們之間原沒有甚麼主張上的分歧。但是在這篇文章裏，茅盾先生修正了他的意見，而且批評到我，對於茅盾先生的修正以後的意見我不能同意。這關係目前一個最重要的文學問題，而茅盾先生的言論又最爲讀者所重視，所以我就覺得我應當趁這機會把這問題提出來和茅盾先生作一商討。

茅盾先生並沒有放棄「國防文學」的主張，祇是作了兩點的修正：第一、「國防文學」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不能作爲創作的口號；第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可以是創作的口號，卻不是文藝創作的一般口號，而祇是適應於左翼作家的。

先說第一點。

「國防文學」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茅盾先生所引用的郭沫若先生的這句話，我完全同意，而且認為這是極精當的見解。本來，「國防文學」的提出並不祇是依據於抗敵救亡的現實，而同時也是依據於急遽變化的整個社會關係和力量的對比。絕大多數作家的傾向於民族解放的鬥爭，使一切作家間的關係起了一個大的變動，元來因為思想派別不同而互相離異的作家，現在都可能會團結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了。這就需要有一個重新排列（Re-alignment）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文學上的口號。「國防文學」首先就是在這個意義之下提出來的。因為「規定口號的意義的不是那口號的作者，而是國家的一切社會層的相互關係」（伊里奇）從這樣的關係上去解釋「國防文學」的口號無疑地是正當的。

但是茅盾先生以為「國防文學」祇是作家間的標幟，而不能作為創作的口號，這我就不能同意了。我以為「國防文學」的口號應當是創作活動的指標，牠要號召一切作家都來寫國防的作品。一個文學的口號如果和藝術的創造活動不生關係，那牠就要成為毫無意義的東西。文藝上的國防陣線不運用牠自己特殊的藝術的武器，就決不能發揮牠應有的力量。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茅盾先生說我要求作家寫國防作品是關門主義宗派主義，是要把不寫「國防」主題的作家關在國防運動之外去的。對這批評，我祇覺得茅盾先生是濫用了一關門主義「等等的名辭。首先我要說，我從不會

主張過作家必須寫了「國防」的主題才能參加國防運動，也不會主張過作家參加了國防運動就必須寫「國防」的主題。在現階段的文學裏，關於文藝界的團結問題，我就會這樣說過：「這個團結不一定馬上能夠收到國防作品的成效，但無論如何，使國防文學的創作實踐有了更廣大的動員基礎。」這就很明白，「國防文學」的口號對於一般的作家祇是一種期待，一種希望，並沒有強求的意思，而且，我覺得文藝界的聯合戰線既不是甚麼文藝「紗籠」，而是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一個重要的陣列，在參加這個戰線的每個作家的身上是課了抗敵救國的義務的，那末希望他們寫國防的作品就不能算是過高的要求。固然，一個作家可以用宣言，用行動來服務於民族解放的事業，這些也都是可寶貴的，但是作為一個文藝家，他的有力的武器不能不是藝術的作品，而一個作家的社會活動也決不能和他的作品活動分開。民族革命的鬥爭成爲了一切生活的主流，不被這主流所激盪的作家是沒有的吧，除非他和現實之間完全失去了聯繫。所以把生活的民族革命的真實反映在自己的藝術，對於一般的作家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雖然他們將會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而且可能把牠寫在一面歪斜的鏡子上。以爲祇有勤勞大眾的文學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學，這不用說是有害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但是如果認爲要求一般作家寫有國防意義的作品就會把他們關在國防運動之外去，那就有趨於另一極端的危險。我們不要忘記這是一個文藝上的國防陣線呵！

茅盾先生說「國防文學」是束縛人的，而藝術創作卻需要更大的自由。這也是不然的。「國防」的主

題包含了現實生活的主導的方向和牠的各方面，也容許作家的各種不同思想和立場的存在，以及他們的創作手法和表現形式的多樣的運用，牠的範圍決沒有窄狹到束縛人的地步。而且並非除了一國防一的主題以外，旁的任何主題都應當擯棄不寫。我說「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爲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所謂「最中心的」自然就不是「唯一的」的意思。爲了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抗敵除奸的任務上面，爲了使文學和現實的潮流相匯合，創作活動應當有一個切合於一切人民的要求的中心，這難道也是宗派主義關門主義嗎？茅盾先生自己就會以「需要一個中心點」爲標題寫過一篇短論，那裏面就有這樣的話：「一種種的題材都必有一中心思想，即提高民衆對於「國防」的認識（使民衆了解最高意義的國防），促進民衆的抗戰的決心，完成普遍一致的武力抵抗侵略的行動。這是歷史所賦與的我們的作家們在現階段不可逃避的使命。」這使命不應當由全體中國的作家來完成嗎？

創作的自由不是沒有限度的，絕對的創作自由的說法是有害的幻想。高爾基很正確地指出了二十世紀歐洲文學之所以陷於創作的無力，就是由於竭力張揚藝術的自由，創作思想的任意，無形中使許多文學者縮小了觀察現實的範圍，放棄了對現實作廣汎的各方面的研究。所以，主張作家可以任意創作，寫國防和寫純戀愛都是一樣，這就不但會削弱或甚至消解文藝創作的國防的作用，就單單站在創作的本身上來說，也不是賢明的見解。

文藝上的統一戰線必須團結最廣大的作家，對於用純戀愛為主題的作家，當然也應招致到這個戰線裏面來。但是一個作家參加了這個戰線，決不是沒有義務的，他必需做於民族解放有益的工作。戀愛的瑣屑的藝術是祇會使讀者和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現實離開的。要求他寫更有意思一點的作品，就不祇是爲了要加強國防的意義，同時也是爲了要使作者自己從創作的瑣屑的低劣中解脫出來。統一戰線是應當含有教育的作用的。

「國防文學」是文學上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說法：「牠應該包含着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於狹義愛國主義的。」照這樣，我說的一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需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那句話，如果截斷了上下文，就的確應當受指摘了。大家總還記得當國防文學提出時第一個挺身起來反對的那位徐行先生吧。他竟把國防文學和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描寫成對立的東西，我就不得不辨明兩者的應有的關係，然而同時就在那篇文章裏，我也並沒有忘記指出：「向國防文學要求最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是正當的，但國防文學的製作者，卻並不限於能運用高級的創作方法的作家，就是思想觀點比較落後的作者，也應當使之爲國防創作而努力。」

其次，就要說到「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的問題了。

「國防文學」提出來以後，爲廣大文藝者所接受，所實踐，形成了普遍全國的一個文學的中心的潮流，

這是連「國防文學」的反對者們也不想加以掩飾的事實，要提出一個新口號來代替牠，那就至少必須先對牠下一番批判的工夫，而新提的口號又的確是更能表現階段的意義，這是第一點。第二，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之外，不是不能容許別的同類性質的口號的輔助的存在，祇要那口號不妨礙文學上統一戰線的運動。「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就恰恰是在相反的情形之下提出來的。牠立刻招惹了批評和責難是全然應該的事情。這個口號引起的糾紛，祇有從理論的說服上才能解決。

魯迅先生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的一個發展，茅盾先生也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一個祇對左翼作家講的創作口號，那牠不能成爲現階段文學上統一戰線的口號，是自明的了。「左」的宗派主義者的大言壯語也應該可以跡斂了。問題向着解決之途前進了一大步。但是作爲革命文學者創作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不是恰當的，也還是值得討論。我覺得有兩點可以提出來商榷一下，第一，「大衆」既如茅盾先生所提示是廣泛地指「人民大衆」，那這口號就並沒有表現出我們多少年鬥爭過來的那革命文學的基本的立場。固然在抗敵救國一點上，革命文學者和一切不願做漢奸亡國奴的作家的立場是一致的，但是也僅僅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同時正因爲有這個一致，所以我們不必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之外另提別的口號，自外於文學上的統一戰線的運動。第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也並不能作爲創作方法的口號，牠並沒有標明作家對於現實的一定的態度。我們應當執拗地爲獲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而努力。

以上就是我讀了茅盾先生的文章以後的一點感想。

一九三六年的歌謠

陳雲從

南方剛剛死了一隻老鴨子，

徒子徒孫就哭得嘩嘩响。

北方來了千千万萬的強盜，

文的武的却沒半個敢哼一聲叫；

媽的，死人和骨骸還像值錢

活人和國土就只好一齊上吊，

從倫敦運回來的時代的僵屍，

八代祖宗似地忙着開箱細瞧；

於是飄揚在古城一角的太陽旗，

向着中原送來一陣輕裏的冷笑！

遙堤今年又瘋狂般地吞了洪流，

貪婪的惡棍們把人民活活送掉；

走私貨竟長了脚爬進清江去，

看來帕米爾高原也就要傾倒！

回頭瞧那長蛇似的萬里長城，

連磚石也給強盜的刺刀挖跑；

媽的，還想開什麼豬兒狗兒的大會，

無非又要鬧着洪憲登基的老調！

那知衡山湘水裏忽便起了怒號，
羣鬼又只會向着自家張牙舞爪！
津浦平漢的鐵鍊都被強盜抓住，
恐怕大道好的江南也不能久保！
如今據說秦檜原來還是個忠臣，
那麼該死的岳飛倒該鋤頭和斬腰！
可知誤國的坯子們還不自審察，
吳三桂搖身却變成了好漢一條！
好漢却又無恥地老是唾面自乾，
送了江山還敢向羣衆胡說八道！
究竟青年們不肯讓民族衰老！



呼呼口號不料吃了奶奶的大刀！
光明正向着黑暗奮呼肉搏，
無邊的血海立刻就會捲起狂瀾！
正義與惡魔永遠勢不兩立！
看滔滔的波濤來吞噬這羣巨鱗！
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奴隸們啊，
國破家亡，我們也斷斷活不了！
高舉大家的鐵鎚，使動手中的鑿刀，
起來，邁步走上救亡的火綫去！
把強盜們和漢奸們完全殺掉！

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青紗帳

溫
流

青紗帳，
咱們的城牆！
咱們握着刀，握着槍，
在雪底下來來往往，
在黃沙底下來來往往，
葉縫裏，梗縫裏，
咱們看準敵人就放，
一個個彈子
打進敵人的胸膛；
葉縫裏，梗縫裏，
咱們的刀閃着光，

咱們的槍閃着光。
青紗帳，
咱們的城牆，
它保護咱們，
它養活咱們
敵人可用剗刀
拍住咱們老鄉，
迫他們把高粱斬光。
弄倒了青紗帳，
搶去了田地米糧，

可教聰明了咱們老鄉，
丟了鋤頭，握起了槍，
伴着咱們守望，
守望咱們的田地，家鄉！

青紗帳，

咱們的城牆！

咱們東跑西走，

咱們在炮火裏死亡，

咱們在火砲裏生長，

咱們給炮火鍊成了鋼。

五年了，五年了，

仇恨刻在咱們心上，

咱們喊：「抗敵到底，

不賣國，不投降！」

咱們聯合起來了，

十萬枝槍，廿萬枝槍，
築成咱們新的青紗帳！

青紗帳，

新的青紗帳，

咱們鋼的城牆！

守住咱們的田地，

守住咱們的家鄉；

咱們要用血，用生命，

讓它長得堅固，久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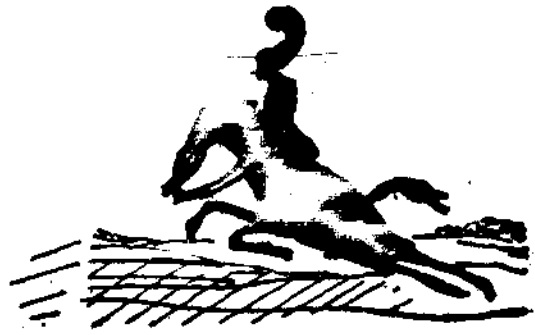
新的青紗帳，

永久不會倒下，

永久伴着咱們衝鋒打仗，

直到咱們勝利的時光！

一九三六，六，六。



苦悶的時候

唐 弢

虛無主義者是幸福的，他能夠無視於一切。倘是我，即使翻在一間小房子里，也無法使自己的腦子安靜，我總要想點什麼，而且常常爲這什麼所苦惱，因爲我不能滿意。

這不能滿意的苦惱，是一種磨鍊，可以使人們更加勇敢，堅決，但一不小心，却也會弄成神經衰弱的，我實在不喜歡這後者，所以在苦惱得無可如何的當兒，就跑到街頭去，看着紛披的人羣，聽着叫罵的聲音，讓眼睛和耳

朵來應接來間給腦子休息一下。

這就是說，給腦子印上一點比較輕鬆的事情，馬路的那一角，有一塊空地，幾個走江湖的各自佔據了一段，賣拳，變戲法，玩西洋鏡，鬧人們圍觀了一大堆，時而也拍一陣手，喝幾聲采，但從腰包裏掏出錢來的，極少極少，自然，那是因爲帶着的原是空腰包的緣故。我也沒有帶錢，而且更不諧喝采，所以只得跑開去，一點也不想留戀。

在人行道上，在關閉了的店門前，看相先生們挂起幾乎變成灰色的白布，那布上畫着人像，有俞頡，有孔子，有岳飛，也有秦檜；究竟像不像，我不知道。但看那畫法，實在是非常拙劣的，然而在這拙劣的畫法裏，偏偏又可以看出這些人們的所以成爲聖賢忠信的道理來。我佩服中國人的眼睛，也佩服中國人的面孔。

這些面孔，自然並不限於古人近代偉人的也不少。不過後者却不是描畫，而是從軟章上剪下來的肖像，這比較要清楚一點，也真實一點，講究的就用玻璃框子框起來的，確是一幅偉大的偉人圖。但那裏面的批語，却又從賢愚轉到禍福，顯出了看相先生們的真本領，同時也顯出了近人的關心禍福實在更甚於他自身的賢愚。

但巧妙的，是那鏡框裏的面孔，被認爲有出息的，總是眼前的得勢者，那些沒有出息的，也一定是已經失勢，或者曾經失勢的人物。看相先生們題這批語的日期，我無從知道。因此，也姑且相信這是靈驗的預言吧，因爲

我們是常有這種靈驗的預言的，不，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看相先生們，是常常會說出這種靈驗的預言來的。

但自然只限於禍福。

禍福以外的事情，這就顯難說了，原因是單靠「面子」還不夠，看相先生們只知道談流年，推終身，相出五官的否泰，此外是別無路徑的。他所乘的只有一個弱點，那就是被相者的搖幌不定的心境。

但傳達出這心境來的，却還是面孔。

一離開面孔，說話就不免難起來，倘要提到禍福圈外的將來，那就更加難。我指不出確切的年份來了，總之，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我們這裏不准談將來，「天快要亮了，」前途慢慢地光明起來了，「一類的話頭，文章裏不能用，因爲還有點近於革命。我還記得，就在同年裏，我給朋友的一封信裏，有這麼幾句話：

「有時候我想抬起頭來，望望明天，但立刻被擦下去了，連看看踏在腳下的現在也不許。我只能

從自己跨下去回跳過去，悲涼，悵，淒其，我的心是沈重的。

我沒有明天。

但明天其實是有的，不過現在我是不准望，這不准望的也不只我一個，倘使把踏在自己腳下的現在偷看過一眼的人，是都有着這樣的感覺的……

這並非閑話，却是實情，因為我們不許有將來，然而看近來的情形彷彿又有人注意到將來了，整整計劃不必說，連牆壁上的標語，在「至要莫如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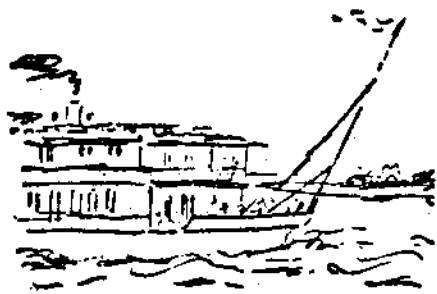
的下面，也加上了「至要莫如教子。」教子的確是至要的，而且也實在是為將來着想的好辦法。我們難道真的忽然賢明起來，覺得「天快要亮了」麼？

我看是並不見得的，因為這不過是標語。正和看相先生一樣，牠刷在牆上，看着人家的面孔說話，而自己却懷着鬼胎。諱言現在，想把自己的身子塞進兒子輩的肚裏去。

這樣的人們，是沒有將來的。

天黑下來，又得回家去了，我擺說不了這苦悶。

一九三六，六月，十四。



海 燕

張春橋

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隨著××市的救護隊到古北口去參加二十九軍的抗敵戰爭。

那時我剛剛從一家學校里被開除出來，原因是「侮辱師長，違犯校規。」恰巧二十九軍在長城沿綫跟敵人開了火，我們××市的青年們因了「五三」給的特殊切身的教訓，對於這一戰爭，是抱著十二分的關心。我們都希望能夠把自己獻給民族，國家。因此我們十幾個不相識的青年由一個人的組織而結成了一個規模不大的救護隊。我從家裏偷偷地跑出來，隨隊北上了。

到達北平的時候我們沒有得到機會到前綫去；二十九軍的負責人說：

——你們是學生，前綫太苦了！你們受不了！

——不，我們一定去，你知道我們是從那裏來的？幾次的交涉都沒有結果，我們只好住在客棧裏。

可是，生活沒有一點熱力了。我們底四周充滿了臭味的腐爛了的人們，他們成天成夜的打着牌，抽着大煙，用沙啞的嗓子唱着不成調的京戲。他們好像沒有一點熱一，外邊的世界跟他們沒有關係；天空的敵人底飛

機擲下的炸彈，放射的機關槍也好像不會落在他們底身上，不但落不到他們身上，我們隊裏的隊員們也好像一點關係也沒有了；他們忘記了爲什麼來北平的。

每天，他們找女招待，看戲，逛窯子，把從家裏帶出來的私費或捐款，都化了。

我和幾個人都開始煩惱着，我們過不慣這種生活，我們需要到前綫去，我們是預備做救護工作的，但是每天夜裏大卡車載着受傷的兵士回來的時候，我們見不到周到的醫治，以致輕傷的變重，重傷的變死。我不知道爲什麼從XX出發的時候大家底話是那樣動聽，而今爲什麼變成這樣。

就在那時我認識了朱力夫。他是一個大學生，在先前我沒有注意他，等他把我們底消散的原因說出來時，我才對他起了好感，不一種新的感覺。他說：

——得不到正確的領導，這種現象幾乎是必然有的。

我當時很奇怪這句話。我不明白爲什麼那些爛頭爛腦的笨傢伙會能够領導我們，而我們沒有他們底領導做起來就不積極，我就跟他談了些，他把住的地方告訴我：

——你今晚到我那裏，我們再談吧！

那晚上他沒在家，留給我一個紙條：

洪：你等一會兒，我就回來的。

力夫

他回來的時候已經夜深了，他留我住在他那裏，反正都是同鄉，沒外人。我就答應了。

那一晚他跟我談了很多，他勸我去和那幾個比較好的人講，把組織整理一下，再去跟二十九軍接洽，無論如何要去前綫。並且約我給他們編的「文化信號」寫戰地報告

第二天，我從他那裏回來，就跟別的人商量，同時，去向二十九軍交涉，他們答應我們去。不過，現在情勢已經變得很大了，前方的戰事非常不利，白天幾乎沒有方法

出頭敵人民飛機十架二十架地一齊來轟炸，二十九軍底作戰方略只好改到夜裏；白天就躲在山林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然沒有到前方的可能。

——你們是學生，吃不了苦，還是到後方醫院去吧！

——請你們快些準備，我們預備今夜就走的。

夜，北平的夜，好像被一隻魔手抓着了，街上的哨崗加多了麻袋堆起來了，春天沒有帶來一點溫暖。整個的城市是恐怖與寒冷。在這寒冷的夜裏，我們離開北平到密雲去。

在密雲，我們只能幫助那些醫生們來縛縛帶帶擦擦藥酒什麼的。其餘的，他們不許我們作，我們也不能作。大家都發牢騷，罵他們自私自利，不把救護的方法快些教給我們。

——你們都是學校出身的，學過物理化學，爲什麼不懂得普通的救護知識？

——咱都是在軍隊裏學來的，你們……

而他們底本領也真够治的。他們雖是醫兵出身，在看護常識上不見得比我們知道的多，他們還老是誇耀自己底本領：自己沒進過學堂也一樣當醫官。我們自己也很慚愧，學校給我們的是少爺脾氣，有用的知識是沒有的。我們就用那種幼稚的方法來救護傷兵。每天每天地在哀號與血腥的空氣裏過着。前方的砲聲在深夜裏隱約可以聽到，而卡車載來的人也日漸多了。我們這裏盛不下，只好每天再轉載到北平去。

在這裏我忘記了朱力夫。他却沒有忘記我。

在一個夜晚從北平來的卡車停在我們住宿處的時候，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信，是車上新來的一隊人帶來的。寫信的人就是朱力夫。

他很關心我們最近的情況，希望我把戰地通訊快些寫起來。他說，北平的情況比較地好了些，小刊物非常多。在那上面，深刻地反映出前線的，後防的情況。很多沈默的現在活動了，活動的活躍了。

最後，他引高爾基底海燕的歌給我：

看呵！暴風雨來了，暴風雨來了！

在洶湧的海上，閃電的中間，

得意洋洋地掠過了海燕，

他尖聲兒預唱勝利的曲子，

歡呼偉大的將來的暴風雨。

他底信帶給我了熱。我想到他那像郭如鶴一樣的面孔，那鐵額，和響亮而清晰的聲音。我好像沉醉在一種不可拒的力量裏了。當夜，我寫了報告，並且寫了一封長信給他，還附了我底日記，我生怕日記不能使別人看到。這些東西，都在第二天晚上有人回北平時帶去的。

但是，沒有再見到他底回信。

我們底情況也漸漸地形成一種新的樣式：幾個膽子小或者吃不了這苦頭的人，都隨車回北平了，剩下的幾個人，却都很堅決。那些傷兵們有的痛哭着要到前線去，有的簡直瘋了。他們呻吟着，在一羣沒有豐富的醫學

常識的人底看護中生活，有時，他們也問我們：

——來了援軍嗎？

——中國底飛機還沒來嗎？

——他們還不來打××人光打中國人嗎？

有的就喊着：

——殺！殺！……殺死他個小舅子！

——奪過坦克車來呀！

接着就是一陣痛苦，沉重的聲音。他們底心像一座不熄的火山，周身熱的火流燃燒着，有時清醒一點，他們就咒罵，或者咆哮起來，傷，對於他們好像不在乎的。

——中國有坦克車飛機，可是，沒見過影子。

——這些老爺們掛了彩也够笨了，一刀就是……

我把這些情形都告訴了朱力夫，他却沒有信來，問帶信人，他說沒有錯兒，交到本人了。我很掛念他，他有什么意外嗎？北平是戒嚴了，他海燕一樣勇敢的行動，他不會有什么變的，他很小心大概是忙吧，對的，他很忙：在三天

後，我接到他底信，信裏除了答覆我底問題或關於目前應當做什麼的指示外，還告訴我們一個驚人的消息：

「洪，也許你們現在還不知道，你們抗敵的功績，將被無恥的人們用污穢的筆一下子抹光了。」

「聽說（大半是可靠的）現在他們正在商量妥協的辦法，預備將你們底戰爭結束。」

這消息很快地傳到全醫院裏，大家都咒罵起來了。我們設法鼓勵他們，安慰他們。

——大家好起來，我們把××鬼子打出去！

就在那天夜裏，我正跟幾個朋友在院子談論這件事情，忽然傳來一陣嗡嗡的聲音，我們還以為是從北平開來的車子呢，仔細一聽才知道是在天上，我們按下跳動的心，睜大眼睛注視着，但是天上只有不亮的星，跟薄的白雲。那些星，孤另另地戰慄着。

——轟……

——呵，飛機，飛機……

我們驚慌起來了，怎麼事？夜裏來了把燈快忙熄滅，大家好像連呼吸也不敢有了。那情景於今想起來，還在眼前。

第二天從前綫上運來的傷兵更多，槍聲更清楚；不過傷兵不再在我們這裏停留，我們也被命令撤往北平。回到北平，聽說那什麼停戰協定簽字了。

我沒有地方住，只好去找朱力夫，他答應我住在他那兒。而且是那樣地客氣，招待我。雖然他老是說大家不要客氣。

我們大家很客氣地在一起，我問他對於這次失敗的原因以及對我們底批評的時候，他笑着說：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沒有得到正確底領導。還有……

他說了很多，我都不能怎麼深刻地理解，有時也提出不同的意見，他都給我一個解釋。

生活可以把不同性情不同主張的人統一起來。

我們在一起生活了，無意中，我們之間生了情愫。

他常常早晨一早出去，晚上很晚才回來，或者就不回來。他告訴別人說是去上課，我却沒見他拿過書，有時他拿着許多小冊子，有時拿着一些油印品。我却不知道他到底作什麼。我是不好問他的，只能向他要書看，他那書架上不知經過多少手指翻弄的書籍，我一本也不想看：非常乾燥無味。他拿那些初步來給我看，我也不高興讀，好像跟我沒有什麼關係似的。直等到我們討論起時事，和私人底生活的時候，我才明白他底話是對的；而我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感覺到他是位傑出的人才。

我看着他那有力的鐵額，聽着他那可愛的聲音，漸漸熟悉了。

但是，我不能知道他在作什麼，他底生活的實況。每夜做些什麼呢？那些小冊子又是些什麼東西呢？我沒有機會知道。就是有時候他把那些東西留在家裏，我沒得到他底允許也沒看過。

一直等到我們更熟悉的時候，他才把那東西的一種給了我。

忘記了一切，我底四周像沒有什麼東西一樣了，我底精神全注意在上頭，那一句句的話全是我想知道，而沒有人告訴過我的。讀着的時候，呼吸緊急了，喘氣有聲了，我像站在一顆明亮的星星下邊，看到了光，看到了愛，也看到了永恒。

我沒有看見過真理的眼睛，于今在心裏開始培養真理的花了。

他坐在床沿上，躬下腰，向我說：

——如果你不能在這裏生活，你就回××去也好，那裏不是一樣嗎？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那裏都有海燕飛翔着；在這暴風雨將來的海上……我不是怕你在這裏怎麼樣，而是你父親就要來了，——說着，他從抽斗裏拿出一封信，——這是你父親寫給我的，他說他就來接你，你是無論如何要回去的。

我沉默着，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我不願意離開這裏，但是事實上又不能不離開這裏。那時，我已經看出力夫底生活到了沒有辦法的地步了，我不能在這裏連累他的。

於是，我跟父親回××了。

臨行，他很抱歉地對我說：

——我也沒有叫你看看北平底風景，我想你不會怪我的。——我沉默得不肯說話了。——你不要有什麼難過的意思，你回××以後，我們可以常常通訊的，而且你又是很勇敢的去做海燕吧！

回到家，又碰到救護隊的一夥人，生活還是那麼吊二郎當的。××也有女招待了，他們就成了老主顧。我呢，家裏對我取着軟禁的態度，朋友來了，弟弟總在一旁聽着，生怕我再跟朋友離開家；我出門找朋友，弟弟也總跟着，回去還要向父親詳細地敘述。

——我簡直就像囚犯了。

——你們還叫我活下去嗎？
——這樣下去怎麼辦呢？

我偷偷地寫信給朱力夫，要他給我介紹朋友，我還要離開××。

在××我看不到一隻勇敢的鷗或海燕，看到的全是海鷗，企鵝，他們是那樣的穩健膽怯。

會考來了，他們就每天拿着「大中學升學指南」或「複習叢書」來讀； $E=mc^2$ 或「重力」等於什麼，酸素的變化是什麼，他們全知道；知道那個公式怎樣把這些東西和他自己底生活聯繫起來，他們是不想的；蒼白色成了每個「好學生」的面容，跟他們談時事，他們總是搖搖頭。

他們底生命已經接近死期了，領導他們的人却照樣地領着他們向前走，還指着骷髏說：

——去奪這美麗的錦標吧！

我底生活像被網子緊束着。

我想着朱力夫，那響亮的聲音，鐵的頭，尤其是他底生活，我雖然沒有看到他在做什麼，但是我猜想，他底生活一定非常有趣味的。每天讀着那種小冊子，比讀什麼好的教科書都有趣味有用處，夜深的時候找幾個朋友在一起讀或談，那該是多麼有味呵！

我底眼前常常有着朱力夫底影子，他那趣味的生活

但，有一次，一位救護隊的隊員聽到我提朱力夫這名字，他就用惋惜的聲調說：

——你這傢伙也不慎於交朋友，朱力夫是一個什麼東西，你知道嗎？……危險得很。

——我知道的，不過我覺得那樣有趣味。

——有趣味？把命拿來當玩意兒……哼，趣味！

說完，他扭頭走了。好像我身上也有了危險物似的。不但是他不理我，其他的人也好像害怕起來，我也索性不理他們，我知道他們底底細的，他們只能做和平時代

的居民，然而，他們不會創造這時代，能創造時代的人是朱力夫那夥人，他們勇敢地歌唱着，在浪花和閃電裏。

我苦悶了，想找人談一談，沒人，看書，書上是螞蟻。

「力夫：你無論如何要給我寫信呵，在這裏生活真寂寞死了！」

我寫信給他，一天天地盼望着他底來信，天是那麼熱，土地都乾裂了。我底四周也成了焦燥煩惱，知識的飢渴比土地還厲害。然而朱力夫底信回得却那樣慢。

「洪：你如果高興到□□，或北平來都可以。不過，要徵得你家裏同意，以便有經濟上的接濟，非至萬不得已時，不要決裂。我想你還是到□□去，那裏比較合適些。」

像得到雨水了，我沒有照他底話辦，我又偷偷地離開□□到□□來了。家裏不知道，只有力夫底兩封介紹信，和從家裏取出的幾十塊錢。

來到□□以後，我和力夫沒有通訊。他底生活狀況我是不知道的。不過，我明白了那些小冊子是什麼東西。

西，而油印的東西上又寫着些什麼。我得到了「趣味。」
我看到了一羣羣的海燕。力夫底話也就時時刻刻地響
在我底耳朵邊：

——那裏都有海燕飛翔着：在這暴風雨將要來到
的海上！

還有那一首長歌，也成了我底生活的符號了。我每
天唱着，當「十二九」過後，力夫給我一封信說：



「洪飛翔吧，海燕底羣體增大了，他歡呼着暴風雨來了！」

看呵，暴風雨來了，暴風雨來了！

在洶湧的海上，閃電的中間，

得意洋洋地掠過了海燕。

他尖聲兒預唱勝利的曲子。

歡呼偉大的將來的暴風雨……」

六月十四日夜。



島木健作訪問記

香山

離東京祇剩四天了，對於這個年青的作家，總想謀一見面的機會，如果再用信去請求面會的話，則結局祇使日子傷促延長，因此決定作一次不速之客。

從新宿到島木健作氏住的郊外世田谷去，總有十分鐘左右的行程，混着這盛綠的小田原綠的郊外風景，使住在市中心的自己，透進來一種說不出的新鮮的風味。那武藏野的明朗的素朴的景色，實含着無限的史的薰香。

從泰德寺下了車，那四周曠野的氾濫的光線，就

從周圍逼迫過來，轉過二三條小小的村式的市街，即是寂靜的住宅區。

在日本三四年間，最注目發展的，即是郊外文化住宅的建設的增多。在綠蔭下建着無數的紅綠屋頂的西式房子，這些都做着南歐的西班牙風，薰風吹渡着野原，真使，我覺得是置身在一齣西班牙歌劇的場面上一般。

在巷口的一家鐵匠舖裏，詢問島木氏的住屋，鐵匠即含笑地說道：「是不是小說家島木健作？他在那巷裏

紅屋頂房子的隔壁第四家。」一面用他那粗黑的大指頭在潮濕的土地上畫起地圖來。

隨着鐵匠的指示，找到了島木氏的家。這屋是座二樓的日本式的房子，門前有小樹給圍成箱形，門口掛着他的名札，和另外一個或許是他太太的門札。

拉開大門在旁牆上掛着一幅很大的油畫，畫的是穿茶色服的工人，這立刻使人嚴肅地想起是到了這個進步作家的家。

出來迎接的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女人，是個有平安朝時代風雅的女人，非常和霽——一種日本女人所特有的和霽的態度——我向他述明想見一見島木氏，並且送他幾冊「東流雜誌」，而且國內的雜誌也希望他能寄點對於中日二國進步文學交流或意見的稿子，因此給拿去了「實文」和「文學界」。

失望的是島木氏不在家，而且明天也有事得外出，所以祇好待島木回家時決定再寫信給我，因此祇好把

雜誌給留下，拖着沉重的脚步回來了。

在新宿的茶房裏休息了一個多鐘點，坐電車回家，不到二個鐘頭，有快信來了，不用說，是島木氏來的，約我後天去見他，這時是充滿了歡悅和愉快的。

十二日的二時我又搭上小田原急行車的電車，我的心裏盤旋着說些什麼話，如何可以使這難得剛毅的作家，能直接寫點東西給我國的讀者看，這些問題使我煩惱，但就在這種煩惱裏，車到了豪德寺。

到了島木氏的家，出來的仍舊是那個女人，他陪我到了樓上，一間六疊席子大的書齋，周圍都被書和雜誌淹埋住了，尤其樓梯的下面更埋積着無數的雜誌。

書籍是作家的生活的食糧之一部分，因此書籍是特意引起我注意的。在氏桌上，放有許多托爾斯泰的作品，這給與我一個非常欣喜的影響。

「在先生百忙中，來打擾您，真是對不住得很。」

「不！每月工作大抵在十五日前結束現在都已快結束了。請隨便坐，不用正襟。」

於是我盤腿坐下來，這時我才仔細窺這作家的正貌；第一個給與人以深刻的影像的，即是種精悍之感，身體細瘦，較長有一幅智慧之臉，鼻是高的，而眉眉粗大，眼光犀利在一種靜默裏有嚴肅之感，我感到類似於擊友孟式尚的一個放大之影。

「前月給你信後，說立刻給你像片，但終於未寄上，真對不住。」

「不！不！今天到這裏來，是想請先生替我國讀者寫些東西；因為中日二國的文壇，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像過去小林和藏原都對於我國文壇，波及了極大的影響。」

「喇小林多喜二吧，是的，真是個偉大的人。你希望我寫些什麼呢？」

「我希望先生站在日本進步的作家的立場上，對於中國的可慘的現狀，作着如何的感想——作為文學

的觀感——或者對於中日文化的交流之諸問題。」

「我對於中國文學，素來是不大明瞭的，現在中國的文壇呈現怎樣的情形，魯迅先生的活動怎樣？」

於是我解說給他關於「國防文學」的口號的內容，和魯迅先生的病狀。

「呵！他指着文學界的目錄上的「國防文學」諸論文說：『我明白了，中國第一要務是在救國，沒有國是不會有××的保障的。我知道你們的國防，不是現在我們國家的國防，我們的國防正和你們的國防站在相對立的位置上。』」

我點點頭，我說：「紀德說過『我是絕對國家主義者，但同時是絕對世界主義者』我們的救國，絕不是狹義的退嬰的東西。」

「那麼現代的知識階級是在怎樣的行動中呢？」
實在他的初期的小說，都是虛理知識階級的，因此對知識階級特別注意。於是我告訴他北方的學生運動，

和現中國的聯合戰線。

「對的，這是急務，中國的知識階級已達到可喜的發達程度。」

「關於高爾基的死先生感到怎樣？」

「唉，真是可惜！文學評論的七月號預備出特輯來追悼；在日本對於高爾基有一個缺憾，即是對於他的作品讀得太少像托爾斯泰的作品，在日本是相當地被通讀過了的，而高爾基的作品被人讀得少；大家都驚於其偉大的名聲而都言其好，這實是個壞現象。但現在高爾基死了，或許借這機會，使日本的讀者能重新開始讀高爾基氏的作品。」

「在中國，高爾基還被相當地泛讀着的，母親頗被歡迎。」

「日本也是一樣，要算母親賣得最好，最初的詩本，繼之改造社的全集，最近的納烏卡（科學）社的譯本都買得很好，不過這裏有件興趣的問題，即是母親的內容

和處理的問題；母親這部作品是先設置好方式——公式——的，然後將事實一一的填裝進去，這樣的作品在煽動上有了很大的效果，而且反得着廣大的讀衆，其實真正的藝術作品是不應該如此的，這個地方就是我認為興趣的地方。」

「我想這都是初期新作品的特徵，不過再回顧小林氏的作品，則更是利害了。先生最近讀些什麼作品？」

「我正預備讀納烏卡社送來的蘇聯小說『鐵是如何鍛鍊的』（是否此書名，一時想不出，曾片斷載文學評論上）是奧斯托洛夫斯基作的，這小說獲得了列寧賞，我還剛讀了一部湯淺芳子譯的愛夫屯訶的『我愛着』，後者較前者在藝術上是較卓越的。」

這時氏從手傍拿起來六七月號的改造來，裏面有柏山的在岩上和蕭軍的羊，說道：「這二個作家在貴國怎樣？」

「柏山是個完全新人，蕭軍到是個新進的中堅作

家，先生對於這二篇小說以為如何？」

「還不錯。」於是又轉了話題到出版檢閱問題和發行數上去了。」

「在日本，純文藝雜誌是不行的，最多三四千份。作品也是不行。」

「聽說文學評論的銷路不及綜合誌社會評論，每期祇二千左右；不過先生的獄的發行數却是稀見的。」

「是的，這是有特殊情形的。橫光利一的紋章還能售到一萬左右。——谷崎的春琴抄也售得不錯。」

「你在學校裏學的是什麼？」他說。

「專讀日本的古典作品，我最愛鎌倉時代的東西。」我偏促地說。

「像古典之中，平安朝的源氏物語實有一讀的必要——雖然像我這樣的作家，但讀這樣一部古典作品，須非很多時間和精力不可，我想打算有空來讀一讀這部古典。」

我聽了覺得這是種可喜的現象，作家不但在實際的生活上學習，而也不能忽視從古典作品中學習的事。

談話的功夫已經相當久了，祇得告辭了：

「那關於約定的稿子，無論多少長，總之隨先生的方便寫好了。」

「好吧！我一定寫了寄給你，望你平安到家。」

到了屋外，野外的微風吹了過來，在這樣的明朗的平野裏，正孕育着這個愈更滋長的作家。

——十五日船上追記





大地·搖籃

臧雲遠

一

你幼時聽慣山林的松濤，
更熟識山脚下催眠的夜潮，
漁村的燈火休息了，
幽靜的大地是慈母的懷抱。

慈母搖着父親的搖籃，
懷念父親不敢看海外的蒼天，
你在搖籃裏耐不住饑寒，
呱呱的哀歌耕過慈母的心田。

長大來聽從慈母的遺言，
爲了父親不再去海上張帆，

山主的貪欲要吸潤海水，
你却把荒山變成萬頃的田園。

田園在你的手下戴滿春花，
春耕的山頭上你趕着大馬，
滿山拂拂地無盡的風歌，
像慈母在風口裏愛撫的插話。

二

大地無端地轟出雷聲，
轟破大地慈祥的面孔，
山峯伸出燎天的火舌，
田野崩裂成無底的黑縫。

大海沸騰，岩石跳下半空，
漁村像一隻孤舟過了風。
帆搖在大野上，十里火警。
連村的哭號在風火裏呼應。

你望着蒼穹瀾瀾火烟
大地如同你幼時的搖籃，
搖着恐怖與饑寒，
百里山野一條死亡的長鞭。

陷落在無底的深谷
沸騰的黑水裏連影子俱無。

埋沒在衝天的火燄
火燄不爲生靈增加黑烟，

你痛恨山海也欺凌奴隸，
山崩海啸，奴隸的歸宿，
沒有墓碑也沒有花朵，
你心裏只留下父親的船歌。

鐵

紛紛的降多雪，
雪白的鐵橋下，
他們放下未打成的橋樑架，
乾柴躺在雪地上，
噴出熊熊的火燄，

三

靜默的大地拖長哀號，
數萬奴隸饑寒的荒郊，
像古戰場悽慘的地牢，
遍野屍骸認不清父老。
大地猶未收起怒濤，
迫着你胸心湧起風暴，

橋

把身下的白雪漫成白烟。
他們蹲在白烟裏烤着火，
談起了橋樑的話，
火光在面上照出油光，

你的記憶，那田園的幻影，
沉入萬里風濤中，你不覺忘情，

奔馳吧，你饑寒的奴隸，
在大海上，在曠野裏，
數萬顆心，百萬人的力，
奪取自由的歌，對着你的山主。

——六月六日于東京

臧雲遠

紅輝的手在火光裏比畫。
那是祖父打成的橋樑，
風吹雨淋已變了裝，
黃銹蝕蝕了鋼鐵的信心，

而今只在回憶裏數着傷痕
牠會抗過牛車的呻吟，
百戰騎士馬的馳騁，
漏鼓點滴裏邁方步的音韻。

也留下祖父的鐵錘聲，

(叮噹叮噹，叮噹叮叮……)

和着粗啞音律的呼哼，

祖父在火爐邊眯着眼睛，

不看橋樑和自己手的紋腫，

日子在火熱的鐵條上跟了風，

父親添補過祖父的橋柱，

從拆過橋面的枕板，

可不會改變鐵橋的姿態，

春草秋水冬雪的風調，

橋樑的陰影橫跨河面，
狂飛的電車輪在上面打閃。

父親的錘聲裏有車的鈴聲，

新裝的罐頭堆滿車箱，

靜線上的眼裏要去填海洋，

從此橋頭踏過凄苦的步伐，

父親守着祖父的火爐，

臉上閃着怒火的光芒。

夜夜風中兵車的吶喊聲，

掠過橋柱留下恐怖的動靜，

無邊的山河戰慄中，

撕破大地上舊日的繁榮。

他們承繼了父親的鐵錘，

在烏雲白雪的籠罩裏，

抗着鉄火也抗着風霜，
往對岸架起新的橋樑。

雪烟裏柴火噼啦地響，

像在他们話語裏找出節奏的歌調，

歌唱出三代積卷鉄橋的荒唐，

他們心裏的路程手下的橋樑，

油光的臉浮上會心的笑。

指向彼岸的那方。

這將打通風雪的路程，

鉄橋上唱起凱旋的歌聲，

沒有祖父不自覺的哀苦，

也沒有父親獨自的悲怒，

他們的歌是解放的前哨，

從今後的鉄火照耀到明朝，

——于江戶川畔

在民衆歌咏會上

白浪

上好刺刀，爬出戰場吧！

我飢餓的奴隸！

那千萬支喇叭，

正吹奏着戰歌，

在掀起血的夜襲。

人在咆哮，

夜在戰慄，

鐵的風沙在捲起，

這是一羣黑的烏鴉

——一羣飛的海燕，

一羣猛的铁騎

高大的洋房在抖戰，

遼闊的都城在震顛，

飢腸在輾轉地亂鳴，

神經在沸騰的血中閃動，

這鐵的韻律，鋼的韻律，

像電流般的跳躍，

像火山樣的噴擊，

頃刻間——或許就是現在吧，

舊的世界會碎成爛泥。

這殺氣騰騰的陣頭，

在鏗動掙斷着枷鎖的拳頭，

爆破繩索絳住着的咽喉。

怒的吼，湧着力的歌，

熱的血，匯成奔的流。

上好刺刀，爬出戰場吧！

我飢餓的奴隸！

那千萬支喇叭，

正吹奏着戰歌，

在掀起血的夜襲。

※

一★三六六五上海



反對戰神的襲來

黃 峯

——一篇小小的紀念文

滿洲的廣漠的原野被鐵蹄踐踏過後，華北的錦繡般的河山也被戰雲吞嚼着了，而且，華南和華中也被垂涎着了，而且，而且，無論哪一個角落也都遭受到空前的浩劫了。

我們說：戰爭的血的瘋狂，不僅僅是在滿洲，不僅僅是在華北，戰爭是已經降落在每個中國人民的門口：前門是東鄰在像狼一般地嗥叫着，後門是歐洲的法西斯瘋魔在像虎一般地嗥吼！

快擊死這個吧；不然，牠就要擊死我們！

這不是聳動視聽的危詞，這誠然是千真萬確的警報和呼號。

——塞着雙耳朵，決不能使事物的實情默然不響的呵！

你難道已經忘掉了嗎？我們却牢牢地記着：前次世界大戰的偉大的教訓，九一八，一二八以來的歷史的教訓。這些够使我們相信，遠東的危機是世界大戰捲土重來的第一炮，將驅使我們人民大眾去當大戰中的炮灰。

然而每次大戰，都只是作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的掙扎；一切的苦難，壓迫，紛爭，落在我們大眾的肩上的，都是從這制度的禍根裏發生出來的。

你難道還懷疑躊躇，動搖嗎？我們却堅決地相信：我們的祖國陷於極度的危機，最後的難關裏面了。亡國滅種的大禍，誰不感到！共赴國難的意志和決心，誰不感到！

蘇聯——一九二九年發起號召世界反戰運動的日子——

八月一日，成千成萬的大眾，在這一天在世界的四隅，展開着，配合着反戰爭，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國爭，保衛世界和平，擁護人類文化，紀念這一個有特殊意義的日子。

在今年的這一天，在我們的祖國，我們對於一切願意參加反戰行動的人們，特別是文學的工作者，懷着無限的希望，期待，安慰和感動。

帶着你的筆桿子，和我們一道衝出門外去跟我們

的強敵抗鬥吧！趕走那破壞世界和平的，屠宰一切自由的，摧殘人類文化的劊子手吧！

我們的路，正像是被無情的打魚者撒在岸上的魚兒一樣，要爭取個人的乃至民族的生存，要爭取彼岸的光明，非游泳在抗鬥的海浪裏不可。誰甘心忍受遍體鱗傷而枯死岸頭呢？除了賣國漢奸和王道順民以外？

——非抗戰即投降！

反戰作家的先驅者巴比塞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巴黎舉行的一次世界青年反戰大會席上致開會詞，提出問題說：怎樣才能夠把自己和世界從這個混亂中拯救出來？他的回答是：

——用行動的方法。

真的，空口侈談擁護和平，保衛文化，是決不能把戰爭及其根源一手推翻，或一腳踢倒的，在這兒擁護世界和平最有力的一個新國家，就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模

範，它會以民族的自衛戰爭消滅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而又換得了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生活，跨着巨人的脚步而邁進，誠如德波林所說：它的力量植根於花崗石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植根於忠於社會主義祖國的人民的統一和弟兄的團結，並且植根於前衛及其偉大的領袖的精明的領導，如今，他們帶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的勝利的微笑，歡迎一切民族的解放戰爭。

在別一些國家裏，甚至在敵國的陣營中，我們的朋友也正不少，羅蘭的巨大的呼聲，不就是獲得了巨大的反響的嗎？

——反對民族歧視的我們，倘若也用得着仇恨的話，那就留着用來反對那些生活於民族仇視中的人們吧！

——我們不爲任何單獨一國人民而鬥爭，也不單獨爲我們本國的人民而鬥爭。

——擴大我們的戰線吧！這戰線統包全世界的戰

場。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凡勞動和精神受了壓制，社會的發展受了桎梏，我們無不直接受其感動，你的，便是我的；我的，也便是你的。每次我們的同人遭了創傷，我們的心胸即感其苦痛；而每次他們遇了侮辱，我們的額上即感着羞恥，沒有種族，沒有國家，沒有宗教，能夠隔絕，能夠阻撓我們的戰線的行進，以世界的戰線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吧！讓那阻擋我們進路的人們自受其災吧！他們將被踐成粉碎，誰都不能阻止人類的向上前進。

羅蘭用了上述的熱烈的信心和忠實的態度，對我們預約了光明的、晴朗的日子的到臨！

但在現在，却等待不得；要緊的是：反對戰神的襲來！



國防文學與現實主義

凡海

一 原始社會中的現實主義與種族利益的統一形態

古代希臘的影像是人人都知道的一種人體肌肉發達的極其精細的寫實。這種影像是反映希臘社會中競技的優勝者的肉體，以極其驚人的真實反映這種競技的現實的。這正是最初的市民社會中的現實主義。那時的市民階級正在昂揚的時期，競技是市民階級生活之餘的娛樂，這種娛樂，我想在市民階級還在昂揚的時期，並不是一種單純的消遣，而是有恢復疲勞與組織生產的意義的，所以這種競技也成爲他們生活鬥爭的一個手段，正和狩獵社會中的柯羅保羅跳舞一樣，縱然沒有那麼積極的生產作用，但仍然不失爲生活鬥爭的一個手段，那是沒有疑問的。在我們的社會中，體育已經墮落爲損壞身體與麻醉青年的陰謀，可是

在希臘社會中的競技，因為有組織生產與鼓勵生產的效能，實際上是有藝術意義的，這種藝術意義的競技，對於市民階級，要以造型藝術，真實地再現此種競技過程中的肉體美是十分有益的，所以希臘社會中影像藝術的現實性，全然是以市民階級的向上的階級感情為基礎的，但這已經是階級社會即私有財產發生以後的現實主義了，雖然和原始社會中的現實主義離得並不遠，然而實際上已經具有階級社會中的特殊形態，即由於階級的分裂，希臘影像的肉體美之再現，同時是具有為市民階級享樂的意味的，在這意味上，與希臘社會中的多數勞動者反而無緣，這是現實主義的藝術在階級社會中的變態之一。我們以後再要講到現實主義在階級社會中的變化的。現在且回頭看看未開化人的藝術：依據南法蘭西洞窟中所發現的壁畫，我們就已經知道這種壁畫是未開化人的狩獵和教育年輕人的手段，即已知道壁畫上的野牛和鹿的真實之再現，是一種生活鬥爭的手段了。這種壁畫十分逼真，就是彫在鹿角上的畫也都是用簡潔的線條再現部分的實在動物的。他們也用一些圖案式的曲線來刻石器的柄和用種種不同的圖案來飾身，關於這些外表上好像是有些神祕性地近似德國表現派那種畫似的，實際上，他們的曲線與圖案，仍然保持本質上的現實意味，在器上的曲線差不多全是勞動的一定律動的反映，而圖案式的鹿角上的彫刻和飾身的繪畫，幾乎沒有一種不保持動物的本來形態，這對於他們的生活鬥爭是非常必要的。原始藝術的現實性就是根原於他們生活鬥爭上的必要，據弗里契說，原始人飾身有兩種意義，第一是爲了引誘異性，就是血族繼續的意義，第二

是爲了威嚇敵人，有着種族生存的目的，所以在這裏，未開化人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在本質上就有一種民族意義之先聲的種族意義了。原始人的舞蹈是決定地在一定的時期舉行的，比方在狩獵的前後，軍隊進軍的前後或軍事終了的時候，或締結和平的時候。這種舞蹈和前述飾身藝術，洞窟中的壁畫同爲狩獵時代的東西，不過舞蹈在對行軍的作用這一點上，看起來比原始單純的狩獵又好像進一步，是在一定的大集團下的狩獵種族中起作用的了，但在內的聯繫上和洞窟中的壁畫與飾身藝術仍不過是同一歷史階段上的藝術之兩面：就是從壁畫與飾身藝術這方面着眼，我們找到原始藝術的現實性這一面的特徵，從舞蹈藝術這方面着眼，我們就同時發見原始藝術的現實性之中還露出作爲民族與集團意義之先聲的種族或羣族或氏族意義的特徵。但這只是說，在不同的藝術形式上特徵地表現出兩方面的藝術性格，却並沒有說這兩方面的藝術性格是存在於兩個藝術中的，相反，這兩個不同的藝術性格，在原始狩獵社會的任何種藝術中都同時包含着，就從舞蹈本身着眼，爲着種族的改良與生存的舞蹈，不但又是物質生活的鬥爭手段，同時，這種舞蹈的內容是具有切切實實的現實性的。我們現在的跳舞是近於賣淫式的爲少數人消閒的肉體之誘惑，而原始時代的舞蹈則完全兩樣。他們是有現實的鬥爭意義的。他們舞蹈的主角是男子，而女子則合奏音樂。普通只一個男子舞蹈，他越是巧妙而不知疲倦地舞蹈，則越見得他是一個武勇的狩獵者與戰士，這種舞蹈大體在行軍之前夜舉行，對於昂揚戰士的鬥爭心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在兩個或數個種族締結和平的時候，舞

蹈的內容便又不同了，這時候參加舞蹈的已不是一個種族而是兩個或數個種族，舞蹈着和平的聯歡之舞使各種族相互結合，接近起來。所以原始藝術不但是現實的反映，而且是現實主義地通過一定的生活鬥爭慾求而使現實在無意識中具有推進歷史的效能再現出來，與種族的生存及改良完全結合一致的。這時的現實主義與作為民族意義之先聲的種族意義是分不開的同一物的二個性能，現實主義與主張民族利益的文學發生分裂的情形，實在是私有財產發生以後的事。

可是原始的現實主義與意識和我們現在的現實主義決不是同一的，這點說在下面。

二 種族利益與藝術的現實主義之關係的發展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希臘的彫像雖然是現實的反映，但已經是階級社會中的藝術形態，這種藝術所反映的現實已經不和原始社會中的一樣僅僅是通過生活鬥爭與種族改善的意識而再現的；它在生活鬥爭這個含義之內，已經發生本質上的變化，不和原始社會中的生活鬥爭一樣是對自然與他族的，而是以對內部的另一階級為支配的要素，所以對自然的生活鬥爭之藝術的現實，此刻把內容變成對他階級的生活鬥爭之藝術的現實了。南法蘭西洞窟中的壁畫以及野蠻人的飾身等所描繪的對象如果是野牛、鹿和其他的自然界動物，則埃及的金字塔完全是人類本身自下而上及至最高一頂點的階級尊卑之反映，中古影畫上

所描繪的也是悠閒的君主，武勇的騎士以及樂命的農民與奴隸；宗教諸神的排列完全以人類階級的尊卑爲其模範。所以當私有財產發生，人類有了階級，藝術的現實主義以階級的現實爲其支配的元素，而變去現實主義藝術的原始形態；在另一方面，種族也同時漸漸發展爲民族藝術的現實主義，也在多數的場合上和民族利益分裂，其情形是這樣的：

原來自從氏族社會轉入農業奴隸社會以後，人類的生產力發生剩餘，從氏族社會中發展下來的酋長便開始利用特權佔領他人的剩餘勞動，就開始知道利用種族的名義去征取奴隸，於是種族的內部分裂爲奴隸與主人兩部分，奴隸是只有義務的，種族內的一切權益完全只有主人才能享受，所以這時候的種族完全是被種族中的一部分人所利用的，由此而發展成的國家及民族在原則上都成了部分人的工具。我們必須要注意，當這種情形開始之後的一個長時期，被奴役的大多數人雖然在極其殘酷的壓迫下，但無論如何是沒有自覺的階級意識的，更談不到有自覺的文化，這都是勞工階級發生以後的事。在勞工階級發生以前，封建社會中的農奴或奴隸社會中的奴隸，都是在重重苦役之下，而文化與政治的事業，是由治者階級，特別是文化的發達，差不多全以治者階級的繁榮爲前提。所以當階級發生以後，被奴役階級沒有覺醒以前，現實主義的藝術對民族利益的關係是這樣的：就是當治者階級向上發達的時候，雖然現實與民族利益的解釋都在治者階級的階級見解之下出現於藝術之中，但這時治者階級的藝術還有現實性，包含一定的歷史內

容，所以現實還有和治者階級的傳統見解之下的民族意義結合的可能；至於對民族利益的解釋，被治者階級是不會來過問他們自己是否被欺騙的；就是說，所謂國家、民族，全是治者階級神聖的王冠，被治者階級除了低頭受治之外，連思想也是多餘的。希臘的彫像便是這個時期中治者階級的藝術之表現。可是當治者階級發展到一定的歷史限界之後，他們的藝術便開始用階級的偏見來驅逐威脅他們的現實之發展，於是他們便由逃避現實而在仇視歷史推進的階級偏見之下歪曲現實。這時，藝術的現實主義便開始和他們脫離，但國家與民族的傳統觀念仍然是他們的工具，強調民族與國家，對於馴服被治者階級與苟延治者階級的生命，正是一個老法寶，而被治者階級這時還沒有階級覺悟，根本不覺醒，從自己的立場來解釋民族，所以在這樣的場合上，留在治者階級手中的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枯壳，而藝術的現實主義也早和那為傳統所公認而其實是部分人利用的民族與國家利益分手了。

這不過是最明顯的兩種形態，在歷史舞台上出現的還有各種雜多的中間形態和因此而發生的民族利害對現實主義的各種複雜的關係，但這裏為是的探討初步的問題，就不一一加以縷述，而不能不馬上就來說說世界上發生了資本主義形態之下的殖民地，和勞工階級有了自覺的文化意識之後而發生的更深刻的變化。下面一節，就展開這一個課題。

三 現實主義與文學國防意義的統一

首先要說的是弱小民族的國防意義與帝國主義的國防意義對現實的關係。這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弱小民族的國防意義是與現實一致的，而帝國主義的國防意義則恰巧相反，對現實的情勢是矛盾的。因為弱小民族在被侵略之下，需要國防，這很淺顯的是現實情勢的要求，弱小民族中除了國賊之外，全體國民都需要的。可是帝國主義的國防，則不過是侵略的藉口，這種侵略是基於帝國主義國內現實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反映為階級的矛盾，其澈底的解決，必然就是革命，但已有特權的階級不願革命，不得不設法延慢這種現實的矛盾，向外侵略便是延慢現實的矛盾之一個方法，然而這件事向前發展，比方由於弱小民族的覺醒與世界被統治階級對弱小民族的階級呼應，比如英國一樣，國內經濟對殖民地的依賴性之加重，就愈益增加此種矛盾，結果，帝國主義國內正眼看或描寫這種現實的矛盾的人，便無法同意他們的侵略了。

在勞工的階級意識沒有覺醒以前，奴隸與農奴以及其他被奴役者並不會知道國家被部分人利用為階級的工具，所以在這時期現實主義的文學對民族利害的結合或分離，全是在一種睡眠狀態中，以歷史的現實對統治者命運之離或合的轉移為轉移的。可是在勞工的階級意識有了覺醒之後，情形便比前更明顯些了。由於資本主義的恩澤，全世界的各隅都有勞工階級的存在，他們開始覺醒，便一步步認識國家這個

東西的本質，一方面在侵略國家內的多數勞工階級有意識地要揚棄當作敵階級之工具的民族偏見，這便人力地推進了現實的基礎對侵略國內的民族主義的分裂；而另一方面，弱小民族中的勞工也由於階級意識的覺醒，或國外勞工階級的思想之煥染，認識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是階級解放的條件，所以民族的國防，在這時候，有了階級的歷史內容而獲得合理的存在。所以這時候的國防文學不但是因其現實的基礎，統一於現實主義文學之中，而且是意識的覺醒了的一種明確的認識，並不和原始社會中一樣是一種歷史的自然形態，而是歷史的能動形態了。從原始社會以後，現實主義的文藝與民族利益有過某些場合的結合，但始終沒有過像我們現在弱小民族中一樣的统一。同一地球上有着這兩種不同的情形，是基因於階級的分裂而有不同的階級關係的緣故。這種分裂，同為階級現實的兩個側面，我們也可以看見這兩個側面統一於同一民族中的代表的表現。比方從舊俄時代的俄國勞工階級對沙皇的日俄戰爭之攻擊，轉移到內戰時代的蘇聯國防文學的提起。昨天還是嘲笑五政復古的法蘭西寫實主義者，却並不鄙視巴黎公社號召全國人民抵抗普魯士的侵入，就連浪漫主義的雨果，也在他的九十三年中公平地描寫防禦英兵侵入的法國革命政府的英雄。這是因為在不同的立場上，民族的意義及其利益有着不同的內容的緣故，而這一定的民族意義及其利益的內容之不同，則基因於階級關係的不同，而產生同一地球上與同一國度中民族意義及其利益有和客觀現實統一或矛盾的兩個現象。

所以在我們的這時代，一方面有着現實主義的文學與民族思想分裂的情形，另一方面有着現實主義文學與當作民族生存鬥爭的國防文學之統一。這情形，使現實主義文學與國防文學的統一，對原始社會的現實主義與種族利益的統一，起着兩個特徵的不同之點。其一是我們這時代的統一形態，之中有着階級的內容，其二是由於階級意識的覺醒，在我們這時代的統一之中，有着意識的能動之力的存在，這是歷史的自覺。單是後面這一點，就有使國防文學對現實主義的統一意義與原始社會的現實主義對種族利益的統一意義有着本質上的不同，所以縱使社會發展到消滅階級的未來階段，現實主義由與民族利益的統一，再發展到與全人類利益的統一，然而却越是自覺的意識這一點上，現實主義是起着高級的形態的。

七十二，一九三六。





站在一條戰線上

朝鮮 金斗鎔作

任鈞譯

自古以來，不論在政治或是文化方面，朝鮮都不斷地受着中國的影響。從統治階級到一般人民都從小時候起就習讀千字文，中國古詩，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及經史等等。這些都是漢文。自從中國的文字，文化移入到朝鮮之後，數千年來就一直被繼承着。長於漢文乃是做官的第一步，同時也是為鄉黨所重的途徑。

從歷史上看來，中國和朝鮮的關係也是很密切的。三韓時代就已經有過秦人的移民，在南鮮地方形成秦韓或是辰韓的記載。後來，在高句麗，新羅百濟昇立時代，在高麗時代，在李朝朝鮮時代，都各各返覆着唐，元，明，清等的無間斷的侵略戰爭。雖然如此，但朝鮮的一般民衆，還是把現在和從前的中國統稱為大國，並且還懷着一種親意。因為現在的我們已經曉得：縱然從前在兩國之間曾經有過怎樣的侵略關係，但那也祇是過去時代的侵略英雄和野心勃勃的榨取者壓迫者們的互相間的鬥爭罷了。

歷史使得現在的兩國民衆越發懷着接近，握手的感情了。當資本主義侵入到東亞來的時候，最先受到犧牲的，就是台灣。其次是鮮朝。再其次乃是滿洲。如今，帝國主義者已經把鋒芒朝着中原，華北的情勢一天緊急似一天了。這樣，帝國主義鐵蹄下面的東亞弱小民族非牢固地團結起來不可的歷史的必然性也就日益迫切了。

★

文學爲社會的產物之一。朝鮮文學和中國文學都是各自從朝鮮和中國的社會當中產生出來的。而且，我們曉得：正如朝鮮社會情勢之急迫一般，中國也並未見得和緩。可是，就在這急迫當中，作家也非具備握筆如握劍的精神站將起來不可！這是明白不過的事情。

★

近代朝鮮文學已經具有三十年的歷史。古代的朝鮮文學顯然受着中國文學的影響。敘述關雲長，張飛，曹操的故事的三國演義，就在朝鮮的古代小說當中也算是最廣泛地被閱讀着的一種。自從中國跟朝鮮的政治聯繫給新興日本資本主義切斷以後，朝鮮民衆就長期間焦慮着，想要從新的壓迫下面解放出來。在初期，朝鮮的民族主義是革命的，民族文學也是革命的。其中最偉大的代表作家就是李光洙。

然而，時代是向前進展着的。一直繼續到一九二〇年代的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到了二七，八年代，却完全

變成了改良主義的布爾喬亞民族主義者。李光洙也是這個樣子。現在背負着朝鮮弱小民族的將來而屹立的，就祇有普羅文學了。這一文學運動是從一九二二、三年間開始的。一九二七年，成立了最初的組織，藝術同盟。一九三〇年以後改組為聯盟，稱做「卡普」（朝鮮無產階級文化聯盟）；但不久，「卡普」所屬的新建設的事件就發生了，有才能的作家，批評家，俳優，美術家等三十多名都被捕下獄。結果，「卡普」也於去年夏天解散了。獄中的作家，批評家們，到了今年，也出了獄；但情勢的困難，一般地却給運動帶來了很大的暗雲，其中有些作家和批評家且因此消極起來了。自然，當中也還有到現在都還毅然地堅守着正確的立場的批評家。目前的批評家，可以舉出韓曉，林和，金南夫，安含光，朴勝柱等等。而作家則有李北鳴，韓雪野，李箕永，宋影等等。就中被稱為朝鮮最大作家的，乃是李箕永。直到入獄之前，他都是立腳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上面的。他寫過鼠火、故鄉等等，替朝鮮文學帶來了巨大的收穫。但出獄後，他却踏進了一人間的內省，「發表了人間修養」以及以蓄妾問題為主題的賭博等等，在他的創作態度上面，可以看出明顯的變化。李北鳴是在「文學評論」上面用日文發表了初陣的作家，韓雪野也是一個多產的作者。同伴者作家，則有嚴興燮，柳致真（劇作家），俞鎮午，李無影等等，張赫宙也是一個。不過，在普羅作家之政治的思想的影響力正在被削弱着的現在的情勢下面，與外部的重壓相逼，這些作家們要停止在良心的圈內，好像也覺得非常困難似的。話雖如此，但環繞着朝鮮文學的三大潮流——布爾喬亞的，小布爾喬亞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却依然存在，互相交錯，

互相鬥爭，而進展着。——可是，這種現象，決不光是朝鮮如此，大概在中國也是同樣的吧？

★

聽說，中國的進步的文學運動，在現階段，正遭遇着異常的困難。然而，我們同時也曉得：中國的健全的作家和批評家們正在那困難當中不絕地活動着的事實。朝鮮的民衆爲二千萬，而中國則爲四萬萬。從這多數的民衆當中，現在，那背負着新時代的民衆運動，已經從東到西，從西到北，日益隆盛地發展着——這乃是世界所周知的事實。我們確信：中國的作家，中國的文學，也將和這一波濤平行下去，不久就將在全世界大衆的前面，像一個巨峯一般地突現出來。正在這樣地期待的一部分人，特別是我們朝鮮人，此刻已經在朝鮮境內失掉他的立腳地，而在東西南北流離着。移住於滿洲的人們，據說有一百萬；而且在移民政策下面，每年正有着多數的農民打算在那邊長住下去。環繞着那些移民，掠奪者們的政權的爭奪，迫害了許多良善的農民，阻礙着朝鮮中國民衆的國際的提攜。中國的優秀作家們，在文學上面，也應該製作那種描寫兩國民衆的苦難生活，而從其中對國際提攜給與指示的文學。祇有那一方面守着自國民衆的利益，他方面有助於弱小民族的提攜的文學，才是我們所希望的大文學。我們迫切地希望着：中國的文學者們，一定能夠站在可誇的過去的巨大文學傳統上面，去完成這一困難的活動。同時，我們還希望你們能夠爲着完成全世界勤勞大衆的文學和東亞弱小民族文學的國際提攜而活動！

這篇論文是從東京投來的外報，用日文寫的，特由任鈞先生譯出。——編者附誌



死刑

一個人在劊子手的手裏死了；血從他的頸上匯成一條長長的，廣闊的溪流溢出來。生命從一個死前好像已經死了一樣的人的身上飛進了。

那天早晨，空幻的，黃色的面孔變了灰白，他從囚車裏面飄落下來，他的腕上帶着鋼的手拷，他的長長的，消瘦的身體上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國衣裳。他顛顛巍巍的，好像在教堂墓地的風裏飄蕩着的幽靈一樣的走着。

當我在等待他來的時候，我並不想去摹想他的奇形和異狀；我知道，一般的說，殺人犯決不會生着牛頭

額，也不會生着突了出來的下巴和陷了進去的前額的。但是這個人是格外的不像一個殺人犯，他倒像是已經被人殺了的——不像一個還要人家把他從生命遷徙到死亡去的人。

莊開英的肩，甚至於連他的被拷着的手，都痠攣着，當他們押他走進地方法院的旁邊的囚室裏，走進今天被提出來受審判，正在忍耐的，心神不定的等待他們的命運的其他三四十個人的中間的時候，他無論怎樣——他是用不着忍耐的，心神不定的等待他的命運了：他死了，他不能夠逃出這種死亡境界了。押解他的兩個巡捕，留在那沒有他們，已經周密的被守衛着的鐵門的外面。因此，他可以像同輩中的一個同輩一樣，混在那些不是他的同輩的人們的一羣裏。他們沒有注意到他們中間的一個，已經不過是一個幽靈。

突然間，鐵門鄭重的敞開了。傲慢的，作威作福的生命，採取一位巡捕的形式，走了進去，帶着一串叮叮瓔瓔的鑰匙，這生命走到了莊開英的面前。於是別的人都知道……

歐洲人不是認為死對於中國人不算什麼，或者至少沒有對於我們一樣的關係重大麼？這些人就刑的時候，都笑着。『在外面，一個三道頭這樣的告訴我。

不錯，生命快要從他的死體上飛進了的莊開英，口半張着，嘴角掀起，這個，和他的顫動的說話，他的全身的不斷的痠攣，配合起來，像要使人想到，他是一定很愉快，但是莊開英真正愉快麼？或者，激動他的嘴巴和身體的，不是恐怖麼？——這些問話，都沒有意思，不過一息息工夫，我們就要看見他從生命走到死亡去，是心甘

情願呢，還是含着眼淚的。

死對於他的同難者的意義怎樣，我們已經看見了：當生命，具着一位巡捕的形象，帶了一串叮叮瓔瓔的鑰匙走到他的面前的時候，從每個角落裏，他們的眼睛，好像來福槍口一樣，對準這個判決了的人。三道頭，一個蘇格蘭人，他在上海法院服務夠久了，因此他可以用中國話問犯人在就死以前要吃什麼。莊開英要吃熱的肉饅頭，冷的魚飯和湯。還要香烟。

在審判廳，地方法院開庭了。本來，死刑的確不是一個小案件；但是這個法庭不過是來問問被判死刑的人還有沒有話說，要不要由法院送一封信給他的親戚或朋友。

莊開英被押到被告席。在他的同難者的先頭被提審：他不是一個被控告的囚人了，他是一個被告以上，未決囚以上的人了，他是一個已經判決的囚徒。他的身體在木做的被告席上漠然的癱攣着。莊開英坐在包探們的長凳上，看見了一個朋友，首先對他說了一些話，於是又對法官說了一些話。

他在問候他的朋友嗎？在罵他嗎？在供認他的罪惡嗎？在申辯他的無辜嗎？我都不知道，掀起的他的嘴角，他的肩膀的癱攣和屈曲，沒有說出什麼；而公共租界的會審官，通常要藉一個翻譯的幫助，替外國警務處的卷卷保存所錄下被告和證人的每一句話，現在也沒有翻譯什麼，莊開英已經不再使人感到興味。他完結了。

莊開英對法庭沒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說，因此他可以押到院子裏去，那裏已經替他擺好一張沒有鋪桌

布的桌子。一盒廉價的香烟拋給了他；他的手還沒有解除镣铐的時候，他就撕開了香煙盒，點起了一枝煙。自從他犯罪以來——他犯的是竊盜和槍殺襲擊他的司閔巡捕的罪——他也許從來沒有抽過一次煙罷。

而且也許沒有飽飽的吃過一頓飯罷。木做的筷子飛到他的口邊，挾着一塊塊的魚肉，送着倒了菜湯的飯。中國的迷信，說饅頭可以使得到來世的路，比較容易走。又是一枝香煙。他把那裝着剩下來的香煙的煙盒拿給一個巡捕。要吧？你不要嗎？——聳了聳肩，莊開英把煙拋在桌子上，有一枝煙落在地上了。當他彎腰去檢的時候，他想起了：檢牠起來沒有意思。五分鐘以前，他是怎樣貪饞的要抽牠呵——當生命湧到了盡頭的時候，情境是變得很快的。

他被捕的時候，從他的身上拿去的財物，一小包包着，遞還了他；四十四個銅板，一張當票，一枚鑰匙。莊開英用中國式的計數法，一五一十的從這隻手遞送到那隻手的數着錢。他蹙着眉毛把當票凝視了很久；於是，他慎重的撕了當票，把錢放在桌子上。

走吧！莊開英顫動了一下，站了起來，扯起他的衣袖，伸出他的兩隻手，叉着，去讓巡捕再給他帶上手铐。於是這個消瘦的人爬上了巨大的囚車，另外一輛車跟着，車夫座位的旁邊，安放着一架機關槍。「這是規定了要這樣的，」在第二輛車裏坐在我的旁邊的副捕頭，指着機關槍，這樣的說。「實際上祇有在我們押解政治犯的時候，那東西才有意義。」

常常槍決政治犯嗎？」

「哦，我的天。差不多每個禮拜！當然，祇是共產黨，有一個歐洲人也許快要槍決了，那名叫牛蘭的，你知道嗎？」

「是的，我聽見過牛蘭，在歐洲的報紙上，他叫做 Rung。你想他會在什麼時候槍決？」

「鬼知道。六個月以前，就該處決的。因為打仗，報紙上又這樣的鬧，該死的黃種人老遷延着。現在他們還要公開的審判哩！」

副捕頭激怒的喝了一口威士忌。他的激怒是容易了解的。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捉了一千人，把被捕的人交給中國人，因此，他們要宣告他死刑。以後公共租界就把被判決的人關在牢監裏，最後又把他交給中國人去執行槍決。這些該死的黃種人怎敢遲遲不執行他們的職務！

我們的車子駛過法租界，經過逸園跑狗場，橫過蘇州河。車子在一座新的房子面前停住了，房子的前面，依照政府房屋的慣例，有一對石頭獅子守衛着。副捕頭走到裏面去請一位中國官吏來監刑。因為，究竟，這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的死刑。」

就這樣，一個死了的人乘着車子向死亡馳去，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讓路給我們疾馳而過的车子的黃包車夫不知道；用一種拉長的喉音叫賣着的街頭小販不知道；用竹扁擔挑着東西，一半唱，一半哼着，一種兩

人合奏曲的工人不知道；蹲在伙食攤上的人們不知道；站在兌換店的櫃台前的人們不知道；讓街頭理髮匠在剪頭，在挖耳朵的人不知道；在我們前面的車子裏的那個人，沒有向車外看。對於他，他這已經死了，又正向死亡馳去的人，沒有什麼要看了。

副捕頭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像這樣的死刑要經過很久的時間嗎？」我問他。

「你還沒有看過一次嗎？」他把他那長頸酒瓶從他唇邊移開，驚訝着我的問話，因為他已經參與過好幾百次死刑的執行了：「一次也沒有麼？」

我承認：一次也沒有。

「唔，這不要花很多的時間。至少一般是這樣。如果犯人立刻願意施洗的話，進行就快，但是……」

「你說什麼？我不懂……你說「施洗」麼？」

「不錯。每一次執行死刑的時候，都有天主教神父到場。有許多犯人最初不願意聽一句皈依宗教的話，但是神父不肯退讓，於是他們困惱了，順從了。祇有政治犯固執，其他的人都答應施洗了。」

不可能！而且爲什麼特別是天主教神父來呢？在中國，一切種類的宗教和宗派互相競爭。耶穌再來教派和基督教科學家，教友派和蘇格蘭聯合自由教派，威克利揚美以美教派和救世軍都在收買靈魂地圖和軍事祕密；他們都建立了教堂和齋戒處；他們都對那些受他們施洗的人預約着天國的福祉，有時給那些被

他們傷害了的人一些扶養費。在中國土地上，他們代表着耶穌基督的王國和亨利福特的王國。

甚至於佛教使徒也來到了這個佛教流行了千年的國土——那是日本的佛教使徒，基督教牧師爲着歐美的國家和商業利益所擔任的角色，日本想要佛教使徒來擔任。

因此有着這樣多的教堂，每一個都規定了一條進天國的唯一無二的可以保證的道路——爲什麼這些判處死刑的人恰恰採取了天主教這條道路呢？告訴我，副捕頭，爲什麼恰恰是天主教神父呢？

「我不知道。」

胡說，我心裏想，是威士忌在副捕頭的身體裏面說話罷。羅致了在就刑以前兩分鐘的中國罪犯，對於教堂有什麼好處呢？胡說。

車子繼續的馳走，馳過商店和手工匠的店鋪。在一個十字街口，我的臉轉到了右邊，而且好像是出於偶然一樣，我用手掩住了我的臉：我不願意被認出來。因爲左邊是一家舊書店。書店老板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他的經常的中國主顧賣給了他一些什麼小冊子。英文，德文，俄文，可是他知道就在同一天，這些書要被另外一個常來的主顧買去，而他買去看完了，又會賣給他的書店裏。除了違法的革命書籍以外，他也和其他舊書買者同樣，收藏着華英字典和華德字典，教科書和文法。

要是我的書店裏的朋友們看見了我和一個穿制服的副捕頭並排的坐在一輛車子裏，跟在一輛囚車

的背後的話，他們會怎樣的想呢？而且要是這位穿制服的副捕頭，注意到了讀書和買書的中國人同一個歐洲人是朋友的話，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他們立刻被捉進我們前面的囚車裏去兜圈子。讀書會要走上斷頭台，但是不讀書也沒有救；我們伴送的這個死人的到刑場去，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讀書人的緣故。

我們在沼澤一樣的稻田中間彎彎曲曲的馳走，馳過磚砌的棺材。黃浦江上，民船的風帆在五月的微風裏滿滿的張着。一張寬闊的拱門打開了。這門爲了一個死人來打開，這並不是第一次；這門通到監獄和刑場。我的同伴指着一塊草地，那就是行刑的地方，那就是死人的就死處。

暫時，他還留在囚車裏。擺出了一張桌子。小孩子們在沙地上遊戲，在爬到樹上去。我們的車子到來的時候，他們招手叫了其他許多孩子來。一個公家照相師端正的，勤勉的解開他的三腳架，把牠架好。「現在每個人在死前和死後都要拍照，」他們這樣告訴我，「以前中國人常常送一個代替的人來替死。兄弟或兒子，或竟是他們出了錢買來替死的苦力。」

中國官吏在裁判席上坐了下來；巡捕站在四邊，死一般沈靜，劊子手站在他們的中間。在那發出可愛的香氣的綠色草地中間的小石子路上，囚車開了過來；車裏坐着一個等待着死的死人。爲什麼他們不開始呢。

「神父還沒有來。」

這是用威士忌做了早餐的副捕頭有意和我開玩笑：因為我從來沒有參與過中國死刑的執行，他想惹弄我，說神父要來！

但是不久，天哪，真正的來了一個。在聖器監守人那替大肚皮神父打開了小汽車的門，而在同一個時間，一位巡捕替那長長的，消瘦的屍體打開了大汽車的門；在同一個時間，神父和死人走了出來。莊開英的手铐解除了，這樣，在他遵奉耶穌教的時候，他會感到自由。

神父是一個中國人。他說中國話；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設法使得新信徒這麼快的理解了新舊約，使他這麼快就從佛佗改信了基督的。莊開英最初是驚惶失措，於是是很厭惡，於是是很憤怒——不願聽他一句話。活着的肥人不屈不撓的繼續的和死了的瘦人辯解，直到莊開英終於讓自己施了洗，而一個有着聖母馬利亞的肖像的紀念章，掛到了他的頸上，於是他們教他劃十字，但是他搖搖他的頭，這樣，神父就親自在這位新信徒的身上劃了一個十字。同時，聖器監守者打開了香油盒，神父蘸了一點——但是死了的人又生氣勃勃的不肯就範了；他不願受這個臨終塗油禮。那末，好罷，聽了神父的命令他跪了下來，隨着傳教師迅速的覆說着一個禱告（他已經因惱了）於是他們叫他再站起來，但是他不起來。

他不起來；叫着，好像竭力要把他的頭蓋搗破一樣的在地上磕着頭。

「他在叫，他們不應當苦他這麼久，」副捕頭自動的翻譯給我聽。「他叫着，槍決我，快槍決我吧！」

祇有一息工夫了，我的孩子，祇有一息工夫了：拿出基督的忍耐來吧，一切都準備好了。

看吧——在晴朗的天空之下，行刑的監督和他的屬員在等着動手。照相師，誠然是相當拙劣的，替你拍了一個小照，你被引到那青草特別繁茂的地方；孩子們擠上來，很近的站着——四歲大的，六歲大的，他們一定常常來看，因為槍決人，對於很小的小孩子，總是有趣的——他們叫你跪了。

你後面的人，對準你的後腦放了一槍，於是跳了回去，這樣，他就不會濺到從你的身上飛進出來的，一線一線，像你的手指一樣粗大的，飛進了好幾分鐘的血，而你，莊開革，好像突然充滿了生命一樣，遑擊的直立起來，又立即好像要壓碎地面一樣的撲倒在地上。

你抗拒着，當他們動移你，把你轉過身來的時候，一塊石頭墜在你的頭底下，這樣，你可以由他們拍一個最後的小照，帶着可怕的眼睛，沒有人色的，染滿了血污的，使人不能忘記的面孔，你映進了照相機的鏡頭。就這樣完了。我乘着車馳回家去，沿着黃浦江岸，通過南市，掠過那揚着滿帆的民船，馳過那家革命書店的主顧們，馳過那些商販和工匠，黃包車夫和乞丐，他們都好像死人一樣。當莊開英靜靜的，好像死了一樣，像鬼火一樣的移動着，吃着他的最後一頓飯，對法庭陳說，跪在刑場上學着做廣告，於是後腦中了一槍的這種時候，他和他們完全一樣。

現在，活生生的，他在我的前面乘着車子，跑過我，坐在馬路的角落裏；總是這唯一的活生生的人，他的血重新飛進，他的身體撲倒在地上，他的眼睛圓睜睜的望着人，他的面孔染成了深紅色。

蘇聯版畫新集 · 蘇聯短篇小說集

外山選編 每冊七角 適夷譯 每冊四角

魯迅契果德耶夫等撰文四篇，選圖一百五

本書所收，有高爾基的小說三篇，其中如

十幅，從畫法上分，版畫居多數，餘如木刻，銅刻，石刻，漫畫，照貼畫，油畫，雕刻等，亦均擇尤選入。從主題上，則又有風物，景色，人物，婦人型，建設圖之分，處處顯示着蘇聯社會發展的道路，和新型藝術的趨向。至於用筆的別緻，思想的生動，實為資本主義國家所從未見過，這點，在魯迅先生的文章中，已經說得非常詳明，我們自不必多贅。全書用米色道林紙精印，約二百五十餘頁。

我的文學修養

▲樓逸夫譯 每冊三角

高爾基著

高爾基是一個自學成功的文學家和政治家，他在這里，把他自身的全部經驗，如實地說了一個明白。記得一文學上曾有人譯過一部，分，嗜讀者甚多，現在逸夫先生以其流利的文筆，完成了這一極有益而且極有趣的。這一個極有益而且極有趣的。這一個極有益而且極有趣的。這一個極有益而且極有趣的。

「一個人的誕生」，「強果爾河畔」等作，都是蜚聲文壇的力作。此外，還有蘇聯作家英培爾等的著名作品多篇，都極有價值，加以譯者是一個精究譯筆的老手，流利是不消說的，其實還很夠生動，有如他自己所創作出來的作品一樣。愛讀高氏原著的人，一定熱烈地愛讀這本小書的。

凡在九月底以前預定「蘇聯文學」六輯（只二元）者，概贈本書一冊。

預定「蘇聯文學」三輯（只一元）者，購本書時得享受特價七折的特殊權利。

上海馬天行發

世界文學 蘇聯文學第一輯 高爾基

中國人民的偉著

高爾基的生平和創作

紀念高爾基

晚詩

青年作家的導師高爾基

自由底大歌人

被壓迫的中國人民的敵友

小說·文札(高爾基遺著)

死人(小說)

一月九日(小說)

祖父阿爾黑帕與連卡(小說)

壞蛋(小說)

人類和自然(小說)

海燕(散文)

最近的兩封信

給契阿夫的信

一封情

全世界哀悼高爾基

勞苦大眾跟高爾基(莫洛托夫)

世界文化界的悲痛(紀德)

從民間來的(羅蘭)

偉大的心靈(吉爾動)

為人類及其幸福而生活的高爾基

(曼代爾施塔姆)

導師——戰士——創造家(諾維茲基)

最大的損失(蕭洛霍夫)

最好的教育家(費赫特瓦涅爾)

悼高爾基詩兩首(白德內宜)

給死去了的高爾基(斯維特洛夫)

高爾基肖像贊(盧那卡爾斯基)

高爾基的為人(中野重治)

高爾基回憶斷片(彼得洛夫)

高爾基和勞動(N.L.)

葉戈爾布萊權夫的力量(第拿莫夫)

資料·情報

高爾基最後幾天的生活

國際作家協會常委會擴大會議

史丹林憲法和高爾基的死

高爾基倡導下的集體文學的紀念碑

工廠史(M.辛霍維支作)

內戰史(N.米亞赫林作)

蘇聯文學的諸問題(A.希契爾巴考夫)

孫治方譯

葉舟譯

梅雨譯

趙華譯

趙華譯

趙華譯

明華譯

明華譯

列斯譯

凡海譯

齊生譯

齊生譯

齊生譯

齊生譯

孫治方譯

陵谷譯

周游譯

周游譯

葉舟譯

葉舟譯

鄭伯奇譯

黃峯主編

上海河南路永寧里

天馬書店

總經售 全國各大書局分銷

優待預約

零售每册

四角。在

九月底以

前預約六

角，只收

二元，並

贈一蘇聯

版畫新集

一(價七

角)一册

。預約三

册，只收

一元。

郵費每册

六分半，

掛號另加

八分。